

新式標點

王安石全集

己亥二月

杜就田著

畫

王安石全集卷二十二

律詩

七言

奉酬永叔見贈

欲傳道義心猶在，（一作雖壯）強學（一作學作）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搗衣最出諸生後，倒屣曾傾廣座中。祇恐虛名因此得，嘉篇爲晚豈宜蒙。

送陳舜俞制科東歸

諸賢登策未央宮，獨得苗川一老翁。曲學暮年終漢相，高談平日漫周公。君今壯歲收科第，我欲他時看事功。聞說慨然真有意，贈行聊似古人風。

和楊樂道述懷之作

素心非不慕前修，自怪因循欲白頭。獵較趣時終瑣瑣，畫墁營職信悠悠。濠梁最憶知魚樂，牢笑翻慙爲彘謀。尙有故人能慰我，詩成珠玉每相投。

寄吳沖卿二首

宅帶園林五畝餘，蕭條還似茂陵居。殺青滿架書新緒，生白當牕室久虛。孤學自難窺奧密，重言猶得應空疎。相思每欲投詩社，只待春蒲葉又舒。

與舍弟華藏院此君亭詠竹

何郎冰雪照青春，敵敵皆青筆有神。魯國儒人何獨少，元君畫史故應真。百年冠蓋風雲會，萬里山川日月新。可憐諸公能品藻，會須天子掘平津。

一逕森然四座涼，殘陰餘韻去何長。人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材老更剛。曾與蒿藜同雨露，終隨松柏到冰霜。煩君惜取根株在，欲乞伶倫學鳳凰。

上元戲呈貢父

車馬紛紛白晝同，萬家燈火暖春風。別開闔闔臺天外，特起蓬萊陸海中。盡取繁華供伙少，祇分牢落與衰翁。不知太乙遊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

衰鬟作鄰翁，聯翩久傍宮槐綠。契闊今看楚蘋紅，不欲與君爲遠別。
沙臺吹帽約秋風。

二 晴晉州方得舉

塞垣花氣欲飛浮，眼底紛紛綠漸抽。悠遠山川嗟我老，急難兄弟想多愁。
舊知白日諸曹滿，試問紅燈幾客留。時節只應無意恩，亦如行路判春秋。

酬沖卿見別

同官同齒復同科，朋友婚姻分最多。兩地塵沙今齟齬，二年風月共婆娑。
孰與君材似使指，將如我病何升黜。會應從此異，願偷閑暇數經過。

次御河寄城北會上諸友

客路花時祇攬心，行逢御水半晴陰。背城野色雲邊盡，隔屋春聲樹外深。
香草已堪回步履，午風聊復散衣襟。憶君載酒相追處，紅萼青跗定滿林。

寄友人三首

萬里書歸說我愁，知君不忘北城幽。一篇封禪才難學，三畝蓬蒿勢易求。
欲與山僧論地券，願爲鄰舍事田疇。應須急作南征意，回顧櫻樓祇自羞。

計漢北風沙不可留。

水邊幽樹憶同攀，曾約移居向此間。欲語林塘迷舊逕，卻隨車馬入他山。
飛花著地容難治，鳴鳥窺人意轉閑。物色可歌春不在，但有浮槎意未忘。

三

一別三年至一方，此身飄蕩只殊鄉。看沙更覺蓬萊淺，數日空驚薜蘿忙。
渺渺水波低赤岸，濛濛雲氣淡扶桑。登臨舊興無多在，但有浮槎意未忘。

寄張襄州

襄州望古來，雄耆舊相傳有素風。四葉妻閭唐尹氏，一門逃世漢龐公。
故家遺俗應多在，美景良辰定不空。遙憶習池寒夜月，幾人談笑伴詩翁。

次韻昌叔懷瀘樓讀書之樂

志食長年不得休，一巢無地拙於鳩。聊爲薄宦容身者，能免高人笑我不道德。
文章吾事樂塵埃，波浪此生浮。看君別後行藏，

酬淨因長老樓上翫月見懷有「疑

君魂夢在清都」之句。

道人心與世無求，隱几蕭然在此樓。坐對高梧傾曉月，看翻清露洗新秋。登臨更欲邀元亮，披寫還能擬惠休。顧我不知天上樂，虛疑昨夜夢仙遊。

寄張諤招張安國金陵法曹

我老願爲臧丈人，君今少壯豈長貧。好須自致青冥上，可且相從寂寞深谷黃鸝驅引子，曲礪翠碧巧藏身。尋幽觸靜還成異，何必區區九陌塵。

欲往淨因寄涇州韓持國

紫荊山下物華新，只與都城共一春。令節想君攜綠酒，故情憐我踏黃塵。泔魚已悔他年事，搏虎方收末路身。欲寄微言書不盡，試尋僧閣望西人。

送別韓虞部

客舍街南初著巾，與君兄弟卽相親。當年豈意兩家子，今日更爲同社人。京洛風塵嗟阻隔，江湖杯酒惜逡巡。歸帆嶺北茫茫水，把手何時寂寥濱。

懷舒州山水呈昌叔

山下飛鳴黃栗留，溪邊欲啄白符鷗。不知此地從君處，亦有他人繼我不。塵土生涯休澀滌，風波時事只飄浮。相看髮禿無歸計，一夢東南卽自羞。

呈柳子玉同年

三年不上鄧王臺，鴻雁歸時又北來。水底舊波吹歲換，柳梢新葉卷春回。塵沙漠漠凋雙鬢，簫鼓忽忽把一盃。勞事欲歌無與和，衰顏思見故人開。

次韻陸定遠以謫往來求詩

牢落何由共一樽，相望空復歎芝焚。儕時尙負生平學，慰我應多別後文。可但風流追甫白，由來家世出機雲。行吟強欲偷新格，自笑安能到暮分。

李璋下第

浩蕩宮門白日開，君王高拱試羣材。學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意氣未宜輕慨。文章尤忌數悲哀，男兒獨患無名爾。將相誰云有種哉。

送楊驥秀才歸鄱陽

客舍風塵弊絰衣，悲吟重見雁南飛。
荊山和氏方三獻，太學雲齊碧瓦浮。
寒諸獨宿長年多難惜，分達巾箱所得皆幽
懿，亦見鄉人爲發揮。

平山堂

城北橫岡走翠虬，一堂高視兩三州。
淮岑日對朱欄出，江岫雲齊碧瓦浮。
墳落耕桑公懷悌，杯觴談笑客風流。
不知峴首登臨處，壯觀當時有此不。

示德逢

先生貧敝古人風，猶想榮采在眼中。
憐愍雞豚非孟子，勤勞禾黍信周公。
深藏組匱三千牘，靜占寬閑五百弓。
處世但令心自可，相知何藉一劉琨。

示四妹

孟光求婿得鴻臚，廡下相隨不諱窮。
卓犖才名今日事，蕭條門巷古人風。
五噫尚與時多忤，一笑兼忘我屢空。
六月塵沙不相贊，泫然搔首又西東。

寄酬曹伯玉因以招之

寒鶴對立西風樹，幽草環生白露庭。
清坐喜無公事擾，高談

時有故人經，思君異日授朱綵，過我何時載綠轡。
及此江湖氣蕭爽，最宜相值倒吾餅。

次韻奉酬李質夫

逸少池邊有舊山，幾年征淚染衣斑。
驚駘自飽方爭路，驪裏長飢不在閑。
雪漲江南歸浩蕩，煙埋河朔去間關。
勞歌一聽皆愁思，況我心非木石頑。

寄袁州曹伯玉使君

宜春城郭繞樓臺，想見登臨把一盃。
濕濕嶺雲生竹籜，冥冥江雨熟楊梅。
政成定入邦人詠，詩就還隨驛使來。
錯莫風沙愁病眼，不知何日爲君開。

邢太保有鶴折翼，以詩傷之。客有記
翎經冥三韻而忘其詩者，因作四韻。

不爲摧傷改性靈，靜中猶見好儀形。
每憐今日長垂翅，卻悔當時誤翦翎。
醫得舊創猶有法，相知多難豈無經。
稻梁且向人間覓，莫羨搏風起北冥。

寄致政吳虞部

白鷗生意在滄波，不爲風塵有網羅。年抵鴻唐初未半，才方疏廣豈能多。孤清楚國知誰繼，遺愛彬人想共歌。晚我欲歸真未晚，雪舟乘興會相過。

包畜此時開山西，豪傑歸義廣。渭北風光入酒盃，堪笑陋室皆鄙

晚，雪舟乘興會相過。

再至京口寄漕使曹郎中

漂流曾落此江邊，憶與詩翁賦浩然。（浩然堂名）鄉國去身猶萬里，驛亭分首已三年。北城紅出高枝靚，南浦青回老樹圓。還似昔時風露好，只疑談笑在君前！

次韻平甫金山會宿寄親友

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紙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晶瑩。飄然欲作乘桴

叶，一到扶桑恨未能。

送何聖從龍圖

射策曾稱蜀郡雄，朝廷重得漢司空。應留賜席丹塗地，誤賣

飛鶴紫塞功，三徑欲歸無舊業。百城先至有清風，潞山直與天爲

黑，回首孫高想見公。

丙申八月作

秋風摧剝利如刀，漠漠昏煙玩日高。眼看南山露崖巒，心隨東水轉波濤。歸期正自憑蓍蔡，生理應須問酒醪。還有詩書能慰我，不多霜雪上頭毛。

登西樓

樓影侵雲百尺斜，行人樓上憶天涯。情多自悔登臨數，目極因驚悵望賸。一曲平蕪連古樹，半分殘日帶明霞。潘郎何用悲秋色，祗此傷春髮已華。

卽事

河南苑岸西斜，風有晶光露有華。門柳故人陶令宅，井桐

前日總持家，嘉招欲覆盆中涼。唱仍添錦上花，便作武陵樽俎

客，川源應未少紅霞。

送趙學士陝西提刑

遙知彼俗經兵後，應望名公走馬來。陛下東求今日始，胸中

律詩 七言

酬吳仲庶小園之句

舊年臺榭掃流塵，職閉朱門歲又新。
花影隙中看裊裊，車音牆外去轔轔。
相逢豈少佳公子，一醉何妨薄主人。
祇向東風邀載酒，定知無奈帝城春。

始與韓玉汝相近居，遂相與遊。今居

復相近，而兩家子唱和詩相屬，因

有此作。

鄰旅兒童得近鄰，相知邂逅卽情親。
當時豈意兩家子，此地更爲同社人。
勸業彈冠知白首，文章投筆讓青春。
萬金雖愧君多產，比我淵明亦未貧。

春寒

春風滿地月如霜，拂曉鐘聲到景陽。
花底挾衣朝宿衛，柳邊新火起嚴灘。
冰殘玉甃泉初動，水澀銅壺漏更長。
從此喧妍知幾日，便應鶯鶯損年芳。

次韻再遊城西李園

京師花木類多奇，常恨春歸人未歸。
車馬喧喧起塵土，園林

處處錄芳菲，殘紅已落香猶在。
羈客多傷涕自揮，我亦悠悠無事者。
約君聯騎訪郊圻。

予求守江陰未得，酬昌叔憶江陰見及之作。

黃田港北水如天，萬里風檣看賣船。
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間魚蟹不論錢。
高亭笑語如昨日，末路塵沙非少年。
強乞一官終未得，祇君同病肯相憐。

送蘇屯田廣西轉運

置將從來欲善師，百城蹉跌起毫釐。
驅除久費兵符出，按撫紛煩使節移。
恩澤易行窮苦後，功名常見急難時。
孺文此日風流在，直筆他年豈愧辭。

酬淮南提刑邵不疑學士

來詩及予送沈常州之詩，而卒

有「素壁縫詩尚未泥」之句。

曾詠常州送主人，豈知身得兩朱輪。
田疇汎濫川方壅，廚傳蕭條市亦貧。
以我薄材思朴樸，賴君餘教得因循。
詢求故有風謠在，不獨錢詩尙未泯。

酬王太祝

一馬常隨世事馳，豈論江徼與河湄。
已成白髮潘常侍，更似青衫杜拾遺。
勤業儻來知有命，文章聊以見無期。
喜君材俊能從我，力學何妨和子思。

出城訪無黨因宿齋館

關外尋君信馬蹄，漫成詩句任天倪。
花枝到眼春相照，（一作映）山色侵衣晚自迷。
今日笑談還喜共，經年勞逸固難齊。
生涯落歸心懶多謝殷勤杜宇啼。

寄張氏女弟

十年江海別常輕，（一作經）豈料今隨寡嫂行。
心折向誰論宿昔，魂來空復夢平生。
音容想像猶如昨，歲月蕭條忽已更。
汝此悲還似我，欲爲西望涕先橫。

奉寄子思以代別

南北蹉跎成兩翁，悲歡邂逅笑言同。
全家欲出嶺雲外，匹馬青尋山雨中。
趨府折腰嗟踽踽，聽泉分手惜恩恩。
寄聲但有加深飯，才業如君豈久窮。

次韻劉著作過茆山今平甫往遊因

寄

華陽仙伯有勳卿，官府今傳在赤城。
三鶴不歸猶地勝，二君能到亦心清。
詩中慷慨悲陳迹，篇末殷勤獎後生。
遙想青雲知可附，坐看圖書得名聲。

次韻十四叔賜詩留別

窮冬追路出西津，得侍茫然兩見春。
發冊久嗟淹國士，起家初命慰鄉人。
行辭北闕樓臺麗，歸佐南州縣邑新。
班草數行衣上淚，何時杖屨卻相親。

次韻耿天驚大風

雲埋月缺暉寒灰，蠻發齊如巨象驂。
縱勇萬川冰柱立，紛披千障土囊開。
魯門未怪爰居至，鄭圃何妨禦寇來。
終夜不眠誰與共，坐忘唯有一顰回。

法喜寺

門前白道自繁回，門下青莎間綠苔。
雜樹繞花鶯引去，壞簷無鶯歸來寂寥。
誰共樽前酒，牢落空留案上杯。
我憶故鄉誠不淺，可憐鶴鳩重相催！

長干寺

梵館清閑側布金，小塘回曲翠文深。
柳條不動千絲直，荷葉

相依萬蓋陰，漠漠雲上下。翩翩沙鳥自浮沈，聽人樂此忘歸。
思忍向西風學越吟。

附錄

落星寺在南康軍江中

翠微臺殿起崔嵬，萬里長江一酒杯。坐見山川吞日月，杳無車馬送塵埃。雁飛雲路聲低過，客近天門夢易迴。勝槩唯詩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閑來。

清風閣

飛鷺孤起下州塲，勝勢崢嶸壓四方。遠引江山來控帶，平看

豪縣衆稱村。忽驚歲月侵雙鬢，卻喜山川共一杯。落日亂流江北去，離心猶與水東迴。

寄張介州并示女弟

時彊以太夫人喪自劍州歸

故人名字在瀛洲，邂逅低徊向此留。鷗鳥一雙隨坐笑，荷花十丈對冥搜。水涵樽俎清如洗，山染衣巾翠欲流。宜室應疑鬼神事，知君能復幾來遊。

留題微之廨中清輝閣

劍閣天梯萬里寒，春風此日白衣冠。烏辭反哺顧毛黑，鳥引思歸口血丹。行路想君今晝瘦，相逢添我老悲酸。浮雲渺渺吹西北，去每到原頭勒馬看。

元珍以詩送綠石硯，所謂「玉堂新

次韻和甫春日金陵登臺

鍾山漠漠水洞洞，西有陵雲百尺臺。萬物已隨和氣動，一榦聊與故人來。天邊幽鳥鳴相和，地上晴煙掃不開。悲眼看春長

持贈有佳篇，久埋筆霧看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還與故人憇色。

似論心於此亦回堅。

外不知衰境兩侵尋。

和微之林亭

爲有懷樂占雒陽，憶歸杖策此徜徉。觀魚得意還知樂，入鳥忘機肯亂行。未敢許君輕去國，不應如我漫爲郎。中國日涉非無趣，保此千鍾慰北堂。

酬微之梅暑新句

江梅落盡雨初晴，去馬來牛漫不分。當此沈陰無白日，豈知炎旱有形雲。琴絃欲緩何妨促，蠻蠹微生故可熏。回首涼秋知未遠，會須重曝阮郎裾。

平甫與寶覺遊金山思大覺并見寄

及相見得詩次韻二首

寵參時宰道人琳，氣蓋諸公弟季心。勝踐肯論山在險，真搜欲與海爭深。搖搖北下隨帆影，踽踽東來想足音。握手更知禪伯遠，隔雲驚鶯碧千尋。

四

漳南開士好叢林，慧劍何年出水心。獨往便應諸漏盡，相逢未免故情深。檻窺山鳥有真意，窗聽海潮非世音。一笑上方人事遠，隔雲驚鶯碧千尋。

二

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孫多以百城降。豪華盡出成功後，逸樂安知與禍雙。東府舊基留佛刹，後庭餘唱落船窗。黍離麥秀從來事，且置興亡近酒缸。

二

天兵南下此橋江，敵國當時指顧降。山水雄豪空復在，君王神武自難雙。留連落日頻回首，想像餘墟獨倚窗。卻怪夏陽纔一葦，漢家何事費罌缸。

地勢東回萬里江，雲間天闕古來雙。兵纏四海英雄得，聖出中原次第降。山水寂寥埋王氣，風烟蕭颯滿僧窗。廢陵壞冢空冠劍，誰復沾纓醉一缸。

憶昨天兵下蜀江，將軍談笑士爭降。黃旗已盡年三百，紫氣空收劍一雙。破堞自生新草木，廢宮誰識舊軒窗。不須搔首尋遺事，且倒花前白玉缸。

次韻舍弟遇子固憶少述

時舍弟在臨川

歸計何時就？塵城回首意茫然。野林細錯黃金日，溪岸
青圓碧玉天。飛兔已聞追鹿裏，太阿猶恨失龍泉。遙知更憶河濱
友，從事能忘我獨賢。

次韻昌叔詠塵

塵土輕颺不自持，紛紛生物更相吹。翻成地上高烟霧，散在
人間要路歧。一世競馳甘昧目，幾家清坐得軒牕。超然祇有江湖
上，還見波濤恐我時。

石竹花

退公詩酒樂華年，欲取幽芳近綺筵。種玉亂抽青節瘦，刻繪
輕染綠花圓。風霜不放飄零早，雨露應從受惜偏。已向美人衣上
繡，更留住客賦嬋娟。

古松

森森直幹百餘尋，高入青冥不附林。萬壑風生成夜響，千山
月照掛秋陰。豈因糞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廊廟乏材應見
取，世無良匠忽相侵。

玉宸入檜鶴廟古松最爲佳樹

卷二十四

壇廟千年草不生，幽真會此陰餘清。月枝池上流雲影，風葉

天邊過雨聲；材大賢於人有用，節高仙與世無情。

泰山陂下今迷處，苦里宮中漫得名。

次韻董伯懿松聲

天機自動豈關情，能作人間物外聲。曉話一章無客夢，曉悲
千嶂有猿驚。廟中奏瑟沈三嘆，堂下吹簫失九成。但耳紛紛多鄭
衛，直須聞此始心清。

次韻答平甫

高蟬抱殼悲聲切，新鳥爭巢諐語忙。長樹老陰欺夏日，晚花
幽艷敵春陽。雲歸山去當簷靜，風過溪來滿坐涼。物物此時皆可
賦，悔予千里不相將。

次韻賀夫兄使君同年

樓堞相望一日程，春風吹急似搖旌。莫言樂國無愁夢，賴把
新詩有故情。客舍五娘非所願，私田三徑會須成。青雲自致歸公
等，如我何緣得此聲。

律詩 七首

日緩帶尤宜向此閑。

金明池

宜秋西望碧參差，憶看鄉人禊飲時。
斜倚水闌花有思，緩隨風轉柳如癡。
青天白日春常好，綠髮朱顏老自悲。
駢馬未堪塵滿眼，夕陽偷理釣魚絲。

葛溪驛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燈明滅照秋牀。
病身最覺風露早，歸夢不知山水長。
坐感歲時歌慷慨，起看天地色淒涼。
鳴蟬更亂行人耳，正抱疎桐葉半黃。

泛舟青溪入水門，登高齋奉呈康叔。

簿領紛紛惜此時，起攜佳客散沈迷。
十圍但見諸營柳，九曲難尋故國溪。
牽埭欲隨流水遠，放船終礙畫橋低。
子猷清興何曾盡，想憶高齋更一躋。

爲裴使君賦擬峴臺

君作新臺擬峴山，羊公千載得追攀。
歌鐘殷地登臨處，花木移春指顧間。
城似大隄來宛宛，溪如清漢落潺潺。
時平不比征吳，盡想憶高齋更一躋。

次韻子履遠寄之作

飄然逐客出都門，士論應悲玉石焚。
高位紛紛誰得志，窮途往往始能文。
柴桑今日思元亮，天祿何時召子雲。
直使聲名傳後世，窮通何必較功勳。

送張頡仲舉知奉新

朝廷孝治稱今日，鄉郡榮歸及壯時。
關吏相呼迎印綬，里兒爭出望旌麾。
北堂已足跨三釜，南畝今當識兩岐。
獨我尙留真有命，天於人欲本無私。

送張劍州至劍一日以新憂罷

故人爲邑士多稱，繇賦寬賒獄訟平。
老吏閉門無重糈，荒山開牖有新粳。
方揮玉麈日邊坐，又結銅章天外行。
此去料君歸不久，挾杖如此卽名卿。

客舍飛塵尙滿轍，卻尋東路想茫然。
白頭反哺秦烏側，流血思歸蜀鳥前。
今日相逢知悵望，幾時能到與留連。
行看萬里雲山西，去倚馬春風不忍鞭。

送李太保知儀州

北平上谷當時守，氣略人推李廣優。
遠見子孫持漢節，欲臨關塞撫羌酋。
雲邊鼓吹應先喜，日下旌旗更少留。
五字亦君家世事，一吟何以稱來求。

送西京簽判王著作

兒曹曾上洛城頭，尙記清波遶驛流。
卻想山川常在夢，可憐顏髮已驚秋。
辟書今日看君去，著籍長年歎我留。
三十六峯應好，在寄聲多謝欲來遊。

送沈康知常州

手持官牒出神皋，迎客遙知賀酒醪。
照映里門非白屋，欺凌春草有青袍。
宦遊雖晚何妨久，餓顯從來不必高。
孝友父兄家法在，想能清白遺兒曹。

送郊社朱兄除郎東歸

作客蘭陵迹已陳，爲傳謠俗記州民。
溝塍半廢田疇薄，廚相仍市井貧。
常恐旁人輕白屋，忽逢佳士得朱輪。
殷勤話此還惆悵，最憶荆溪兩岸春。

送劉貢父赴秦州清水

劉郎高論坐曬枯，幕府調聊用緒餘。
筆下能當萬人敵，腹中曾記五車書。
聞多望士登天祿，知有名臣薦子虛。
且復弦歌窮塞上，祇應非晚召相如。

送豐張令修芍陂

桐鄉振廩得周旋，芍水修陂道路傳。
目想儌功追往事，心知爲政似當年。
鯈魚鱗鱗歸城市，稅稻紛紛載酒船。
楚相祠堂仍好在，勝遊思爲子留篇。

送純甫如江南

青溪看汝始羈驛，兄弟追隨各少年。
壯爾有行今納婦，老吾無用亦求田。
初來淮北心常折，卻望江南眼更穿。
此去還知苦相憶，歸時快馬亦須鞭。

送經臣富順寺丞

故人爲縣楚江邊，海角猶聞政事傳。萬井已安如赤子，一麾今去上青天。應開醉眼醲醕下，莫起歸心杜宇前。報主代親俱有地，幾人忠孝似君全。

送靈山裴太博

相見已蒼鬢，靈胥引水清穿市。神禹分山翠入簾，好去弦歌聊自慰。郡人誰敢慢陶潛。

送張卿致仕

子房籌策漢時功，身退超然慕赤松。餘烈尙能開後世，高材今復繼前蹤。執鞭始負平生願，操几何知此地逢。竊食一官慚未艾，緒言方賴賜從容。

送梅龍圖

子真家世子雲鄉，風力才華豈易當。回首古人多隱約，致身今日獨輝光。謨明久合分三府，治劇聊須試一方。從此政成何所報，百城無事祇耕桑。

送李祕校南歸

四十青衫更旅人，悠悠飢馬傍沙塵。久留上國言空富，卻走南州食轉貧。自作詩書能見意，應知時命不關身。江湖勝事從今數，肯但悲歌寂寞濱。

送蕭山錢著作

才高諸彥故無嫌，兄弟同時舉孝廉。東觀外除方墨綬，西州

三月尙無君，且同元亮傾樽酒。更與靈均續舊文，此道廢興吾命數，肯但悲歌寂寞濱。

和平甫寄陳正叔

漫披陳蠹學經綸，捧檄生平祇爲親。聞道不先從事早，謀功無狀取官頻。豈堪置足青冥上，終欲回身寂寞濱。俯仰謬恩方自歎，慚君將比洛陽人。

酬吳季野見寄

時被召來詩以賈誼見方。

在世間膝口任云云。

送王太卿致政歸江陵

九卿初命亞三司，朝吏相瞻得老師。
南闕便還新印綬，東舟只載舊書詩。
漢庭餞客無佳句，越水歸裝有富質。
回首千年見疏范，共疑今事勝當時。

送叔康侍御

詔取名郎入憲臺，此時方急濟時才。
聖聰應已虛心待，姦黨南無側目猜。
白筆豈知權可畏，阜義還請上親開。
俗聞諱論能醫國，飛報頻隨驛騎來。

寄朱昌叔

清江浸浸遼城流，尙憶城邊繫小舟。
射虎未能隨李廣，割雞空欲戲言游。
雲埋塞路驚塵合，霜入春風滿鬢愁。
此日君嘗苦難得，漫多鴻雁起南洲。

九日登東山寄昌叔

城上啼鳥破寂寥，思君何處坐嵯峨。
應須綠酒醡黃菊，何必紅裙弄翠簫。
落木雲連秋水渡，亂山煙入夕陽橋。
淵明久負東籬醉，猶分低心事折腰。

到舒次韻答平甫

夜別江船曉解檻，秋城氣象亦潭潭。
山從樹外青爭出，水向沙邊綠半涵。
行問商夫多不記，坐論公瑾少能談。
只愁地僻無賓客，舊學從誰得指南。

舒州七月十一日雨

行看野氣來方勇，臥聽秋聲落竟慳。
淅瀝未生羅豆水，蒼茫空失晚公山。
火耕又見無遺種，肉食何妨有厚韻。
巫祝萬端曾不救，只疑天賜雨工閑。

次韻答丁端州

莫嗟荒僻又離羣，且喜風謠嶺北聞。
銅柱雖然蠻徼接，竹符還是漢家分。
春書來逐衡陽雁，秋騎歸看隴首雲。
相見會知南望苦，病骸今侶沈休文。

答劉季孫

偶著儒冠敢陋今，自憐多負少時心。
輕軒已任人前後，揭厲安知世淺深。
挾策自思悲慷慨，負薪無力病侵淫。
愧君綠綺虛投贈，更覺貧家報乏金。

次韻酬王太祝

墾土波濶不自期，飄然身與願相違。
衰根要路知難植，病羽長年欲退飛。
已嗟能聽少力行，還恨賦材微。慚君俊少今知我，一見心如客得歸。

寄吳成之

綠髮溪山笑語中，豈知翻手兩成翁。
辛夷屋角擣香雪，腳觸江頭挽醉紅。
想見舊山茅徑在，近隨今日板輿空。
渭陽車馬嗟何及，榮祿方當與子同。

寄曾子固

斗粟猶慚報禮輕，敢嗟吾道獨難行。
脫身負米將求志，戮力乘田豈爲名。
高論幾爲衰俗廢，壯懷難值故人傾。
荒城回首山川隔，更覺春風白髮生。

至開元僧舍上方次韻舍弟二月一日之作

卷二十五

律詩

七言 七言長律附

鍾山西庵白蓮亭

溪谷澗澗水通，野田高下綠蒙茸。
和風滿樹笙簧雜，舞雪兼山粉黛重。
萬里有家歸尚隔，一塵無地去何從。
傷春故欲西南望，回首荒城已暮鐘。

寄王回深甫

少年倏忽不再得，後日歡娛能幾何。
顧我面頰衰更早，憐君身世病還多。
聽聞黯淡月含霧，船底颸颸風送波。
一寸古心俱未試，相思終夜起悲歌！

次韻答彥珍

手得封題手自開，一篇美玉綴玫瑰。
衆知圓媚難論報，自顧窮愁敢角才。
君臥南陽惟畎畝，我行西路亦風埃。
相逢不必嗟勞事，尙欲廢歌詠起哉。

寄闕下諸父兄兼示平甫兄弟

父兄爲學衆人知，小弟文章亦自奇。
家勢到今宜有後，士才如此豈無時。
久聞陽羨溪山好，頗與淵明性分宜。
但願一門皆貴仕，時將車馬過茆茨。

山亭新破一方苔，白帝留花滿四隈。
野鷺輕明非傅粉，秋光清淺不憑材。
鄉窮自作幽人伴，歲晚誰爲靜女媒。
可笑遠公池上客，卻因松菊賦歸來。

贈老寧僧首

秀骨厖眉倦往還，自然清譽落人間。
閑中用意歸詩筆，靜外安身比太山。
欲倩野雲朝送客，更邀江月夜臨關。
嗟予蹤迹飄零土，一對孤峰幾厚顏。

次韻舍弟賞心亭卽事二首

檣折簷傾野水，傍臺城佳氣已消亡。
難拔梗莽尋千古，獨倚青冥望八荒。
坐覺塵沙昏遠眼，忽看風雨破驕陽。
扁舟此日東南興，欲盡江流萬里長。

二

霸氣消磨不復存，舊朝臺殿祇空村。
孤城倚薄青天近，細雨侵凌白日昏。
覺野雲成晚霽，卻疑山月是朝暉。
此時江海無窮興，醉客忘言醉客喧。

次韻陳學士小園卽事

牆屋雖無好鳥鳴，池塘亦未有蛙聲。
樹含宿雨紅初入，草倚

朝陽綠更生，萬物天機何得喪。
百年心事不將迎，與君杖策聊觀化。
搔首春風眼尚明。

寄友人

飄然歸旅尙無涯，一望西南百嘆嗟。
江擁涕洟流入海，風吹魂夢去還家。
平生積慘應銷骨，今日殊鄉又見花。
安得此身如草樹，根株相守盡年華。

登大茅山

一峯高出衆山顛，疑隔塵沙道里千。
俯視煙雲來不極，仰攀蘿蔓去無前。
人間已換嘉平帝，地下誰通句曲天。
陳迹是非今草莽，紛紛流俗尙神仙。

登中茅山

翛然杖屨出塵囂，雞犬無聲到次寥。
欲見五芝葦葉老，向攀三鶴羽輪遙。
容溪路轉迷橫杓，仙几風來得墮樵。
興罷日斜歸亦懶，更磨碑尋認前朝。

登小茅山

捫蘿路到半天窮，下視淮州杳靄中。
物外真游來几席，人間興願付蒼空。
白雲坐處龍池杏，明月歸時鶴馭空。
回首三君誰更興，醉客忘言醉客喧。

似子房家世有高風

送張仲容赴杭州孫公辟

舊屋相誇漆與丹，笑歌長在綺紈間。
秋尋寺外山，憶我屢隨遊客入。喜君今起辟書深，遙知曼倩威行久。
赤筆應從到日閑。

贈李士寧道人

季主逡巡居卜肆，彌明適作詩吟。
劉侯驚坐中，杳杳人傳多異事。冥冥誰識此高風，行歌過我非無謂。
唯恨貧家酒盡空。

次韻春日卽事

人間尚有薄寒侵，和氣先薰草樹心。
丹白自分齊破舊，青黃相向欲交陰。
游絲嫩水生幽谷，漠漠輕煙動遠林。
病得一官隨太守，班春無助愧周任。

次韻答陳正叔二首

青衫憔悴北歸來，髮有霜根面有埃。
豈我方憎獵子，一鳴誰更識龍媒。
功名落落求難值，日月瀟瀟去不回。
勝事與身何近？酒樽詩卷數須開。

田宅荒涼去復來，詩書顏髮兩塵埃。
忘機自許鷗相狎，得禍誰期鶴見媒。
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回。
何當水石他年住，更把草編歸處開。

送崔左藏之廣東

怪石巉峨上次寥，昔人於此奏簫韶。
水清但有嘉魚出，風暖何曾毒草搖。
今日淹留君按節，當時嬉戲我垂髫。
因尋舊政詢遺老，爲作新詩變俚謠。

苦雨

驥場奔走尚無功，去馬來車道不通。
風助亂雲陰更密，水爭高岸氣尤雄。
平時溝洫今多廢，下戶京囷久已空。
內食自嗟何所報，古人憂國願年豐。

江上

村落家家有濁醪，青旗招客解祇綢。
春風似補林塘破，野水遙連草樹高。
寄食舟車隨處弊，行歌天地此身勞。
遲回自負平生意，豈是明時惜一毛。

午枕

百年春夢去悠悠，不復吹簫向此留。
野草自花還自落，鳴禽相乳亦相酬。
舊蹊埋沒開新徑，朱戶欹斜見畫樓。
欲把一盃無伴侶，眼看興廢使人愁。

姑胥郭

誤被雲巾別故山，抵吳由越兩間關。
千家漁火秋風市，一葉歸舟暮雨濤。
旅病懵懵如困酒，鄉愁脉脉似連環。
情知帶眼從前緩，更恐頭毛自此斑。

鯨海無風白日闇，天門當面險難攀。
塵埃挨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
仁義未饒軒冕貴，功名莫信鬼神慳。
氣時伴君心夜斗，間。

氣時伴君心夜斗，間。

鯨海無風白日闇，天門當面險難攀。
塵埃挨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
仁義未饒軒冕貴，功名莫信鬼神慳。
氣時伴君心夜斗，間。

寄石鼓寺陳伯庸

歲暮欣逢蓋共傾，川塗南北覺忘情。
事經官路心應折，地入家山眼更明。
江上月華空自照，梅邊春意恰相迎。
關河不織真消息，野客猶能聽治聲。

送王覃

分走人間少五年，歷沙吹髮各蒼然。
山林渺渺長回首，兒女紛紛忽滿前。
知子有才思奮發，嗟余無地與迴旋。
相看一作秦吳別，身世何時兩息肩。

送明州王大卿

大歷才臣有此州，昆雲今駕鹿轡遊。
從來所至邦人喜，真復

蒜山東渡得林丘，邂逅籬輿亦少留。
今日更知榮氏隱，暮年長憶武陵遊。
欲營垣屋隨穿斷，尚歎塵沙啞厭醜。
遙約向吳亭下路，春風深駐五湖舟。

太湖恬亭

檻臨溪上綠陰圍，溪岸高低入翠微。
日落斷橋人獨立，水涵幽樹鳥相依。
清遊始覺心無累，靜處誰知世有機。
更待夜深同徙

倚秋風斜月釣船歸

蒙城清燕堂

清燕新碑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
吏無田甲當時氣，民有莊周後世風。
庭下早知閑木索，坐間遙想御絲桐。
飄然一往何時得，俛仰塵沙欲作翁。

次韻酬吳彥珍見寄二首

時彥珍爲教授，學有右軍學池。

君作新詩故起予，一吟聊復報雙魚。
杖藜高徑誰來往，散帙空堂自卷舒。
樹外鳥啼催晚種，花間人語趁朝虛。
春風處處塘攜手，何事臨池苦學書。

一一

簍竹荒茅五畝餘，生涯山蕨與泉魚。
苑方秦地皆蕪沒，山借揚州更寂寥。
荒埭暗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曉。
豪華祇有諸陵在，往往黃金出市朝。

自金陵如丹陽道中有感

數百年來王氣消，難將前事問漁樵。
苑方秦地皆蕪沒，山借揚州更寂寥。
荒埭暗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曉。
豪華祇有諸陵在，往往黃金出市朝。

初去臨川

東浮溪水渡長林，上坂回頭一拊心。
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龜齡。
猶恐墳溝壑更沾襟（一作馬頭西去百萬襟），
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龜齡。
一望親庭更苦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龜齡。
徒把空篇臥空屋，欲歌商頌不成音。）

讀史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終欲付何人。
當時甄闈猶承誤，末俗紛紛更亂真。
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
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

讀詔書

慶歷七年

去秋東出汴河梁，已見中州旱勢強。
日射地穿千里赤，風吹沙度滿城黃。
近聞急詔收羣策，頗說新年又亢陽。
賤術縱工難自獻，心憂天下獨君王。

每見王太丞邑事甚冗，而刺劇之暇，
能過訪山館，兼出佳篇爲贈，仰歎
在往往黃金出市朝。

才力，因成小詩。

我看繁訟，頻搔首。君富才明見亦常。尙有閑襟尋水石，更留
佳句似池塘。松苗地合分高下，鳥鶴天教有短長。徐上青雲猶未
晚，可無音問及滄浪。

王浮染太丞之聽訟軒，有水禽三巢
於竹林之上，恬而自得。邑人作詩

以美之。因次元韻。

水邊舟動多驚散，何事林間近絕疑。野意肯從威令至，舊巢
猶有主人知。（見王太丞詩）不關飲啄春江暖，自在飛鳴夏日
遲。覽德豈無丹穴鳳，到時應讓向南枝。

寄虞氏兄弟

一身兼抱百憂處，忽忽如狂久廢書。疇昔心期俱喪勇，比來

腰更乘虛，久聞楊義安家好。自度淵明與世疏，亦有未歸溝壑
日，會應相近置田廬。

除夜寄舍弟

一樽聊有天涯憮，百感翻然醉裏眠。酒醒燈前猶是客，夢回

江北已經年，佳時流落真何得。勝事蹉跎只可憐，唯有到家寒食
在春風，因泛預溪船。

答熊本推官金陵寄酒

鬱金香是蘭陵酒，枉入詩人賦詠來。庭下北風吹急雪，坐間
南客送寒醞。淵明未得歸三徑（金陵有舊廬），叔夜猶同把一
盃。吟罷想君醒醉處，鍾山相向白崔嵬。

和錢學士喜雪

手把詩翁憶雪詩，坐愁窮海擁煙霏。誰令天上蒼翁合，忽見
空中散漫飛。闊園興風生氣勢，姮娥交月借光輝。山鵝瑟縮相依
立，邑犬跳梁未肯歸。點綴丘園榮樹木，埋藏溝甃亂封圻。高歌業
已傳都市，追興何當叩隱扉。頗欲攜樽邀使騎，幾忘溫席薦親闌。
公今早晚班春去，強勸勞田補歲饑。

送江寧彭給事赴闕

西江望士衆長兼，卓犖傳家在一男。壯志異時開史牒，妙齡
終日對書龕。桂堂發策收科選，櫻苑頒詩豫宴酣。大邑援琴聊試
可，小州懷絰果才堪。分臺拜職榮先入，抗疏辭息恥橫覃。勁操比
松寒不撓，忠言如藥苦非甘。龍鱗直爲當官觸虎穴，甯關射利探
朱轂。獸頭終協夢，粉闥雞舌更須含。均輸北轉荆圖爲，勸課西臨

勸市齋。胡信有兒迎郭，假食貧無地，乞羊羣。垂鈴棧，駝鳴國，節擁棠郊虎視耽。歸見廣塲臘斧藻，對揚初服改朱旛。進班華省財方阜，出按窮邊虛稍戢。帝命賈珍當冀北，民歌姪奭次周南。投壺

擣客魚無乙，伐鼓蒐兵馬有驥。鯨蠻掀紅旗，蒼蒼虬髯怒。

雲咸加諸部風霜肅，患浸連營雨露濡。大斗時時能劇飲，輕裘往往祇清談。乾龍已應天，飛五晉馬徐。觀畫接三道，在君臣方自合，

德侔卿長亦誰懸。便著首較平生，龍放曠皆知雅性婉。委佩去辭廷，殖殖揚舲來得府潭潭。一樽客語從容盡，千里人情委曲誦。豈

但紳紳稱召杜，故多扶杖祝彭聃。幕中俊乂閑刀筆，帳下曉雄冷

劍鐸。楚地怪須留涉蹠，蕭規疑欲付賈參。從來貴勢公何慕，自是

賢名上所貪。未信逸身今已老，且嘗憂國每如惔。論心邂逅膠投

漆，搔首低徊雪滿簷。眞撫未驚移歲月，追尋會許賞煙嵐。餘歡遞

隔新亭餞，宿惠難忘舊館驂。卷曲尙誰知，散櫓峥嵘空此詠枯楠。

染雲爲柳葉，翦水作梨花。不是春風巧，何緣有歲華。

溝港

溝港重重柳，山坡處處梅；小輿穿夢過，狹徑礙桑田。

辟靄溝

辟靄溝西路，柴荆四五家；憶曾騎款段，隨意入桃花。

午睡

簷日陰陰轉，牀風細細吹；翛然殘午夢，何許一黃鸝。

題齊安壁

日淨山如染，風喧草欲薰；梅殘數點雪，麥漲一溪雲。

昭文齋

米徵題余定林所居因作

我自山中客，何緣有此名。當緣琴不鼓，人不見虧成。

臺上示吳愿

細書妨老讀，長簟憇昏眠。取簟且一息，拋書還少年。

律詩

五言絕句 同文 六言詩附

卷二十六

聊行

聊行弄芳草，獨坐隱園蒲。問客茅簷日，君家有此無！

染雲

久不仕城市，少留心悵然。幽芳可攬結，伫子飲雲泉。

傳神自讚

此物非他物，今吾卽故吾。今吾如可狀，此物若爲摹！

題何氏宅園亭

荷葉參差卷，榴花次第開。但令心有賞，歲月任渠催！

草堂一上人

一公持一鉢，想復度遙岑。地瘦無黃犧，春來草更深。

題黃司理園

爲憶去年梅，凌寒特地來。閨前空臘盡，渾未有花開。

北山游亭

西崦水泠泠，泓闊有游亭。自從春草長，遙見紙青青。

題水昭陵

神闕深朝暉，蒼蒼露未晞。龍車不可望，投老涕霑衣。

詠穀

可憐臺上穀，轉目已陰繁。不解詩人意，何爲樂彼園？

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酴醿架盛開

故作酴醿架，金沙紙護裁。似矜顏色好，飛度雪前開。

五柳

五柳桑柴宅，三楊白下亭。往來無一事，長得見青青。

移松皆死

李白今何在，桃紅已索然。看看赤松子，猶自不長年。

山中

隨月出山去，尋雲相伴歸。春晨花上露，芳氣著人衣。

送王補之行風忽作因題四句於舟

淮口西風急，君行定幾時。故應今夜月，未便照相思！

被召作

榮祿嗟何及，明恩愧未酬。欲尋西掖路，更上北山頭。

再題南澗樓

北山雲漠漠，南澗水悠悠；去此非吾願，臨分更上樓。

南浦

南浦隨花去，迴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

題定林壁懷李叔時

雲與淵明出，風隨禦寇還；燎爐無伏火，蕙帳冷空山。

離蔣山

出谷頻回首，逢人更斷腸；桐鄉豈愛我，我自愛桐鄉。

江上

江水漾西風，江花脫晚紅；離情被橫笛，吹過亂山東。

春雨

苦霧藏春色，愁霖病物華；幽奇無可奈，強嚼一杯霞。

歸燕

馬上逢歸燕，知從何處來；食盡舊巢去，不帶錦書迴。

和惠思波上鷗

翩翩白鬼鷗，汎汎水上游；西來久不見，夢想在滄洲。

秣陵道中口占二首

經世才難就，田園路欲迷；慙慙將白髮，下馬照青溪。

二

歲熟田家樂，秋風客自悲；茫茫曲城路，歸馬日斜時。

次青陽

十載九華邊，歸期尚眇然；秋風一乘傳，更覺負林泉。

代陳景元書於太一宮道院壁

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猜；野性豈堪此，廬山歸去來。

山雞

山雞照淥水，自愛一何極；文采爲世用，適足累形軀。

雜詠四首

故畦拋汝水，新壠寄鍤山；爲問揚州月，何時照我還。

二

已作湖陰客，如何更遠遊。
章江昨夜月，送我到揚州。

三

證聖南朝寺，三年到百回。
不知牆下路，今日幾荷開。

四

桃李石城塢，餉田三月時。
柴荆常自閉，花發少人知。

臥聞

臥聞黃栗留，起見白符鳩。
坐引魚兒戲，行將鹿女遊。

秋興有感

宿雨清畿甸，朝陽麗帝城。
豐年人樂業，隴上踏歌聲。

題八功德水

欲尋阿練若，曳屐出東岡。
澗谷芳菲少，春風著野桑。

口占

去歲別南嶽，前年返泐潭。
臨機一句子，今日遇同參。

偶書

雄也營身足，聊兮悵汝多。
捐譽知聖已絕學，奈禽何。

送陳景初金陵持服舉族貧病煩君

藥石之功。

舉族貧兼病，煩君藥石功。
長安何日到，一一問歸鴻。

汨姚江

軋軋櫓聲急，蒼蒼江日低。
吾行有定止，潮汐自東西。

樓上

蕩漾舟中客，徘徊樓上人。
滄波浩無主，兩漿邈難親。

春晴

新春十日雨，雨晴門始開。
靜看蒼苔紋，莫上人衣來。

淨相寺

淨相前朝寺，荒涼二十秋。
曾遭盜劫壞，今遇勝緣修。

將母

將母邗溝上，留家白紵陰；月明聞杜宇，南北總關心。

朱朝議移法雲蘭

幽蘭有佳氣，千載閱山阿；不出阿蘭若，豈遭乾闢婆！

晚歸

岸迴重重柳，川低渺渺河；不愁南浦暗，歸伴有姮娥。

題舫子

愛此江邊好，留連至日斜；眠分黃犧草，坐占白鷗沙。

惠崇畫

斷取渝州趣，移來六月天；道人三昧力，變化只和鉛。

蒲葉

蒲葉消淺水，杏花和暖風；地偏緣底綠，人老爲誰紅？

芳草

芳草知誰種，緣階已數叢；無心與時競，何苦綠恩恩！

與徐仲元自讀書臺上定林

橫絕澑澑度，深尋翠確行；百年同逆旅，一擊我自平。

病中睡起折杏花數枝二首

獨臥南窗槅，翛然五六旬；已聞鄰杏好，故挽一枝春。

二

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想因君出守，暫得免包苴。

送丁廓秀才歸汝陰

風駛柳條乾，駝裘未勝寒；慇懃陌上日，爲客暖征鞍。

送王彥魯

北客憐同姓，南流感似人；相分豈相忘，臨路更情親！

送呂望之

池散田田碧，臺敷灼灼紅；年華豈有盡，心賞亦無窮。

別方勗祕校

涇逕建業水，中有武昌魚；別後應相憶，能忘數寄書？

夢長隨永漏，吟苦雜疎鐘；動盪荷風勁，沾裳菊露濃。

梅花

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

紅梅

春半花纔發，多應不奈寒；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

病起過寶覺

執手乍欣悵，霜毛應更新；依然舊童子，卻想夢前身。

書定林院牕

問遠大師師云夜來
夢與說十波羅密

道人今輟講，卷被寄松蘿；夢說波羅密，當如習氣何！

題徐浩書法華經

一切法無差，水牛生象牙；莫將無量義，欲覓妙蓮華。

碧蕪

同文

碧蕪平野曠，黃菊晚村深；客倦留甘飲，身閑累苦吟。

夢長

家

草際風葉零落，水邊楊柳欹斜；日暮炊煙孤起，不知魚網誰

西太一宮樓

三十年前此路（一作地）父子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
欲尋陳迹都迷。

題西太一宮壁二首

六言

泊雁鳴深渚，收霞落晚川；析隨風斂陣，樓映月低弦；漠漠江帆轉，幽幽岸火燃；慳危通細路，溝曲繞平田。

泊雁

草色浮雲漠漠，樹陰落日潭潭（一作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流（一作宮煙）水，白頭想見江南。

二

卷二十七

律詩

七言絕句

暴

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盃分（一作收）
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

水滿陂塘穀滿籜，漫移蔬果亦多收；神林處處傳簫鼓，共賽元豐第二秋。

二

露積成山百種收，漁梁亦自富餕饋；無羊說夢非真事，豈見

元豐第二秋。

三

湖海元豐歲又登，種生猶足暗溝塍；家家露積如山墳，黃髮

春嗟見未曾。

四

放歌扶杖出前林，遙和豐年擊壤音；曾待土階知帝力，曲中

時有譽兒心。

五

黃梁欲熟且留連，漫道春歸莫悵然；蝴蝶豈能知夢事，遙飛墮晚花前。
東城酒散夕陽遲，南陌詠鞦寂寞垂；人與長觨臥芳草，風將急管度青枝。

東岡

東岡歲晚一登臨，共望長河映遠林；萬壑怒號風喪我，千波

璇湧水無心

春郊

青秧漫出初齊，雞犬遙聞路卻迷；但見山花流出水，那知
不是武陵溪。

元日

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爭插
(一作總把)新桃換舊符。

九日

九日無歡可得追，飄然隨意歷山陂；蔣陵西曲(一作而)
風煙慘，(一作澹)也有黃花一兩枝。

初晴

幅巾懶整露光華，度籬深尋一徑斜；小雨初晴好天氣，晚花
殘照野人家。

南蕩

南蕩東陂水漸多，陌頭車馬斷經過；鍾山未放朝雲散，奈此
黃梅細雨何！

芙蕖

芙蕖耐夏復宜秋，一種今年便滿溝；南蕩東陂無此物，但隨
深淺見游鷺。

溝西

溝西直下看芙蕖，葉底三三兩兩魚；若比濠梁應更樂，近人
渾不畏春鉤。

東臯

東臯攢結知新歲，西崦攀翻憶去年；時上柳生渾不管，眼前
花發即欣然。

一陂

一陂(一作段)陂水蔣陵西，含風卻轉與城齊；周遭碧銅
磨作港，迤塞綠錦剪成畦。

園蔬

園蔬小摘嫩還抽，畦稻新春滑欲流；枕簟不移隨處有，飽餐
甘寢更無求。

翛然

翛然三月閉柴荆，綠葉陰陰忽滿城。自是老年遊興少，春風何處不堪行。

誰將石黛染春潮，復撲黃金作柳條。西隴東溝從此好，筍與追我莫辭遙。

杖藜

杖藜隨水轉東岡，興罷還來赴一牀。燒桀是非時入夢，固知餘習未全忘。

圖書

圖書老矣尙紛披，神劇天驟似有知。茅竹結蟠聊一憇，卻尋三界外瞿痴。

老嫌

老嫌智巧累形軀，欲就田翁學破除。百歲用癡能幾許，救吾蠻刺可無餘。

移柳

移柳當門何啻五，穿松作徑適成三。臨流遇興還能賦，自比淵明或未懶。

誰將

秋雲放雨靜山林，萬壑崩湍共一音。欲記荒菲無善處，賴傳

雪乾

雪乾雲淨見遙岑，南陌芳菲復可尋。換得千顰爲一笑，春風吹柳萬黃金。

南浦

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鴨綠鄰鄰起，弄日鵝黃裊裊垂。

竹裏

竹裏編茅倚石根，竹莖疎處見前村。閑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爲掃門。

隨意

隨意柴荆手自開，公岡度暫復登臺。小橋風露扁舟月，迷鳥

秋雲

悲壯有能琴

窺園

杖策窺園日數巡，攀花弄草興常新。
董生只被公羊惑，肯信捐書一語真。

春風

春風過柳綠如縵，晴日烝紅出小桃。
池暖水香魚出處，一環清浪湧亭皋。

陂麥

陂麥連雲慘淡黃，綠陰門巷不多涼。
更無一片桃花在，借問春歸有底忙？

木末

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
綠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

進字說二首

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耐論。
但可與人覆餗飯，豈能令鬼哭黃昏。

二

竈鬼何爲便赫然，似嫌刀機苦無鑿。
圖舊得免同熆熾，卻賴廚人清不眠。

代白髮答

從衰得白自天機，未怪長青與願違。
看取春條隨日長，會消秋葉向人稀。

外廝遺火二首

青煙散入夜雲流，赤焰侵尋上瓦溝。
門戶便疑能炙手，比鄰精柏汙修門。

鼎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
湖海老臣無四目，謾將精柏汙修門。

石梁茅屋有鬱碕，流水濂濂度兩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

權盟未可寒。

千蹊

千蹊百隧散林丘，圖畫風煙一色秋。但有興來隨處好，楊朱何苦涕橫流。

四

和陳輔秀才金陵書事

南郭先生比鶴禡，年年過我未憇期。休論王謝當時事，大抵烏衣祇舊時。

冠工新意斲檜櫟，霧卷雲蒸久未乾。遺我山林真自稱，何須貂暖配金寒。

和郭功甫

兄欲相邀臥看山，扁舟自可送君還。留連山郭今如此，知復何時伴我閒。

葉致遠置洲田，以詩言志，次其韻二首

竹根殊勝竹皮冠，欲著先須短髮乾。要使山林人共見，不持方帽禦風寒。

吟嘆君詩久掉頭，知君興不負滄洲。土山欲爲羊羣賭，且可專心學奕秋。

二

無物堪持比此冠，竹皮柔脆縠皮乾。故人戀戀綉袍意，豈爲哀憐范叔寒。

若將有限計無涯，自困真同算海沙。隨順世緣聊戲劇，莫言河渚是吾家。

三

滋潤金明信好冠，錯刀剜出蘚紋乾。不忘君惠常加首，要使

庵成有興亦尋春。風暖荒萊步始勻，若遇好花須一笑，豈妨

迦葉杜多身。

二

明時君尙富春秋，豈比衰翁遠自投。
智略未應施畎畝，上前他日望吾丘。

次昌叔韻

寄公無國寄鍾山，垣屋青松掩靄間。
長以聲音爲佛事，野風蕭颯水潺湲。

次張唐公韻

憶昨同追八馬蹄，約公投老此山棲。
新年值白雞，公乘白鳳今何處？我適

次俞秀老韻

解我葱珩脫孟勞，暮年甘與子同袍。
新詩比舊增奇峭，若許追攀莫太高。

酬宋廷評請序經解

未曾相識已相憐，香火靈山亦有緣。
訓釋雖工君尙少，不應忽務世人傳。

送耿天騭至渡口

雪雲江上語依依，不比尋常恨有違。
四十餘年心莫逆，故人如我與君稀。

承慶院送道原還，儀真作詩要之。

歲暮青條已見梅，餘花次第相爭開。
淮南爲此山林勝，作意春風更一來。

送方劭祕校

南浦柔條拂地垂，攀翻聊寄我西悲。
武昌官柳年年好，他日春風憶此時。

芙蓉堂二首

投去歸來一幅巾，尙私榮祿備藩臣。
芙蓉堂下疏秋水，且與黿魚作主人。

二

乞得膠膠擾擾身，五湖煙水替風塵。
祇將兔雁同爲侶，不與龜魚作主人。

長干釋普濟坐化

投老唯公最故人，相尋長恨隔城闈。
百年俯仰隨薪盡，畫手空傳淨戒身。

光宅寺

梁武帝宅也。其北齊安陽淮
齊武帝宅也。宋興又在其北。

卷二十八

律詩 七言絕句

送黃吉甫入京題清涼寺壁

薰風洲渚齊花繁，看上征鞍立寺門。
投老難堪與君別，倚江從此望還艤。

與道原自何氏宅步至景德寺

元豐七年三月十九日

前時偶見花如夢，紅紫紛披競淺深。
今日重來如夢覺，靜無餘馥可追尋。

過法雲

路過潮溝八九盤，招提雪脊隱雲端。
金鉢一一花撫老，翠被重重山更寒。

題勇老退居院

道人投老寄山林，偶坐翛然洗我心。
夢境此身能且在，明年寒食更相尋。

與寶覺宿龍華院三絕句

山只隔數重山；春風自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老於陳迹倦追攀，但見幽人數往還。
憶我小詩成悵望，鋪山只隔數重山。

二

世間投老斷攀緣，忽憶東遊已十年。
但有當時京日月，與公隨我故依然。

三

與公京口水雲間，問月何時照我還。
邂逅我還問月，何時照我宿金山。

清涼白雲庵

庵雲作頂峭無鄰，衣月爲衿靜稱身。
木落閭櫓因自默，水歸洲渚得橫陳。

自定林過西庵

午雞聲不到禪林，柏子煙中靜擁衾。
忽憶西巖道人語，杖藜乘興得幽尋。

歸庵

稻畦藏水綠秧齊，松鬣初乾尚有泥。
縱蹇尋芳歸獨臥，東庵殘夢午時飛。

雪中遊北山呈廣州使君和叔同年
南州歲晚亦花開，有底堪隨驛使來。
看取鍾山如許雪，何須持寄嶺頭梅。

謝安墩二首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隨公。

謝公陳述自難追，山月淮雲紙往時。
一去可憐終不返，暮年垂淚對桓伊。

東坡二首

東坡風雨臥黃雲，勝水翻溝隔壠分。
春玉取新知不晚，腰鎌今日已紛紛。

二

荷葉初開筍漸抽，東坡南蕩正堪游。
無端壠上傭傭麥，橫起寒風古作秋。

山陂

山陂院落今接種，城郭樓臺已放燈。
白髮逢春唯有睡，睡聞啼鳥亦生憎。

欲往北山以雨止

北山朝氣澹高秋，欲往愁陪獨少留。
散策緣岡初見日，興隨雲盡復中休。

耿天驤惠梨次韻奉酬

故人家果獨難忘，秋實初成便得嘗。
直使紫花形味勝，豈能

終日望咸陽。

二

淮祠新陰百歎涼，分甘每得助秋嘗。
張公大谷雖云美，誰肯苞苴出晉陽。

三

甘滋南北共傳誇，裁接還如老圃家。
誰謂交梨非外獎，因君澆灌已萌芽。

北山有懷

香火因緣寄北山，主恩投老更人間。
傷心躡躅岡頭路，明日春風自往還。

定林

窮谷經春不識花，新松老柏自欣憀。
感動更上山頭望，白下城中有幾家。

封舒國公二首

陳迹難尋天柱源，疏封投老誤明恩。
國人欲識公歸處，楊柳蘿籟白下門。

又代薛肇明一首

青燈隔幔映悠悠，小雨含煙凝不流。
祇聽蠻聲已無夢，五更桐葉強知秋。

與薛肇明弈棋賭梅花詩輸一首

華髮尋春喜見梅，一株臨路雪堆堆。
鳳城南陌他年憶，杏苑難隨驛使來。

桐鄉山遠復川長，紫翠連城碧滿隍。
今日桐鄉誰愛我，當時我自愛桐鄉。

三

開國桐鄉已白頭，國人誰復記前遊。
故情但有吳塘水，轉入東江向我流。

北陂杏花

一陂春水繞花身，花影妖嬈各占春。
縱被春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成塵。

五更

野水荒山寂寞濱，芳條弄色最關春；故將明艸凌霜雪，未怕青腰玉女嗔。

午陰寬占一方苔，映水前年坐看裁；紅葉似嫌風染污，青條風上別枝開。

溝上梅花欲發

亭亭骨暖臨溝處，脈脈含芳映雪時；莫恨夜來無伴侶，月明還見影參差。

紅梅

江南歲盡多風雪，也有紅梅漏洩春；顏色凌寒終慘澹，不應撣落始愁人。

耿天隱宿清涼廣惠僧舍

聞有名花卽謾栽，慙慚準擬故人來；故人歲歲相逢晚，（一作能相見）知復同看幾度開。

與天隱宿清涼廣惠僧舍

故人不惜馬廻墳，許我年年一度來；野館蕭條無準擬，與君相殖浪山梅。

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酴醿架盛開

二首

楊柳杏花何處好？石梁茅屋雨初乾；綠垂靜路要深駐，紅寫

二

酴醿一架最先來，夾水金沙次第栽；濃綠扶疎雲對起，醉紅撩亂雪爭開。

北山

北山榆綠漲橫陂，直墮回塘灔澦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綏尋芳草得歸遲。

詠菊二首

補落迦山傳得種，閭浮檀水染成花；光明一室真金色，復似毗耶長者家。

二

院落深深數菊叢，緣花錯莫兩三蜂；蜜房歲晚能多數，酒盡重陽自不供。

清波得細看。

懷府園

坤陰過雨盡新秋，盆底看雲映水流；忽憶小金山下路，綠蘋稀處看游鷺。

北山道人栽松

陽坡風暖萼初融，度谷遙看積翠重；磊砢拂天吾所愛，他年來此聽樓鐘。

山櫻

山櫻抱石蔭松枝，比並餘花發最遲；賴有春風嫌寂寞，吹香渡水報人知。

江寧夾口二首

鍾山咫尺被雲埋，何況南樓與北齋；昨夜月明江上夢，逆隨潮水入秦淮。

二

日西江口落征帆，卻望城樓淚滿衫；從此夢歸無別路，破頭山北北山南。

蔣山手重松

青青石上歲寒枝，一寸巖前手自移；聞道近來高數尺，此身蒲柳故應衰！

馬斃

濯錦江邊木有榦，小園封植栢華滋；地偏或免淵聖御名，
○雕伐歲晚聊同庾信移。

中年

恩寬一老寄松筠，晏臥東牕度幾春；天廐賜駒龍化去，謾容小蹇載閑身。

出郊

川原一片綠交加，深樹冥冥不見花；風日有情無處著，初迴光景到桑麻。

寄四姪姁

中年許國邯鄲夢，晚歲還家墳塋遊；南望青山知不遠，五湖春草入扁舟。

數篇持往助歡咍，想見封題手自開。

春草已生無好句，阿連

空復夢中來。

留得故人車

一一

一日東岡上幾迴，百重雲水隔蘇臺。（一作一日東岡望百迴，迢迢雲水隔蘇臺）遙知別後詩無數，黃犬歸時總寄來。

寄吳氏女子

夢想平生在一丘，暮年方此得優游。江湖相忘真魚樂，怪汝

長謫特地愁。

寄蔡天啓

杖藜緣墅復穿橋，誰與高秋共寂寥。佇立東岡一搔首，冷雲

衰草暮迢迢。

呈陳和叔

數株生草覆莓苔，（一作數株牢落長莓苔）一徑躋險斷
雪；玉匣藏衣新徙舍，杖藜從此爲君來。

一一

數株庫屋次生草，三畝荒園種晚蔬。永日終無一杯酒，可能

雖清不畏寒。

忽去飄然遊冶盤，共疑杖策在梁端。禪心暫起何妨寂，道骨

俞秀老忽然不見

捐書去寄老山林，無從追緣（緣一作尋）往事心忽值故人乘雪興玉堂前話得重尋。

和叔雪中見過

門前秋水可揚舲，有意西尋白下亭。只欲往來相邂逅，卻嫌招喚苦丁甯。

白下長千里一水間，竹雲新筍已斑斑。明朝若有扁舟興落日，潮生尚可還。

招楊德逢

山林投老倦紛紛，獨臥看雲卻憶君。雲尚無心能出岫，不應君更懶於雲。

招葉致遠

與耿天隱會話

邯鄲四十餘年夢，相對黃梁欲熟時；萬事祇如空鳥迹，怪君強記尙能追。

卷二十九

律詩 七言絕句

與沈道原過西莊遂遊寶乘

周顥宅作阿蘭若，身約身歸窣堵坡；今日隱侯孫亦老，偶尋陳迹到煙蘿。（一作惠帳銅屏皆舊事，飄然陳迹在松蘿。）

庚申正月遊齊安

水南水北重重柳，山後山前處處梅；未即此身隨物化，年年長趁此時來。

序中正月遊齊後有詩云『水南水

北重重柳』王戌正月再遊。

招提詩壁漫黃埃，忽忽籠紗兩過梅；老值白雞能不死，復隨春色破寒來。

王戌五月與和叔同遊齊安

風暖柴荆處處開，雪乾沙淨水洞洞；憶行卻得前年路，看盡梅花看竹來。

同此賦林坰。

成字說後與曲江譚君丹陽蔡君同

遊齊安

據梧枝策事如毛，久苦諸君共此勞；遙望南山堪散釋，故尋西路二登高。

元豐二年十月政公改路故作此詩

獨龍東路得平岡，始免遊人屐齒妨；更有主林身半現，與公隨轉作陰涼。

書定林院牕

與安太師同宿，既曉，問昨夜有何夢？師云：有數夢皆忘記。

竹雞呼我出華胥，起滅篝燈擁燎爐；試問道人何所夢？但言

潭忘不言無。

同熊伯通自定林過悟真二首

與客東來欲試茶，倦投松石坐欹斜。
暗香一陣連風起，知有

薔薇澗底花。

一

城郭紛紛老倦尋，幅巾來寄北山岑；長遭客子留連我，未快

穿雲涉水心。

悟真院

野水從橫漱屋除，午牕殘夢鳥相呼。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
山南路欲無。

傳神自讚

我與丹青兩幻身，世間流轉會成塵；但知此物非他物，莫問
今人猶昔人。

定林院昭文齋

定林新後鳴禽散，只有提壺守屋簷。苦勸道人沽美酒，不應
無意引陶潛。

經局感言

罷相出守江甯，仍領經局。

自古能全已不才，豈論駢驥與駑駘；放歸自食情雖適，絡首
猶存亦可哀。

鍾山晚步

小雨輕風落棟花，細紅如雪點平沙。檣籬竹屋江村路，時見
宜城賣酒家。

散策

散策東岡亦已勞，橫塘西轉有亭皋。絮飛度屋何許柳，花落
墳溝無數桃。

書靜照師塔

簡老已歸黃土陌，淵師今日白頭翁。百憂三十餘年事，陳迹
山林草野中。

記夢

辛酉九月二十二，夜夢高郵土山道人，赴蔣山北集。
雪峯爲長老。已而坐化，復出南興國寺與余同臥。一
榻禪懷出片竹數寸，上繞生絲，屬余戒之。余弃弗取，作詩與

月入千江體不分，道人非復世間人；鍾山南北安禪地，香火

他時共（一作供）兩身。

勘會賀蘭溪主

賀蘭溪，洛京地名。陳縉
買地築居於郵中間之。

賀蘭溪上幾株松，南北東西有幾峯？
買得往來今幾日？尋常誰與坐從容？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

一
茆簷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

二

桑花索漠棟花繁，風斂餘香暗度垣。
黃鳥數聲殘午夢，尚疑身屬半山園。

過劉全美所居

西崦晴天得強扶，出林知有故人居；
數能過我論奇字，當復令公見異書。

書何氏宅壁

有興提魚就公煮，此言雖在已三年；
晚櫻終負幽人約，空對湖山坐惘然。

永慶招提墨數行，歲時風露每悽傷。
殘骸豈久人間世，故有情鍾未可忘！

江寧府園示元度

畫船南北水遙通，日暮幅巾簾竹中。
行到月臺逢翠碧，背人飛過子城東。

金陵郡齋

談經投老撫悠悠，爲吏文書子卽休。
深炷鍾煙（一作香）閉齋閣，臥聽簷雨瀉高秋。

戲示蔣穎叔

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
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

遊城東示深之德逢

欲乘淮舸共尋源，且踏青青繞杏園。
憶我舊時光宅路，依然桑柳映花繁。

麗澤門

麗澤門。西日未俄，水明沙淨卷纖羅；綠瓊洲渚青瑤嶂，付與
時工敢琢磨。

示寶覺二首

示公佐

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

聞雨落增除。

示俞秀老二首

不見故人天際舟，小亭殘日更回頭；織成白雪三千丈，細草

孤雲一片愁。

二

君詩何以解人愁，初日紅蕖碧水流；未怕元劉妨獨步，每思

陶謝與同遊。

示李叔時二首

知子鳴絃意在山，一官聊復戲人間；能爲白下東南尉，藜杖

緇巾得往還。

千山訪我幾摧舟，清坐來看十日留；勢利白頭何足道，古人
傾蓋有綢繆。

火暖憲明粥一盂，晨興相對寂無魚；超然聖寺山林外，別有
禪天好淨居。

二

重將壞色染衣裙，共臥鍾山一塉雲；客舍賣梨今始熟，烏殘
紅柿昔曾分。

仲元女孫

雙鬟嬉戲我庭除，爭挽新花比繡襦；親結香纓知不久，汝翁
那更鑿庭葵。

示永慶院秀老

禪房借枕得重欹，陳迹翛然尚有詩；嗟我與公皆老矣，拂天
松柏見裁時。

示王鐸主簿

君正忙時我正閑，如何同得到鍾山；夷門二十年前事，回首

二

費壘一夢間

戲城中故人

城郭山林路半分，君家塵土我家雲。
莫吹塵土來汚我，我自有雲持寄君。

戲贈段約之

竹柏相望數十檻，蘋花多處復開亭。
如何更欲通南埭，割我鐘山一半青？

示俞處士

魯山眉宇人不見，只有歌辭來向東。
借問樓前踏子簫，何如雲臥唱松風？

懷張唐公

直諒多爲世所排，有懷長向我前開。
暮年惆悵誰知此，南陌東阡獨往來。

憶金陵二首

覆舟山下龍光寺，元武湖泮五龍堂。
想見舊時遊歷處，煙雲渺渺水茫茫。

二

煙雲渺渺水茫茫，線繞燕城一帶長。
萬目黃塵憂世事，追思陳迹故難忘。

三

追思陳迹故難忘，翠木蒼藤水一方。
聞設精廬今更好，好隨殘汴理歸船。

離昇州作

殘菊冥冥風更吹，雨如梅子欲黃時。
相看握手總無語，愁滿

眠前心自知

望淮口

白煙淵漫接天涯，黯黯長空一道斜。
有似錢塘江上望海潮，初落見平沙。

入瓜步望揚州

落日平林一水邊，無城掩映祇蒼然。
白頭追憶當時事，幕府青衫最少年。

泊船瓜洲

渺渺水茫茫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自綠江南岸，明月

何時照我還。

分我死前身。

重過余婆岡市

憶我東遊未有鬚，扶衰重此駐肩輿。
市中年少今誰在，魯叟當街六十餘。

秦淮泛舟

強扶衰病牽淮舸，尙怯春風泝午潮。
花與新吾如有意，山於

何處不相招。

中書卽事

投老翻爲世網嬰，低徊終恐負平生；
何時白下岡頭路，渡水穿雲取次行。

萬事

萬事黃梁欲熟時，世間談笑漫追隨。
雞蟲得失何須算，鵝鴨逍遙各自知。

寄金陵傅神者李士雲

衰容一見便疑眞，李子揮毫故有神。
欲去鍾山終不忍，謝渠

贈外孫

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鬱不如。
年小從他愛梨栗，長成須讀五車書。

東流頓令罷官，阻風示文有。按風伯奏天闔之語，答以四句。

令尹犀舟失去期，撫然凭几占文移。
勸君慎莫譏風伯，會有開帆破浪時。

楊德逢送米與法雲二老作此詩

盧仝不出憎流俗，我卜郊居避俗憎。
全有鄰僧去乞米，我今送米乞鄰僧。

送黃吉父將赴南康官歸金谿三首

柘岡西路白雲深，想子東歸得重尋。
亦見舊時紅腳踏，爲言春至每傷心。

還家一笑卽芳辰，好與名山作主人。
邂逅五湖乘興往，相邀

錦繡谷中春。

烏塘

烏塘渺渺綠平隄，隄上行人各有攜。
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柘岡西。

歲晚相逢音且悲，莫占風日恨歸遲。
我如逆旅當去客，復會有無那得知！

卷三十

律詩

七言絕句

柘岡

萬事紛紛祇偶然，老來容易得新年。
柘岡西路花如雪，迴首春風最可憐。

城北

青青千里亂春袍，宿雨催紅出小桃。
迴首北城無限思，日酣川淨野雲高。

金陵

金陵陳迹老莓苔，南北遊人自往來。
最憶春風石城塢，家家結綺臨春歌舞地。

荒蹊狹巷兩三家；東風漫漫吹桃李，非復桃李過牆開。

金陵卽事三首

水際柴門一半開，小橋分路入青苔。
背人照影無窮柳，隔屋吹香併是梅。

一

結綺臨春歌舞地，荒蹊狹巷兩三家；
東風漫漫吹桃李，非復當時仗外花。

午枕

午枕花前簾欲流，日催紅影上簾鈎。
窺人鳥喚悠鶯夢，隔水昏黑投林曉。

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山供宛轉愁！

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
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

二

州橋踏月想山椒，迴首哀湍未覺遙。今夜重聞舊嗚咽，卻看

章江卽淚流。

山月話州橋。

觀明州圖

明州城郭雖中傳，尙記西亭一橫船。投老心情非復昔，當時山水故依然。

九日賜宴瓊林苑作

金明馳道柳參天，投老重來聽管絃。飽食太官還惜日，夕陽臨水意茫然。

王子偶題

熙寧五年，東府庭
下作盆池，故作。

黃塵投老倦忽忽，故燒盆池種水紅。落日欹眠何所憶，江湖秋夢艣艣中。

和張仲通憶鍾陵二首

一夢章江已十年，故人重見想皤然。耕應兩岸當時柳，能到

春來尙可憐。

一

隴東西二首

三年衣上禁城塵，撫事怡然愧古人。明月滄波秋萬頃，扁舟

長寄夢中身。

蘭東流水向東流，不肯相隨過隴頭。祇有月明西海上，伴人

逸少池邊有一丘，西山南浦慣曾遊。殘年歸去終無樂，聞說

征戍替人愁。

送和甫至龍安暮歸

隱隱西南月一釣，春風落日澹如秋。房櫩半掩無人語，鼓角聲中始欲愁。

鍾山卽事

湖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

南澗樓

在江寧尉司

撲撲烟嵐遶四阿，物華終恨未能多。故應陡起三千丈，始奈重山複嶺何！

翠木交陰覆雨簷，夜天如水碧涵冰。
帝城風月看常好，人世

隨西流水向西流，自古相傳到此愁。
添卻征人無限淚，怪來

嗚咽已千秋！

御柳

斜徑偶通南埭路，數家遙對北山岑。
草頭蛱蝶黃花晚，菱角蜻蜓翠蔓深。

暮春

北山吹雨送殘春，南澗朝來綠映人。
昨日杏花渾不見，故應隨水到江濱。

雨晴

晴明山鳥百般催，不待桃花一半開。
雨後綠陰空縹舍，總將春色付莓苔。

日西

日西階影轉梧桐，簾卷山青簾半空。
金鶴火銷沈水冷，悠悠殘夢鳥聲中。

禁直

青（一作浮）煙漠漠雨紛紛，水殿西廊北苑門。
猶禁火海棠花下怯黃昏。

試院中

少時操筆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
聖世選材終用賦，白頭來此試諸生！

宮闕五雲深。

來此試諸生！

學士院燕侍郎畫圖

六幅生綃四五峯，暮雲樓閣有無中。
去年今日長千里，遙望鍾山與此同。

道旁大松人取以爲明

龍甲蚪髯不可攀，亭亭千丈蔭南山。
應嗟無地逃斤斧，豈願爭明爝火間。

見鸚鵡戲作四句

雲木何時兩翅翻，玉籠金鎖煩冤冤。
須強學人間語，舉世無人解鳥言。

池雁

羽毛摧落向人愁，當食哀鳴似有求。
萬里衡陽冬欲暖，失身兀爲稻梁謀。

六年

六年湖海老侵尋，千里歸來一寸心。
西望國門搔短髮，九天茫茫豈得知。

世故

世故紛紛漫白頭，欲尋歸路更遲留。
鍾山北繞無窮水，散髮何時一釣舟？

邵平

天下紛紛未一家，販繪屠狗尙雄夸。
東陵豈是無能者，澤傍青門手種瓜。

中牟

穎城百雉擁高秋，驅馬臨風想聖丘。
此道門人多未悟，爾來千載判悠悠。

王章

壯（一作志）士軒昂非自謀，近臣當爲國深憂。
區區女子無高意，追念牛衣暖卽休。

神物

神物登天擾可騎，如何孔甲但能轄。
當時若更無劉累，龍意

文成

空有意凌雲

文成五利老紛紛，方丈蓬萊但可聞；萬里出師求寶馬，飄然

楚天如夢水悠悠，花底殘紅漫不收；獨憇去年揮淚處，還將牢落對滄洲。

江上

江北秋陰一半開，晚雲含雨卻低回；青山綠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

春江

春江渺渺抱牆流，煙草茸茸一片愁；吹盡柳花人不見，青旗略潤作花時。

春雨

城雲如夢柳懶懶，野水橫來強滿池；九十日春渾得雨，故應

催日下城頭。

初到金陵

江湖歸不及花時，空攬扶疎綠玉枝；夜直去年看舊管，蠻眠

今日對紛披。

送利甫至龍安 徽雨因寄吳氏女子

荒煙涼雨助人悲，淚染衣巾不自知；除卻春風沙際綠，一如

楚天

花間歸地愁。

載酒欲尋江上舟，出門無路水交流；黃昏獨倚春風立，看卻

載酒

獨自有傷心！

重將白髮旁牆陰，陳迹茫然不可尋；花鳥總知春爛漫，人間

重將

區區老此身。

賜也能言識未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甕

賜也

京房劉向各稱忠。

詔獄當時跡自窮，畢竟論心異恭顯，不妨

迷國略相同。

讀漢書

看汝過江時。

與北山道人

蒔果疏泉帶淺山，柴門雖設要常關。
別開小徑連松路，祇與隣僧約往還。

過外弟飲

一自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
不知烏石岡邊路，至老相尋得幾回。

若耶溪歸興

若耶_漢上踐莓苔，興罷張帆載酒回。
汀草岸花渾不見，青山無數逐人來。

烏石

烏石岡邊繞綠山，柴荆細路（一作徑）水雲間。
吹（一作拈）花嚼蘿長來往，祇有春風似我閑。

定林

定林青（一作修，又作喬。）木老參天，橫貫東南一道泉。
月杖藜尋石路，午陰多處弄潺湲。

定林所居

屋繞澗溪竹繞山，溪山卻在白雲間。
臨溪放艇依山坐，溪鳥山花共我閑。

臺城寺側獨行

春山掠亂水縱橫，籬落荒畦草自生。
獨往獨來山下路，筍與看得綠陰成。

遊鍾山

終日看山不厭山，買山終待老山間。
山花落盡山長在，山水空流山自閑。

松間

偶向松間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

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不自知。

雨未止王臣欲行以詩留之

紛紛應接使人愁，與子從容裏問酬。
他日故將泥自庇，今朝欲以雨相留。

卷三十一

律詩 七言絕句

題張司業詩

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皆言妙入神；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

同陳和叔遊北山

春風蕩屋雨墳溝，東閣翛然擁闌裘；
鄰壁黃梁炊未熟，喚迴殘夢有鳴鶯！

次吳氏女子

吳氏詩云：西風不入小窻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日江南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南朝九日臺在孫陵曲街旁，去吾闕只數百步。

孫陵西曲岸，烏紗知汝淒涼正憶家人；世豈能無聚散，亦逢佳節且吟花。

再次前韻

秋燈一點映籠紗，好讀巒巒莫念家；能了諸緣如夢事，世間唯有妙蓮花。

曲沼融融泮澌澌，暖煙籠瓦碧參差；人情共恨春猶淺，不問寒梅有幾枝。

遊城南卽事二首

神姦變化久難知，禹鼎由來更不疑；魑魅含謀非一日，太丘真復社亡遲。

二

泰壇東路塊重營，獨背朝陽信馬行；漫道城南天尺五，荒林時見一柴荆。

寄沈道原

城郭千家一彈丸，蜀岡擁腫作蛇蟠；眼前不道無蒼翠，偷得

鍾山隔水看。

哭張唐公

堂（一作棠）邑山林久寂寥，屬車前日駐雞翹；冥冥獨鳳隨雲霧（一作知何處）南陌空聞自引簫。

生日次韻南郭子二首

救鯨醫刺世無方，斷簡陳編付藥房；祝我壽齡君好語，毗耶

無意治城潮。

一夜滿城香。

二

寒溝清枝故有梅，草堂先對白頭開；殘骸已若雞年夢，猶見

驕人幾度來。

八公山

淮山但有八公名，鴻寶燒金竟不成；身與仙人守都廁，可能

雞犬得長生？

過徐城

七年五過徐城縣，自笑皇皇此世間；安得身如倉廩氏，一官

能到子孫閑？

送丁廓秀才歸汝陰二首

好去翩然丁令威，昔人且在不應非；淮雲豈與遼天闊，想復

留情故一歸。

人間是夢間！

懷鍾山

投老歸來供奉班，塵埃無復見鍾山；何須更待黃梁熟，始覺

西州行路日蕭條，執手傷懷不自聊；遊于故鄉終念返，豈能

江寧夾口三首

二

邂逅相隨二日閒，或緣香火共靈山；夕陽興罷黃塵陌，直似
蓬萊墮世間。

醴泉觀

白下長干何可見，風塵愁死庾蘭成；去年今日青松路，亦自
聞蟬第一聲。

送王石甫學士知湖州

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
洲渚正滄波。

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煙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
（一作恰）似春風柳絮時。

三十九年非

崇政殿後春晴卽事

月墮浮雲水捲空，滄洲店坼五更風。北山草木何由見，夢盡

春暖卽啾喧。

青燈展轉中

三

落帆江口月黃昏，小店無燈欲閉門。側出岸沙楓半死，繫船

竹上秋風吹網絲。角門常閉吏人稀，蕭蕭一榻卷書坐。直到
日斜騎馬歸。

省中沈文通廳事

應有去年痕。

寄碧巖道光法師

去馬來車擾擾，塵自難長寄。水雲身碧巖，後主今爲客。何況

縣瓠城南陂水深，春泥滿眼路崎嶇。獨騎瘦馬衝殘雨，前伴
茫茫不可尋。

吳任道說應舉時事

開山說法人

送河中通判朱郎中迎母東歸

綵衣東笑上歸船，榮氏歡娛在晚年。嗟我白頭生意盡，看君

今日更悽然。

寄題杭州明慶院修廣師明碧軒

明碧軒南竹數叢，別來江外幾秋風。道人無復人間世，嗟我

今爲白髮翁。

二

大梁春雪滿城泥，一馬常瞻落日歸。身世自知還自笑，悠悠

蜘蛛絕網絲。

夜直

金爐香盡漏聲殘，翦翦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

試院中四首

白髮無聊病更侵，移牀臥竹向秋陰；朝來雁背西風急，吹折江湖萬里心。

二

咫尺淹留可奈何？東西虛共一姮娥；墻前棗樹應搖落，此夜清光得幾多？

三

青燈照我夢城西，坐上傳觴把菊枝；忽忽覺來頭更白，隔牆聞語趁朝時。

聞語趁朝時

四

蕭蕭疎雨吹簫角，噎噎暝蛩啼草根；閑卻荒庭歸未得，一燈明滅照黃昏。

人間投老事紛紛，才薄何能強致君。一馬黃驥南陌路，眼中唯見北山雲。

後殿牡丹未開

紅葉未開如婉婉，紫囊猶結想芳菲。此花似欲留人住，山鳥無端勸我歸。

春日

柴門照水見青苔，春過花枝漫漫開。路遠遊人行不到，日長啼鳥去還來。

寄韓持國

綠遍宮城漫漫流，明黃小蝶弄春柔。問知公子朝陵去，歸得花時卻自愁。

答韓持國

知公尙憶洛城中，醉裏穿花滿袖風。花亦有知還有恨，今爲紅藥主人翁。

出城

慣作野人多野興，欲爲時用少時材。出城偶與沙塵背，轉覺

人間

谿山入眼來。

涿州

涿州沙上望桑乾，鞍馬春風特地寒；萬里如今持漢節，卻尋此路使呼韓。

出塞

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春風小契丹；塞雨巧催燕淚落，濛濛吹濕漢衣冠。

入塞

荒雲涼雨水悠悠，鞍馬東西鼓吹休；尚有燕人數行淚，回身

卻望塞南流。

書汜水關寺壁

汜水鴻溝楚漢間，跳兵走馬百重山；如何咫尺商於地，便有

國公綺季閑。

題北山隱居王閑叟壁

北山搖落水崕崙，想見揚帆出廣陵；平世自無憂國事，求田

應不忤陳登。

知道是王孫。

荒村日午未開門，雨後餘花滿地存；舊世未能旌隱逸，誰人

和惠思歲二日二絕

憫讀書來已數年，從人嘲我腹便便；爲嫌歸舍兒童話，故就僧房借榻眠。

二

沙礫藏春未放來，荒庭終日守陳荄；遙憐草色裙腰綠，湖寺西南一徑開。

赴召道中

海氣冥冥漲楚氛，汀洲回薄水橫分；青松十里鍤山路，祇隔

西南一片雲。

江東召歸

昨日君恩悞賜環，歸腸一夜繞鍾山；雖然眷戀明時祿，羞見

琅邪有邴丹。

寄顯道

舟約刀頭止歲前，故人專使手書傳。
出門江口問消息，極目寒沙空渺然。

和平父寄道光法師

欲見道人非一朝，杖藜無路到青苔。
千巖萬壑排風雨，想對銅鑪柏子燒。

三品石

草沒苔侵弃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
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爲當年不與謀。

和崔公度家風琴八首

屋山終日信飄飄，似與幽人破寂寥。
爲有機心須強聒，直教懸解始聲消。

二

簾幕無風起沉寥，誰悲精鐵任飄飄。
隨商應角知無意，不待歌成韻已消。

萬物能鳴爲不平，世間歌哭兩營營。
君知此物心何卻，自信天機自有聲。

四

風鐵相敲固可鳴，朔兵行夜響行營。
如何清世容高臥，翻作幽窗枕上聲。

五

南風屋角響蕭蕭，白日簾垂坐寂寥。
愛此宮商有真意，與君傾耳盡今朝。

六

風來風去豈皆要，隨分鏗鏘與寂寥。
不似人間古鐘磬，從來文飾到今朝。

七

繁身高處本無心，萬壑鳴時有玉音。
欲作鏗鏘耶爲物使，知君能笑不祥金。

八

疏鐵鏘間持作琴，清風纔到遽成音。
伊人欲問無真意，向道

三

從來不博金。

送陳靖中舍歸武陵

知君欲上武陵溪，水自東流人自西；到日桃花應已謝，想君應不爲花迷。

北山

剗木爲舟數丈餘，臥看風月映芙蓉；清香一陣渾無暑，時有鰐根躍出魚。

適意

一燈相伴十餘年，舊事陳言知幾編；到了不如無累後，因來顛倒枕書眠。

辱井

結綺臨春草一丘，尙殘宮井戒千秋；奢淫自是前王恥，不到龍沈亦可羞。

卷三十二

題金沙

海棠開後數金沙，高架層層吐綠葩；咫尺西城無力到，不知誰賞魏家花。

律詩

七言絕句

次韻杏花三首

夜聞流水

千丈崩奔落石磈，秋聲散入夜雲悲；州橋月下聞流水，不忘鍾山獨宿時。

詠月三首

寒光乍洗山川瑩，清影遙分草樹纖；萬里更無寥物動，中天只有兔隨蟾。

二

江海清明上下兼，碧天遙見一毫纖；此時只欲浮雲盡，窟穴何妨有兔蟾。

三

一片清光萬里兼，幾回圓極又纖纖；君看出沒非無意，豈爲辛勤養玉蟾。

只愁風雨劫春回，怕見枝頭爛漫開。野鳥不知人意緒，啄教零亂點蒼苔。

人間白日長。

愍儒坑

心憐紅藥與移裁，不惜年年糞壤培。風雨無時誰會得？欲教零亂強催開。

三

看時高麗先驚眼，折處幽香易滿懷。野女強攀看亦醜，少教憔悴逐荊釵。

杏園卽事

蟠桃移植杏園初，紅抹燕脂嬾臉蘇。聞道飄零落人世，清香得似舊時無。

宋城道中

都城花木久知春，北路餘寒尙在人。宿草連雲青未得，東風無賴只驚塵。

對客

窗壁風回午枕涼，清談相對一胡牀。心知帝力同天地，能使

吹破春風水放光，山光湖草百般香。身閑處處堪行樂，何事低回兩鬢霜？

懷舊

寄託荒山鬼與鄰，一生黃卷不離身。百年薪盡隨緣去，莫學紹郎更誤人。

定知花發是歸期，不奈歸心日日歸。風雪豈知行客恨，向人更作落花飛。

遇雪

殊勝淵師八十餘，因見訪問之近來
如何答曰：隨緣而已。至示寂，作是詩。

{ 智力區區不爲身，欲將何力助強秦。
只應埋沒千秋後，更足詩書發冢人。

訪隱者

童子穿雲晚未歸，誰收松下著殘棋。
先生醉臥落花裏，春去人間總不知。

海棠花

綠嬌隱約周輕掃，紅嫩妖嬈臉薄妝；巧筆寫傳功未盡，清才詠吟興何長！

證聖寺杏接梅花未開

紅蘂曾遊此地來，青青今見數枝梅；只應尚有嬌春意，不肯凌寒取次開。

雜詠五首

勸業無成照水羞，黃壁入眼見山愁。煙中漢漢江南岸，更與家人一少留。

二

白頭重到太寧宮，玉珮瓊瑤在眼中；歌舞可憐人暗換，花開

花落幾春風

破家二首

勤苦尙凶飢

柔桑採盡綠陰稀，蘆箔蠶成密繭肥；聊向村家問風俗，如何

郊行

千里歸來倦宦身，欲尋田宅豫求鄰；能將孝友傳家世，鄉邑如君更幾人！

三

埋沒殘碑草自春，旋風時出地中塵；墦間夜半分珠玉，猶是

朝陽映屋擁書眠，夢想鍾山一慨然。投老安能長忍垢，會當歸此濯寒泉。

四

烏石岡頭腳踏紅，東江柳色漲春風；物華人意會相值，永日留連草莽中。

五

小雨瀟瀟澗水亭，花風颼颼破浮萍；看花聽竹心無事，風竹聲中作醉醒。

書陳祈兄弟屋壁

當時乞祭人

二

殘樽穿來欲幾春，蕭蕭長草沒麒麟；
塔間或有樵蘇客，未必他年醉飽人。

題景德寺試院壁

至和三年八月十日

屋東瓜蔓已扶疎，小石藍花破萼初；
從此到寒能幾日，風沙還見一年除。

金陵報恩大師西堂方丈二首

簷花映日午風薰，時有黃鸝隔竹聞；香燭一爐春睡足，上方

車馬正紛紛。

二

蕭蕭出屋千竿玉，簫簫當牕一炷雲；心力長年人事外，種花

移石尙殷勤。

題正覺院籜龍軒二首

此軒名字輕平子，愛此吾能爲賦詩；山雨江風一披拂，籜龍空自有吟時。

二

仙事茫茫不可知，籜龍空此見孫枝；壺中若有閑天地，何苦歸來問葛陂。

相州古瓦硯

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瓦硯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聲名動世人。

望夫石

雲鬟煙髮與誰期，一去天邊更不歸；還似九疑山下女，千秋長望舜裳衣。

山前

山前溪水漲潺潺，山後雲埋不見山；不趁雨來耕水際，即穿雲去臥山間。

江雨

冥冥江雨濕黃昏，天入滄洲漫不分；北澗欲通南澗水，南山正遙北山雲。

楊子二首

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楊雄。當時薦口終虛語，賦擬

相如卻未工。

能令政必行

蘇秦

已分將身死勢橫，惡名磨滅幾何年。想君魂魄千秋後，卻悔初無二頃田。

范睢

范睢相秦傾九州，一言立斷魏齊頭；世間禍故不可忽，簷中

死屍能報讐。

張良

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一作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圖雍齒封。

曹參

東髮河山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繕新歌舞，卻要區區一老翁。

韓信

貧賤侵凌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爲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

斯人慰寂寥。

商鞅

孟子

茅簷午影轉悠悠，門閉青苔苦水亂流；百囀黃鸝看不見，海棠無數出牆頭。
誰有鋤耰不自操，可憐園地滿蓬蒿；欲尋春物無蹊徑，獨臥南牀白日高。（一作日自高）

二

伯牙

千載朱絃無此悲，欲彈孤絕鬼神疑。
故人捨我閉黃壤，流水高巒心自知。

范增二首

中原秦鹿待新羣，力戰紛紛此一時。
有道弔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兒。

二

鄭人七十漫多奇，爲漢敵民了不知。
誰合軍中稱亞父，直須推讓外黃兒。

賈生

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
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

兩母

兩生才器亦超羣，黑白何勞強自分。
好與驕奴可一處，此時俱事信將軍。

謝安

謝公才業自超羣，誤長清談助世紛。
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

世上

范蠡五湖收遠迹，管寧滄海寄餘生。
可憐世上風波惡，最有仁賢不敢行。

讀後漢書

銅黨紛紛果是非，當時高士見精微。
可憐竇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

讀蜀志

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
無人語與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高。

讀唐書

志士無時亦少成，山才隨世就功名。
并汾諸子何爲者，坐與文皇立太平。

讀開成事

姦罔紛紛千爲明，有心天下共無成。
空令執筆蠟頭者，日記

君臣口舌爭。

別利甫赴南徐

都城落日馬蕭蕭，雨壓春風暗柳條；天際歸艎那可望，只將
心寄海門潮。

寄茶與利甫

綵絳縫囊海上舟，月團蒼潤紫煙浮；集英殿裏春風晚，分到
井門想麥秋。

寄茶與平甫

碧月團圓墮九天，封題寄與洛中仙；石樓試水宜頻啜，金谷

看花莫漫煎。

戲長安嶺石

附轔憑崖豈易躋，無心應合與雲齊；橫身勢欲墮滄海，肯爲
行人惜馬蹄？

代答

破車傷馬亦天成，所託雖高豈自營；四海不無容足地，行人
何事此中行？

促緹

金屏翠幔與秋宜，得此年年醉不知；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
能有一絢絲。

臘享

明星慘澹月參差，萬竅含風各自悲；人散廟門燈火盡，卻尋
殘夢獨多時。

卷二十三

律詩 七言絕句

杏花

垂楊一徑紫苔封，人語蕭蕭院落中；獨有杏花如喚客，倚牆
斜日數枝紅。

城東寺菊

黃花漠漠弄秋暉，無數蜜蜂花上飛；不忍獨醒孤爾去，慙憇

爲折一枝歸。

拒霜花

落盡繁花獨自芳，紅英渾欲拒嚴霜；開元天子千秋節，戚里

人家承露臺。

晴空去不歸。

燕

處處定知秋後別，年年長向社前逢；行藏自欲追時節，豈是人間不見客！

吐綬雞

樊灑寄食老低摧，組麗深藏肯自媒；天日清明聊一吐，兒童

初見五驚猜！

黃鸝

野花吹盡竹娟娟，尚有黃鸝最可憐；姪姥不知緣底事，背人
鵞過北山前。

蝶

翅輕於粉薄衣繪，長被花牽不自勝；若信莊周尚非我，豈能
投死爲韓憑！

暮春

無限殘春著地飛，谿頭煙樹翠相圍；楊花獨得東風意，相逐

窮年報禮虛！

真州東園作

十年歷遍人間事，卻遠新花認故叢；南北此身知幾日，山川

長在淚痕中！

過皖口

皖城西去百重山，陳迹今埋杏鴉間；白髮行藏空自感，春風

江水照衰顏！

發粟至石陂寺

募水穿山近水賒，三更燃火飯僧家；乘田有秩難逃責，從事

雖勤敢嗟嗟！

別濱甌二山

浮煙漠漠細沙平，飛雨濺濺嫩水生；異日不知來照影，更添

華髮幾千莖！

別濱甌二山

鄉黨新恩舊朱，欲辭濱甌更躊躇；攢峯列岫應識我，飽食

舒州被召試不赴偶書

戲公難與望天兼，自怪虛名亦自嫌。
槁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獨清廉。

舟過長蘆

木落草搖洲渚昏。泊船深閉雨中門。
回燈只欲尋歸夢，兒女紛紛強笑言。

金山三首

北檝南橋四垂共，憐金碧爛參差。
孤根萬丈滄波底，除卻蛟龍世不知。

二

波瀾蕩沃乾坤大，氣象包藏水石間。
祇有此中宜贊望，誰令天作海門山。

興國樓上作

人傳湫水未嘗枯，滿底蒼苔亂髮鬢。
四海旱多霖雨少，此中端有臥龍無。

三

天日蒼茫海氣深，一船西去此登臨。
丹樓碧閣皆時事，只有江山古到今。

別灘閣

松篁不動衆相重，日射流壁四散紅。
地上行人愁喝死，那知高處有清風。

泊姚江

一溪清濶百山重，風物能留兩晏容。
後夜肯思幽興極，月明江上古到今。

山如碧浪翻江去，水似青天照眼明。
喚取仙人來住此，莫教辛苦上層城。

遊鍾山

兩山松櫟暗朱藤，一水中間勝武陵。
半梵隔雲知有幸，夕陽歸去不逢僧。

龍泉寺石井二首

山腰石有千年潤，海（一作石）眼泉無一日乾。
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看。

二

孤影伴寒松。

杭州望湖樓回馬上作呈玉汝樂道

水光山氣碧溶溶，落日將歸又少留；從此秋應長入夢，夢中還與故人遊。

奉和景純十四丈三絕

身先諸老幹樞機，再見王門闕左扉；但恨東歸相值晚，豈知臨別更心迷。

二

幾年相約在林丘，眼見京江更阻遊；遺我珠璣何以報，恨無瑞玉與公舟！

三

藏春花木望中迷，水複山長道阻躋；怊悵老年壓世累，無因重到武陵溪。

臨津

臨津艷艷花千樹，夾徑斜斜柳數行；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

汀沙

汀沙雪漫水溶溶，睡鴨殘蘆曉靄中；歸去北人多憶此，每家圖畫有屏風。

西山

西山映水碧潭潭，楚老長謠淚滿衫；但道使君留不得，那知肯更憶江南。

和文淑

張氏
女弟

天梯雲棧蜀山岑，下視嘉陵水萬尋；我得一舟江上去，恐君東望亦傷心。

春入

春入園林百草香，池塘冰散水生光；身閑是處堪攜手，何事低徊兩鬢霜。

暮春

美葉的歷抽新葉，首蕡蘭干放晚花；白下門東春已老，莫嗔楊柳可藏鶯。

烏江亭

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迴。
江東子弟今雖在，肯與君王卷土來。

多在百憂中

漢武

壯士悲歌出塞頻，中原蕭瑟半無人。
君王不負長陵約，直欲功成賞漢臣。

諸葛武侯

慟哭何顛爲一言，餘風今日更誰傳。
國區庸蜀支吳魏，不是虛心豈得賢。

望越亭

亂山千頃翠相圍，袞袞滄江去復歸。
安得病身生羽翼，長隨沙鳥自由飛。

春日席上

十年流落負歸期，臨水登山各有思。
今日樽前千萬恨，不堪彈唱鵝鶴歸。

句容道中

荒煙寒雨暮山重，草木冥冥但有風。
二十四年三往返，一身還欲選方聞。

晏望驛釋舟走信州

病起行山山更險，下窮溪谷上通天。
乘高欲作東南望，晉壁松杉滿我前。

祈澤寺見許堅題詩

萬萬春風入水村，森森喬木映朱門。
高人遺蹟空佳句，誰識旗陽後世孫。

送陳景之

陳善

慘淡淮山水墨秋，行人不飲奈離愁。
藥囊直入長安市，誰識柴車載伯休。

巫峽

神女音容詎可求，青山回抱楚宮樓。
朝朝暮暮空雲雨，不聽襄王萬古愁。

徐秀才園亭

茂松修竹翠紛紛，正得山阿與水濱。
笑傲一生雖自樂，有司

中茅峯石上徐鍇篆字題名

水邊無數木芙蓉，露染臘脂色未濃。正似美人初醉著，強擣青鏡欲粧妝。

吹曉滿秋原。

欲雪

天上雲鶴未肯同，晚來雪意已填空。欲開新酒邀嘉客，更待

天花落座中。

上元夜戲作

馬頭乘興尙誰見，曲巷橫街一一穿。盡道滿城無國艷，不知

朱戶鎖嬪娟。

石竹花

春歸幽谷始成叢，地面芬敷淺淺紅。車馬不臨誰見賞，可憐

亦解度春風。

黃花

四月揚州芍藥多，先時爲別苦風波。還家忽忽驚秋色，獨見

黃花出短莎。

木芙蓉

帝子銜冤久未平，區區微意欲何成。情知木石無云補，待見桑田幾變更。

精衛

白雲山頂病禪師，昔日公卿各贈詩。行盡四方年八十，卻歸荒寺有誰知。

黃河

派出崑崙五色流，一支黃濁貫中州。吹沙走浪幾千里，轉側

尾閭無處求。

東江

東江木落水分洪，伐盡黃蘆洲渚空。南湖夕陽煙自起，西山

漠漠有無中。

北望

欲望淮南更白頭，杖藜蕭颯倚滄洲。可憐新月爲誰好，無數

晚山相對愁

驪山

六籍然除七不磨，驪山如此盜兵何；五陵珠玉歸人世，卻爲詩畫發家多。

縣舍西亭二首

山根移竹水邊裁，已見新篁破嫩苔；可惜主人官便滿，無因長向此徘徊。

二

主人將去菊初栽，落盡黃花去卻迴；到得明年官又滿，不知誰見此花開。

鐵幢浦

憶昨初爲海上行，日斜來往看潮生；如今身是四歸去，回首山川覺有情。

臨吳亭作

補穿簷漏僅區區，志義殊嗟士大夫；欲致太平非一日，謾勞使者報新書。

蘇州道中順風

北風一夕阻東舟，清早飛帆落虎丘；運數本來無得喪，人生萬事不須謀！

卷三十四

律詩 七言絕句

送僧惠思歸錢塘

綠淨堂前湖水濶，歸時正復有荷花；花前亦見餘杭姥，爲道仙人憶酒家。

松江

來時漫似去時天，欲道來時已惘然；祇有松江橋下水，無情長送去來船。

秋日

莫言草木未知秋，今日風雲已自愁；獨傍黃塵騎一馬，行看

蕭索颼颼。

中秋夕寄平甫諸弟

浮雲吹盡數秋毫，爚爚金波滿滿醞。
千里得君詩挑戰，夜壙誰敢將風騷。

靈山

靈山寧與世爲仇，斤斧侵凌自不休。
水玉比來聞長價，市人無數起相騷。

荷花

亭亭風露擁川坻，天放嬌嬈豈自知。
一舸超然他日事，故應將爾當西施。

殘菊

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
撫得一枝猶好在，可憐公子惜花心！

竹窗

竹窗紅草兩三根，山色遙供水際門。
只我近知牆下路，能將屐齒記苔痕！

出定力院作

江上悠悠不見人，十年塵垢夢中身。
慙慚爲解丁香結，放出枝間自在春。

寄育王大覺禪師

山木悲鳴水怒流，百蟲專夜思高秋。
道人方丈應無夢，想復長吟擬翠微。

送僧遊天台

天台一萬六千丈，歲晏老僧攜錫歸。
前程好景解吟否？密雲纖翠微。

次韻張仲通水軒

池雨含煙暝不收，草根長見水交流。
愛君古錦囊中句，解道今秋似去秋。

送陳令

長谿流水碧潺潺，古木蒼藤暗兩山。
把臂道人今在否？長官白首尙人間。

無錫寄正之

健席高檣送病身，亂山荒闊障歸津。
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

論心更幾人

謾成

清時無路取封侯，病臥牛衣已數秋。
日月不膠時易失，感今懷昔使人愁。

題玉光亭

一雨迴飈助醉收，炎曠不復畏金流。
君家咫尺堪乘興，想岸鳥紗對弈秋。

初晴

一抹明霞暗淡紅，瓦溝已見雪花融。
前山未放曉寒散，猶鎖白雲三兩峯。

釣者

釣國平生豈有心，解甘身與世浮沈。
應知渭水車中老，自是君王著意深。

將次鎮南

豫章江面朔風驚，浩蕩帆船破浪行。
目送家山無幾許，千年空想蠟蛇聲。

嘲叔孫通

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縣絳共經綸。
當時作聖人，紛紛擾擾十年間。

和淨因有作

朝紅一片墮牕櫺，禪客翛然感此辰。
更覺城中芳意少，不如山野草知春。

出金陵

白石岡頭草木深，春風相與散衣襟。
隨人作好音。

張工部廟

使節紛紛下禁中，幾人曾到此城東。
獨君遺像今如在，廟食真須德與功。

青峭倚長松。

次韻和張仲通見寄三絕句

高山流水意無窮，三尺空絃膝上桐。
默默此時誰會得，坐凭江閣看飛鴻。

二

收拾乾坤付一壺，世間無物直錙銖。
醉鄉舊業拋來久，更欲因君稍問塗。

三

欹枕狂歌擊唾壺，直將軒冕等錙銖。
醉鄉岐路君知否，不似人間足畏塗。

宣州府君喪過金陵

百年難盡此身悲，眼入春風紙涕洟。
花發鳥啼皆有思，忍尋棠棣鵠鵠詩。

觀王氏雪圖

崔嵬相映雪重重，茅屋柴門在半崇。
想有幽人遺世事，獨臨

暮天無日地無塵，百紫千紅占得春。
野草自花還自落，落時還有惜花人。

韓子

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
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一本作默默註令識道真）

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
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官裏有西施。

宰嚭

卿交誰有不貲恩，漢法歸成棄市論。
平日五陵多任俠，可能推刃報王孫。

郭角

古寺

寥寥蕭寺半遺基，遊客經年斷履綦。
猶有齊梁舊時殿，塵昏金像雨昏碑。

越人以幕養花，因遊其下，二首。

二

溪水清漣樹老蒼，行穿溪樹踏春陽。
溪深樹密無人處，唯有幽花渡水香。

尚有殘紅已可悲，更憂回首祇空枝。
莫嗟身世渾無事，睡過春風作惡時。

魚兒

遙岸車鳴水欲乾，魚兒相逐尚相歡。
無人掣入滄江去，汝死那知世界。

離鄆至菁江東望

村落蕭條夜氣生，側身東望一傷情。
丹樓碧閣無處所，祇有谿山相照明。

信州迴車館中作二首

太白山根秋夜靜，亂泉深水趨牀鳴。
病來空館聞風雨，恰似當年枕上聲。

二

山木漂揜臥弋陽，因思太白夜淋浪。
西窗一榻芭蕉雨，（一作芭蕉一枕西窗雨）復似當時水趨牀。

天童山溪上

身隨飢馬日中行，眼入風沙因欲盲。
心氣已勞形亦弊，自憐

鄞縣西亭

收功無路去無田，竊食窮城度兩年。
更作世間兒女態，亂成花竹養風煙。

寄和甫

水村悲喜拆書看，聞道并州九月寒。
憶得此時花更好，舉家憐女不同盤。

寄伯兄

身留海上去何時，祇看春鴻北向飛。
安得先生同一飲，蕨芽香嫩釀魚肥。

別鄆女

行年三十已衰翁，滿眼憂傷祇自攻。
今夜扁舟來訣汝，死生從此各西東。

真州馬上作

於世欲何營?

登飛來峯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讀漢功臣表

漢家分土建忠良，鐵券丹書信誓長；本待山河如帶礪，何緣

蒼鵲賜侯王

詠月

追隨落日盡還生，點綴浮雲暗又明；江有蛟龍山虎豹，清光

難在不堪行。

金山

怪祕陰與護持，重丹複碧煥參差；滄江見底應無日，萬丈

孤根世不知。

畧翠亭

煙籠遠浦迷芳草，日照澄湖浸碧峯；幸有清樽甚醻酌，忍陪

良友不從容。

默默

默默長年有所思，世間談笑強追隨；蒼鵲欲出朱顏謝，更覺求田問舍遲。

達本

未能達本且歸根，真照無知豈待言；枯木巖前猶失路，那堪

春入武陵原。

寓言二首

太虛無實可迫尋，葉落松枝謾古今；若見桃花生聖解，不疑

還自有疑心。

二

本來無物使人疑，卻爲參禪買得疑；聞道無情能說法，面牆

終日妄尋思。

偶書

穉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堅，每逢

車馬便驚猜。

楊子

千古雄文造聖真，眇然幽思入無倫；他年未免投天祿，虛爲

新都著劇秦。

都從劫火燒

議維摩經有感

身如泡沫亦如風，刀割香塗共一空；宴坐世間觀此理，維摩
雖病有神通。

春日卽事

重北池南春水生，桃花深處好閑行；細思擾擾夢中事，何用
悠悠身後名。

贈安大師

獨龍岡北第三峯，逋客歸來老更慵；敗屋數椽青綠繞，冷雲
深處不聞鐘。

送李生白華巖修道

白華巖主是金僊，假作山僧學道禪；珍重此行吾不及，爲傳
消息結因緣。

寄道光大師

秋雨漫漫夜復朝，可嗟蔀屋望重霄；遙知宴坐無餘念，萬事

示報寧長老

白下亭東鳴一牛，山林陂港淨高秋；新營棗械我擅越，曾博
布毛誰比丘。

紅梨

紅梨無葉庇花身，黃菊分香委路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
青女尙橫陳。

鷗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寒風
相隨勢亦高。

驢二首

力侔龍象或難堪，脣比仙人亦未慙；臨路長鳴有真意，盤山
弟子欠同參。

二

雖得康莊亦好還，每逢溝壑便知難；由來此物非他物，莫道

卷三十五

挽辭

仁宗皇帝挽辭四首

去序三朝聖行崩萬國天憂勤無曠古治治最長年仁育齊高厚哀思幣幅員欲知千載美道德冠遺編

二

馮几微言絕羣臣涕泗揮哀號三級陛縗素九重闕天上仙遊遠宮中御座非最悲帷幄侍不復未明衣

三

厭代人間世收神天上游遽然虛玉座不復望珠旒待且移巾幘餐人改膳羞常飛白几寂寞暗塵浮

四

同軌羣方至因山十月催永違天日表空有肺肝摧帳殿流蘇卷鈴歌薤露哀宮中垂曉輶西去不更回

英宗皇帝挽辭二首

御氣方尊極乘雲已次寥衣冠萬國會陵寢百神朝夏鼎傳歸啓虞羹想見堯誰當授椽鉛論德在瓊瑤

二

玉冊上鴻名猶殘警蹕聲忽辭千歲祝虛卜五年征羽衛悲哀送山陵指顧成謳歌歸聖子世孝在持盈

神宗皇帝挽辭二首

將聖由天縱成能與鬼謀聰明初四達俊乂盡旁求一變前無古三登歲有秋謳歌歸子啓欽念禹功修

二

城闕宮車轉山林隧路歸蒼梧雲未遠姑射露先晞玉暗蛟龍蟄金寒雁驚飛老臣他日淚湖海想遺衣

慈聖侍獻皇后挽辭二首

國賴姜任盛門歸馬鄧高關雎求窈窕卷耳念劬勞聖淑才繼難擬休明運遭閭原今獻卜惟辰正肇號

二

塋山女德茂京室母才難具美多前志餘光永後觀遺衣過

館御，祖載出古董。終始神孫孝，長留萬國歡！

正肅吳公挽辭二首

公嘗舉貢良，終河南守。
葬廬子舉進士時，公知

銘旌蕭颯九秋風，薤歌落月中。
華屋幾人思賈傅，佳城

今日閉麟公，名垂竹帛書勳在。
神寄丹青容象同，天上紹蟬曾夢

舉。

元獻晏公挽辭二首

從容邊塞議，慷慨廟堂爭。曲突非無驗，方穿有不行。
絳紳終倚賴，贈襚極哀榮。豈慕公孫貴，平生學董生。

二

應世文章手，宜民政事才。朝多側目忌，士有拊心哀。
書蠹平生簡，香寒後夜灰。悠悠國西路，空得葬車回。

三

終賈年方妙，謫曹地已親。漫游太平日，密勿老成人。
抗論辭多祕，庶迹已陳功。名千載下，不負漢庭臣。

三

昔繼吳公治，今從子產遊。里門無舊客，鄉國有新丘。
謀讓裨謐遠，文歸賈誼優。此時辜怨寵，西望涕空流。

感會真奇遇，飛揚獨妙齡。他年西餞日，此夜上騎星。
宿惠留藩屏，餘忠在禁庭。音容無處所，勞旆寄丹青。

文元賈公挽辭二首

功名烜赫在三朝，經術從容輔漢條。儒服早紓丞相綏，戎冠

再插侍中貂。開倉六塔流人復，出甲甘陵牧黨銷。東第祇今空畫像，當時於此識風標。

忠獻韓公挽辭二首

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獨幹斗杓環帝座，親扶

日轂上（一作繼）天衢。鋤耰萬里山無盜，袞繡三朝國有儒。夷

氣忽隨秋露盡，但留陳迹在鮑趺。

二

二

兩朝身與國安危，典策哀榮此一時。
木稼嘗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衰。

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勳在鼎彝。
幕府少年多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輶。

正憲吳公挽辭

丙魏雖遭漢道昌，豈如公出值虞唐。
秀鍾舊國山川氣，榮附中天日月光。
更化事功參虎變，贊元時序得金穰。
傷心鼓吹城南陌，回首新阡柏一行。

孫威敏公挽辭

功名一世事，興廢豈人謀。重爲蒼生起，終隨逝水流。
淒涼歸部曲，零落掩山丘。許國言猶在，姦訛可使羞。

崇禧給事同年馬兄挽辭二首

慶歷公階起，元豐我獨傷。兩楹終昔夢，五鼎繼前喪。
薰歇曾攀桂，甘留所憩棠。素風知不墜，能世有諸郎。

二

藏室亡三篋，得之公最多。露晞當晚景，川逝作前波。
惠寄與，藏室亡三篋，得之公最多。

人誦悲傳挽者歌，竹西拗手處，清淚遙山河。

陳動之祕丞挽辭二首

年高漢賈誼，官過楚荀卿。望古君無憾，論今我未平。
有風吹畫翼，無日照佳城。空復文章在，流傳世上名。

二

人間三十六，追逐孔鸞飛。似欲來爲瑞，如何去不歸。
琴樽已寂寞，筆墨尚光輝。空復平生友，西華豈易依。

贈工部侍郎鄭公挽辭

地蟠江漢久知憲，通德門中見老成。南去伏波推將略，北來光祿擅詩名。
密章贈極連三組，畫翼襲車載一旌。陰德故應多後福，可能生子但升卿。

致仕虞部曲江譚君挽辭

同時獻賦久無人，握手悲歎迹已陳。它日白衣宵漠志，暮年朱紱水雲身。
虛容僉几今長夜，小隱山林祗舊春。豈惜埋辭追往事，齒衰才盡獨傷神。

馬公大夫挽辭

冠蓋青門道，知君自少時。從容他日喜，奄忽暮年悲。江月明丹旗，湖風冷纓帷。音容雖可想，材力竟何施。

宋中道挽辭

文史傳家學，聲名動帝除。蘭堂空作賦，金匱不臚書。勝事悲曇昔，清談想餘吹。簫索上去歸，國有魂車。

王中甫學士挽辭

同學金陵最少年，奏書曾用牘三千。盛名非復居人後，壯歲如何棄我先種橘。園林無舊業，採蘋洲渚有新篇。蒜山東路春風綠，埋沒誰知太守阡。

王逢原挽辭

蒿里竟何在，死生從此分。謾傳仙掌籍，誰見鬼修文。蔡琰能傳業，侯芭爲起墳。傷心北風路，吹淚濕江雲。

葛興祖挽辭

憶隨諸彥附青雲，場屋聲名看出羣。孫寶暮年猶主簿，卜商今日更修文。山川凜凜平生氣，草木蕭蕭數尺墳。欲寫此哀終不盡，但令千載少知君。

河中使君修撰陸公挽辭二首

文采機雲後，此名實妙年。銀鈎工壯麗，金薤富清研。批鳳多新貴，凭熊數外遷。空令猗氏監，遺愛有良田。

一

晚城初得故人詩，歎息龍媒跪壯時。太史滯留終不偶，中郎制作遂無施。二千石祿今何有，四十車書昔漫知。海曲冷雲埋拱木，延州空掛幕。年悲。

三

前旌一幅粉書名，行路知君亦涕零。遂失詞人空甫里，謾留悲鶴老華亭。主張壽祿無三甲，收拾文章有六丁。歸處仙龜終不遠，新墳東見海山青。

王子直挽辭

多才自合至公卿，豈料青衫困一生。太史有書能敍事，子雲於世不徵名。丘墳慘淡箕山綠，明巷蕭條颍水清。握手笑言如昨日，白頭東望一傷情。

孫君挽辭

名適

喪車上新壠，哀挽轉空山。名與碑長在，魂隨帛暫還。無兒漫一卿位，新聞太守阡。慶門當更大，子弟固多賢。

喪卷有母亦朱顏，俛仰平生事，相看一夢間。

處士葛君挽辭

楚人黃歇地，晉代葛洪家。特擅山川秀，相承黻冕華。猗君有清尚，於世不雍容。令子能傳業，流光未可涯。

永壽縣太君周氏挽辭

鄧忠臣母

永壽開新邑，長沙返舊塋。金葩冷鉢軸，粉字暗銘旌。蘊久露難濕，蘭餘風尚清。慶鍾知有在，令子合升卿。

致仕邵少卿挽辭二首

子引金闕籍，身開石室封。喪輜悲吉路，象服儼虛容；楚挽雖多相，萊衣不更縫。誰知逝川底，劍自喜相逢。

謝朓城中守，梁鴻墓下歸。素車馳吉路，丹旐卷寒輝；撫几虛容客，在瞻圖實貌非。無因置一酌，空此嘆長違。

蘇才翁挽辭二首

空餘一丹旐，無復兩朱幡。寂寥蒜山渡，陂陀京口原。昔客歸松間拾墳樵，豈有聲名高後世，遂無體弱永今朝。窮魂散漫知何處，甬水東西不可招。

悼王致處士

處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更蕭條。老妻稻下分遺秉，弱子松間拾墳樵。豈有聲名高後世，遂無體弱永今朝。窮魂散漫知何處，甬水東西不可招。

杯酒邗溝上，紛紛已十年。音容常想見，風跡每流傳。老去元

翰墨隨談嘯，風流在弟兄。浮名同逆旅，壯志負平生。使節何

葛郎中挽辭二首

卷卷總帷輕，空堂晝哭聲。衣冠遺故日，杯案若平生；白馬有悲送，赤車非古行。低徊九原日，光景在銘旌。

二

二

二

年去，豐車故老迎。悠悠京口外，落日照銘旌。

悼慧休

休公遂不起，難料復難忘。玉骨隨薪盡，空留一分香。

卷三十六

集句 古律詩

送吳顯道五首

五湖大浪如銀山，問君西遊何當還。
以手撫膺坐長歎，空手無金行路難。
丈夫意有在，吾徒且加餐。屏風九疊雲錦張，千峯如連環。
上有橫河斷海之浮雲，可望不可攀。飛空結樓臺，動影裏窓
沖融間。沛然平天遊，下看塵世悲人寰。泊舟潯陽郭，去去翔寥廓。
君今幸未成老翁，衰老不復如今樂。

滕王高閣臨江渚，東邊日出西邊雨。十五年前此會同，天際

張帷列樽俎。公今此去何時歸？我今停杯一問之。春風兩岸水楊柳，
昔日青青今在否？偶向東湖更向東。杏花兩株能白紅，落拓舊遊應記得。
插花走馬月明中。荏苒荏苒瞻西海，明年花開復誰在？

臨川樓上梶園中，羅幃繡幕圍香風。觥船一棹百分空，看朱

成碧顏始紅。杏花楊柳年年好，南去北來人自老。舊事無人可共論，惟君與我同懷抱。

二

忽憶舊鄉頭已白，牙齒欲落真可惜。臨江把臂難再得，江水

江花豈終極。

五

百年多病獨登臺，知有歸日眉放開。功名富貴何足道，且賦

淵明歸去來。

送吳顯道南歸

君不見蔡澤栖遲世看醜，豪氣英風亦何有？忽然變軒昂，盛事傳不朽。君今幸未成老翁，二十八宿羅心胸。何不上書自薦達封侯？起第一日中秋月，春風等閑度。山中舊宅無人住，宅中青桑

葉宛宛，澗水流過田中路。遙知楊柳是門處，萬里蒼蒼煙水暮。我欲尋之不憚遠，君又暫來還徑去。紅亭驛路掛城頭，惜君祇欲苦死留。天際張帷列嶂俎，君歌聲酸辭且苦。人生憔悴生理難，使人聽此凋朱顏。勸君更盡一杯酒，明日路長山復山。

送劉貢甫謫官衡陽

劉郎劉郎莫先起，遇酒當歌且歡喜。船頭朝轉暮千里，眼中之人吾老矣。九疑聯綿皆相似，負雪崔嵬插花裏。萬里衡陽雁尋常，到此迴行逢二三。月好與雁同，來雁來人不來，如何不飲令心哀！莫厭瀟湘少人處，謫官嶂俎定常開。

贈寶覺

并序

予始與寶覺相識於京師，因與俱東。後以翰林學士召，會宿金山。一昔今復見之，聞化城閣甚壯麗，可登眺，思往遊焉，故賦是詩。

大師京國舊，興趨江湖迴。往與惠詢輩，一宿金山頂。懷哉若留戀，王事有朝請。別來能幾時，淨念劇含梗。今朝忽相見，眸子清炯炯。夜闌接軟語，令人發深省。化城出天半，遠色有諸嶺。白首對汀洲，猶思理煙艇。

金山寺

故人知

明妃曲

招提憑高岡，四面斷行旅。勝地猶在險，浮梁裏相拄。大江當我前，颶灑翠綃舞。通流與廚會，甘美勝牛乳。扣欄出鼈鼍，幽姿可時覩。夜深殿矣几，太微凝帝宇。壁立兩崖對，迢迢隔雲雨。天多賸得月，月落聞津鼓。夜風一何喧，大舶夾雙艤。顧沉在須臾，我自櫪迎汝。始知像教力，但度無所苦。憶昨狼狽初，只見石與土。榮華一朝盡，土梗空俯僂。人事隨轉燭，蒼茫竟誰主。咄嗟檀施開，繡縠盤萬疋。高閣切星辰，新秋照牛女。湯休起我病，轉上青天去。攝身凌蒼霞，同凭朱欄語。我歌爾其聆，幽憤得一叶。誰言張處士，雄筆映千古！

化城閣

曾宮憑風回，兩岸聞鐘磬。百里見秋毫。（一作鑒翠開戶牖）

構雲有高營。化城若化出，仰攀日月行。俛視大江奔，衆山遙相迎。（一作茫茫與天平）大江蟠嵌根，旋流（一作回波）自成浪。卻略羅翠屏，秀色各異狀。楞伽海中山，迴（一作杳）出胥漢上。中有不死庭，天龍盡回向。惜哉不得往，側坐渺難望。擁掩難恕宥，（一作登茲翻百憂）意欲鏟疊嶂。登臨獨無語，一望一怊悵。（一本無此二句）忽憶少年時，孤嶼坐題詩。空懷鴻果果，唯有

我本漢家子，早入深宮裏。遠嫁單于國，憔悴無復理。
穹旃爲牆，胡牀暗天道。路長去住彼此無消息，明月空相識。

死生難有卻回身，不忍回看舊寫真。玉顏不是黃金少，愛把丹青錯畫人。朝爲漢宮妃，暮作胡地妾。（一作今日漢宮妃，明朝胡地妾。）獨留青塚向黃昏，顏色如花命如葉。

招元度

早知皆（一作身）是自拘囚，年少因何（一作何因）有
旅愁。自是不歸歸便得，陸乘肩輿（一作籃輿）水乘舟。

示黃吉甫

三山半落青天外，勢比凌歛宋武臺。塵世難逢開口笑，生前
相遇且銜杯。

送張明甫

觥船一棹百分空，十五年前此會同。南去北來人自老，桃花

依舊笑春風。

贈張軒民贊善

潮打空城寂寞迴，百年多病獨登臺。誰人得似張公子，有底

懷元度四首

秋水纏深四五尺，扁舟斗轉疾於飛。可憐物色阻攜手，正是
歸時君不歸。

二

舍南舍北皆春水，恰似葡萄初釀醅。不見祕書心若失，百年
多病獨登臺。

三

思君攜手安能得，上盡重城更上樓。時獨看雲淚橫臆，長安
不見使人愁。

四

自君之出矣，何其挂懷抱。孤坐屢窮辰，山林跡如掃。數枝石
榴發，豈無一時好。不可持寄君，思君令人老。

招葉致遠

江涵秋景雁初飛，沙尾長橋發漸稀。惆悵無因見范蠡，夕陽
長送釣船歸。

山桃野杏兩三枝，嫩葉（一作葉）商量細細開；最是一年
春好處，明朝有意抱琴來。

一度一歸來。

卽事五首

朱顏日夜（一作漸）不如故，深感杏花相映紅；盡日獨行
春色裏，醉吟誰肯伴衰翁！

漸老逢春能幾回，蓬門今始爲君開；莫嫌野外無供給，更向
花前把一杯。

江口

六朝文物草連空，今古無端入望中；江上晚來堪畫處，參差
煙樹五湖東。

戲贈澠源

恰有三百青銅錢，憑君爲算小行年；坐中亦有江南客，自斷
此生休問天。

三

幽棲地僻經過少，鐘梵聲中掩竹門；唯有多情枝上雪，暗香
浮動月黃昏。

四

適莫鄰雞下五更，願爲閑客此閑行；欲知前面花多少，顛倒
可憐昂藏一丈夫。生來不讀半行書，子雲賦字終投閣；幸是
青苔落綠英。

元無免破除。

與北山道人

梅花

白玉堂前一樹梅，爲誰零落爲誰開；唯有春風最相惜，一年

花似霧中看。

春光冉冉歸何處，細雨斜風作夜寒；猶有數葩紅好處，老年

春風

春風吹閨雜花聞，青天露坐始此迴。一杯一杯復一杯，笑言溢口何歡咍。古人白骨生青苔，我獨不飲何爲哉！何時出得禁酒國，鼈鱉便築糟丘臺。

春雪

春雪墮如鵝，渾家醉不知。泥留虎鬪跡，愁殺路傍兒。

花下

花下一壺酒，定將誰舉杯？雪英飛落近，疑是故人來。

春山

春山春水流，曲折方屢渡。荒乘不知疲，行到水窮處；依然舊童子，要予竹西去。歸時始覺遠，草蔓已多露。

金陵懷古

六代豪華空處所，金陵王氣漠然收。煙濃草遠望不盡，物換星移幾度秋。至竟江山誰是主，卻因歌舞破除休。我來不見當時事，上盡重城更上樓。

沈坦之將歸溧陽，值雨，留吾廬久之。
三首。

天雨蕭蕭滯茅屋，冷猿秋雁不勝悲。牀牀屋漏無乾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二

片雲頭上黑，淅淅野風秋。室婦歎鳴鶴，分爲兩地愁。

三

示蔡天啓三首

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銛鋒瑩鵠鵠，價重百碎礫。脫身事幽討，禪龕只晏如。劃然變軒昂，慎勿學哥舒。

二

蔡子勇成癖，劖可萬人敵。讀書百紙過，顆銳物不隔。開口取將相，志氣方自得。偃仄何偃仄，未見有一獲。鷩條兩翅蓬蒿下，未能生彼升天翼。焉能學堂上燕，絢練新羽翮。

三

君王未備知。

身着青衫騎惡馬，日馳三百尚嫌遲。
心源落落堪爲將，卻是

烝然來思

并序

烝然來思，送程公也。公來以橐篋饋我，我飲餞之，宿西水滻，故作是詩。

念我獨兮，亦莫我顧。烝然來思，程伯休父。我有旨酒，爾發伊脯。酌言酬之，式歌且舞。不留不處，適彼樂土。言秣其馬，率西水滻。有客宿宿于時，語語山有喬松。江有渚式，溢其歸不我與。作此好歌，唱予和女。

示楊德逢

我行其野，春日迟迟。有菀者柳，在水之湄。有鳴食庚，豈曰不時。求其友聲，頽之頽之。嗟我懷人，何日忘之。六日詹詹，方何爲期。期逝不至，我心西悲。跂予望之，其室則遯。一者之來，我心則喜。我之懷矣，升彼虛矣。愛而不見，云何吁矣！

示道光及安大師

春日載陽，陟彼高岡。樂彼之園，維水泱泱。維筍及蒲，旣生旣育。擗飛維鳥，集於灌木。嚶其鳴矣，亂我心曲。有懷二人，在彼空谷。旣往旣來，獨寐寤宿。陟則在巘，或降於阿。瞻望弗及，傷如之何！

老人行

老人低心逐年少，年少還爲老人。調兩家挾誅自相欺，四海傷真誰復謂。翻手作雲覆手雨，當面論心背面笑。古來人事已如此，今日何須論久要。

離昇州作

相看不忍發，慘澹暮潮平。語罷更攜手，月明洲渚生。

倉頡

倉頡造書，不詰自明。於乎多言，祇誤後生。

卷三十七

集句

胡笳十八拍十八首

中郎有女能傳業，顏色如花命如葉。命和葉薄將奈何，一生抱恨常咨嗟。良人持戟明光裏，所慕靈妃嬪簫史。空房寂寞施籜帷，棄我不待白頭時。

二

天不仁兮降亂離，嗟余去此其從誰。自胡之反持干戈，翠蕤
雲旛相蕩摩。流星白羽腰間插，虧鼓遙翻瀚海波。一門骨肉散百
草，安得無淚如黃河。

三

身執略兮入西關，翻山阻修兮行路難。水頭宿兮草頭坐，在
野只教心力破。更備彫鞍教走馬，玉骨瘦來無一把。幾迴拋鞍抱
鞍橋，往往驚墮馬蹏下。

四

漢家公主出和親，御厨絡繹送八珍。明初嫁與胡時，一生
衣服盡隨身。眼長看地不稱意，同是天涯淪落人。我今一食日還
供，短衣數挽不掩脰。乃知貧賤別更苦，安得康強保天性。

六

青天漫漫覆長路，一紙短書無寄處。月下長吟久不歸，當時
還見雁南飛。彎弓射飛無遠近，青塚路邊南雁盡。兩處音塵從此
絕，唯向東西望明月。

七

明明漢月空相識，道路只今多擁隔。去住彼此無消息，時獨
看雲淚橫臆。豺狼喜怒難姑息，自倚紅顏能騎射。千言萬語無人
會，漫倚文章真末策。

八

死生難有卻回身，不忍重看舊寫真。暮去朝來顏色改，四時
天氣總愁人。東風漫漫吹桃李，盡日獨行春色裏。自經喪亂少睡
眠，鬢飛燕語長悄然。

九

柳絮已將春去遠，繁條弄芳畏魄晚。憂患衆兮歡樂鮮，一去
可憐終不返。日夕思歸不得歸，山川滿目淚沾衣。萬生苑裏西風
起，歎息人間萬事非。

十

寒夜一聲傳刁斗，雲雪埋山蒼兒吼。
詩成吟詠轉淒涼，不如獨坐空搔首。
漫漫胡天叫不聞，胡人高鼻動成羣。
寒盡春生洛陽殿，回首何時復來見。

十一

晚來幽獨恐傷神，唯見沙蓬水柳春。
破除萬事無過酒，虧酒千盃不醉人。
含情欲說更無語，一生長懼奈何許。
飢對酪肉兮不能餐，強來前帳臨歌舞。

十二

歸來展轉到五更，起看北斗天未明。
秦人築城備胡處，擾擾唯有牛羊聲。
萬里飛蓬映天過，風吹漠地衣裳破。
欲往城南望城北，三步回頭五步坐。

十三

自斷此生休問天，學得胡兒擬棄捐。
一始扶牀一初坐，抱攜撫視皆可憐。
寧知遠使問名姓，引袖拭淚悲且慶。
悲莫悲兮生別離，在君家留兩兒。

十四

鞠之育之不羞恥，思情亦各言其子。
天寒日暮山谷裏，腸斷

非關龍頭水。時呼母兮曬失聲，依然離別難爲情。
灑血仰頭兮訴蒼蒼，知我如此兮不如無生。

十五

當時悔來歸又恨，洛陽宮殿焚又盡。
紛紛黎庶逐黃巾，心折此時無一寸。
慟哭秋原何處村，千家今有百家存。
爭持酒食來相饋，舊事無人可共論。

十六

此身飲罷無歸處，心懷百憂復千慮。
天翻地覆誰得知，魏公垂淚嫁文姬。
天涯憔悴身託命於新人，念我出腹子，使我歎懨勞精神。
新人新人聽我語，我所思兮在何所。
母子分離兮意難任，死生不相知兮何處尋。

十七

燕山雪花大如席，與兒洗面作光澤。
悅然天地半欲白，閨中祇是空相憶。
點注桃花舒小紅，與兒洗面作華容。
欲問平安無使者，來桃花依舊笑春風。

十八

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
我與兒兮各一方，憔悴

看成兩鬢霜。如今豈無腰裏與驛驅，安得送我置汝傍。胡塵暗天
道路長，隨令再往之計墮。眇茫胡笳本出自胡中，此曲哀怨何時
終。第一會兮琴一拍，此心炯炯君應識！

虞美人

虞美人，態濃意遠淑且真。同聲隨君侍君側，六宮粉黛無顏色。
楚歌四面起，形勢反蒼黃。夜聞馬嘶曉無迹，蛾固蘿颯如秋霜。
漢家離宮三十六，緩歌慢舞凝絲竹。人間舉眼盡堪悲，獨在陰崖
結茅屋。美人爲黃土，草木皆含愁。紅房紫苔處處有，聽曲低昂如
有求。青天漫漫覆長路，今人肇田昔人墓。虞兮虞兮奈若何，不見
玉顏空死處。

甘露歌

折得一枝香在手，人間應未有。疑是經春雪未消，今日是何朝。
朝盡日含毫難比興，都無色可並。萬里晴天何處來，真是屑瓊瑰。
天寒日暮山谷裏，的皪愁成水。地上漸多枝上稀，唯有故人知。

桂枝香

歌曲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峯如簇。
歸帆去棹殘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綠舟雲淡，星河驚起，毒圖難
足。念往昔繁華競逐，歎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

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歌
後庭遺曲。

菩薩蠻

數家茅屋閑臨水，單衫短帽垂楊裏。今日是何朝？看予度石橋。
稍稍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一兩聲。

漁家傲二首

一
燈火已收正月半，山南山北花撩亂。聞說游亭新水漫，騎款段，穿雲入鳥尋遊伴。
卻拂僧牀裹素幔，千巒萬壑春風暖。播弄松聲急，管吹夢斷，西看聽日猶嫌短。

二
平岸小橋千嶂抱，柔藍一水繁花草。茅屋數間簷碧窓，塵不到，時時自有春風掃。
午枕覺來聞語鳥，欹眠似聽朝雞早。忽憶故人今總老，貪夢好，茫然忘卻邯鄲道。

清平樂

雲垂平野，掩映竹籬茅舍，閑寂幽居實瀟灑，是處綠矯紅冶。
丈夫運用堂堂，且莫五角六張。若有一卮芳酒，逍遙自在無妨。

浣溪沙

百畝中庭半是苔，門前白道水漸迴。愛閑能有幾人來！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兩三栽。爲誰零落爲誰開？

浪淘沙令

伊呂兩衰翁，歷遍窮通；一爲釣叟一耕傭。若使當時身不遇，老了英雄。湯武偶相逢，風虎雲龍。興王祇在笑談中。直至如今千載後，誰與爭功！

南鄉子二首

嗟見世間人，但有繞臺即是堊。不住舊時無相見，沉淪祇爲從來認識神。作麼有疎親，我自降魔轉法輪。不是攝心除忘想，求真幻化空身卽法身。

一

自古帝王州，鬱鬱葱葱佳氣浮。四百年來成一夢，堪愁晉代衣冠成古丘。繞水恣行遊，上盡層城更上樓。往事悠悠君莫問，回頭檻外長江空自流！

訴衷情五首

和俞秀
老鶴詞

歸依衆，梵行四威儀；願我遍遊諸佛土，十方賢聖不相離。永

當時黃色見周間，松桂我同攀。每言天上辛苦，不肯餌金丹。
憐水靜，愛雲閑，便忘還高歌一曲。巖谷迤邐，宛似商山。

二

練巾藜杖白雲間，有興卽躋攀。追思往昔如夢華，數也會丹。
塵自擾，性長閑，更無還。達如周召窮似丘，軒祇箇山山。

三

茫然不肯口林間，有處卽追攀。將他死語圖度，怎得離真丹。
漿水價匹如閑，也須還。何如直截，踢倒軍持，贏取渙山。

四

營巢燕子逞翱翔，微志在雕梁。碧雲舉翮千里，其奈有鸞皇。
臨濟處，德山行。果承當自時降住，一切天魔掃地焚香。

五

莫言普化祇顛狂，真解作津梁。蓦然打箇筋斗，直跳過羲皇。
臨濟處，德山行。果承當將他建立，認作心誠也是尋香。

望江南歸依三寶讚

滅世間癡

歸依法，法法不思議；願我六根常寂靜，心如寶月映琉璃。了法更無疑！
歸依佛，彈指越三祇；願我速登無上覺，還如佛坐道場時，能智又能悲！

三界裏，有取總災危；普願衆生同我願，能於空有善思惟，三寶共扶持。

卷三十八

四言詩 古賦 樂章 上梁文 銘 讚 譚州新學詩 幷序

治平元年，天章閣待制興國吳公，治潭州之明年正月，改築廟學於城東南，越五月，告成孔子用幣。潭人曰：「公爲善政以德，我，又不勸我而爲此學，以嘉我士子。誰能詩乎？以誦我公於無窮！」皆辭不敢，乃使來請詩。詩曰：

有嘉新學潭守所作，守者誰歟？仲庶氏吳。振養矜寒衣之塞櫺，黔首鼓歌吏靜不求。乃相廟序，生師所廬。上漏旁穿，燥濕不除。日嘵遷載，迫阨卑污。當其壞時，適可以謀營地慮工，伐楩柟櫟，撤

故就新，爲此渠渠潭人來止，相語而喜。我知視成，無豫經始。公升在堂，從者如水。公曰：誨汝潭之士子，古之讀書，凡以爲己躬行孝悌，由義而仕。神聽汝助，况於閭里？無實而夸，非聖自是。雖大得意，吾猶汝恥。士下其手，公言無尤。請詩我歌，以遼公休！

新田詩 幷序

唐治四縣，田之人於草莽者十九，民如寄客。雖簡其賦，緩其徭，而不可以必留。尚書比部郎中趙君，尙寬之來，問敝於民，而知其故。乃委推官張君恂，以兵士興大渠之廢者，一大陂之廢者，四諸小渠陂，教民自爲者數十。一年流民作而相告以歸，二年而淮之南湖之北，操糞耜以率其妻子者，其來如雨；三年而唐之土不可賤取。昔之菽粟者，多化而爲稌。環唐皆水矣，唐獨得歲焉。船漕車輶，負擔出於四境，一日之間，不可爲數。唐之私棄固有餘，循吏之無稱於世久矣。予聞趙君如此，故爲作詩。詩曰：

獵較詩 幷序

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南背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扶，十百其來。其來僕僕，饑我新屋。趙侯劬之，作者不餓。歲仍大熟，飽及雞鴟。僦船與車，四鄙出穀。今游者處，昔止者流。維昔牧我，不如今侯。侯來適野，不有觀者。稅於水濱，問我鰥寡。侯其歸矣，三歲於茲。誰能止侯？我往求之。

獵較，刺時也。昔孔子仕於魯，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或問乎

孟柯曰：「孔子之仕，非事道歟？」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不獵較，則若無以祭然。蓋孔子所以小同於俗，猶有義也。」義固在於可爲之域，而後之人習於隨者，一不權以義之可否，汙身貶道，豫然以和衆自得；甚者傷人倫敗風俗，至於無號，則謬曰：「孔子亦嘗獵較矣。」悲夫！作是詩以刺焉。

獵較，獵較，誰禽我？國人之憮，君子所醜。獵較，獵較，祭占其祥。國人之序，君子何傷？

雲之祁祁答董傳

雲之祁祁，或雨於淵。苗之翹翹，或槁於野。有槁於田，豈不自我？盍兮其隣，共在西郊。匪我爲之，我歌且謳。國人之序，君子何傷？

龍賦

龍之爲物，能合能散，能潛能見，能弱能強，能微能章。惟不可見，所以莫知其鄉；惟不可畜，所以異於牛羊。變而不可測，動而不可制，則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以爲仁。爲仁無止，則常至乎喪已，而未始至乎喪已。夫此所以爲智。止則身安，曰：「惟知幾。」動則物利，曰：「惟知時。」然則龍終不可見乎？曰：「與

爲類者，常見之。」

歷山賦

并序

餘杭縣人，有與季父爭田於縣，於州，於轉運使，不直。提點刑獄，令余來直之。將歸，閔然望歷山而賦之。歷山在縣西上虞縣界中，或曰舜所耕云。

歷山之峩峩兮，予汝耕之，孰汝疆之？此匪予私云然兮，誰汝使子人之子兮？余師歷山之峩峩兮，則維其常人之子兮。云曷而亡？云曷而亡兮？我之思兮，今孰繼兮？我之悲嗚呼已矣兮，來者爲誰？

思歸賦

塞吾南兮，安之。莽吾兮，親之。思朝吾舟兮，水波暮吾馬兮，山阿。亡濟兮，維夷。夫孰驅兮亡滅。風脩脩兮來去，日翳翳兮溟濛之雨。萬物紛披蕭索兮，歲逶迤。其今暮吾感不知夫塗兮，徘徊傍徨以反顧。盍歸兮，盍去兮？獨何爲乎此旅？

釋謀賦

雲冥冥兮蔽日，風浩浩兮吹沙出。予馳兮不得塊，獨處兮客。嗟，嗟！天地兮無窮，春與寒兮相客。以短褐兮憂親，孰知予兮？孔棘，維抱關兮擊柝，乃予仕兮所宜。祿可辭兮尚冒，養孰割兮方虧。豈

善事兮固拙。寧我辰兮獨悖。信物默兮有制。尚可俟兮內外。

明堂樂章二首

歆安之曲

穆穆在堂。肅肅在庭。於顯辟公來。想思成神。既歆止。有聞惟馨。錫我休嘉。燕及羣生。

皇帝還大次憩安之曲

有奕明堂。萬方時會。宗予聖考。作帝之配。樂酌虞典。禮從周制。釐事既成。於皇來歸。

景靈宮修蓋英宗皇帝神御殿上梁文

兒郎偉。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仙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

闢開宏構。追奉睠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尚漢儀之有舊。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二儀。文摘雲漢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夷。馳義以駿奔。清蹕市傳。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邈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葬鼎湖之弓劍。將游高廟。

之衣冠。今皇帝孝奉神明。恩涵動植。纂禹之服。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夔。未改三年之政。乃眷熏修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協

前尋。述追先志。孝嚴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廣拓旁開。鑿路故存於陳迹。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日以庇徒。舉修梁而考室。敢申善頌。以相歡謳。

兒郎偉。拋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曉日。恩如萬國轉春風。

兒郎偉。拋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獻。大宛金馬不須齋。

兒郎偉。拋梁南。內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烽開嶺徼。萬艤輪賚引江潭。

兒郎偉。拋梁北。邊城自此無鳴鏑。卽看呼韓渭上朝。休誇寶憲燕然勒。

兒郎偉。拋梁上。彷彿神遊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金與玉鋒年年享。

兒郎偉。拋梁下。萬靈墮祉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年。地產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壽。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彥。朝廷表幹之良。家傳慶譽。代襲龍光。肩一心而顯相。保饋祀之無疆。皇帝萬歲。

蔣山鐘銘

於皇正覺。訓用音聞。肆作大鐘。以警沉昏。

明州新刻漏銘

戊子王公始治於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謂屬人，嗟汝予銘。自古在昔，翠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亡政息。其政謂何？弗棘弗遲。君子小人，興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召之。彼寧不勤，得罪於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嗚呼有州，謹哉維茲。惟其中俾我後思。

伍子胥廟銘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

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徒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使其他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也。

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爲冊臣。奮不圖疆，疎合謀行，隆隆之與。厥廢不逾，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頽，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勤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杭銘祠庭，示後不訛。

璣公信心銘

嗚彼有流，載浮載沉。爲可以濟，一壺千金。法鑒則水，窮之彌深。璣公所傳，等觀初心。

蔣山覺海元公真讚

賢哉人也！行廣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自南自北。弗勾弗逆，弗抗弗仰。弗觀汝華，惟食已寔。孰共嗣之？我有遺則。

梵天畫讚

梵天尚實，厥乘孔雀。難知時語，鈴戒沈濁。竊身黃衣，於淨無著。乃持赤幡，歸趣正覺。

維摩像讚

是身是像，無有二相。三世諸佛，亦如是像。若取真實，還成虛妄。應持香花，如是供養。

空覺義示周彥真

覺不偏空而迷，故曰覺迷。空不偏覺而頑，故曰空頑。空本無頑，以色故頑。覺本無迷，以見故迷。

卷三十九

書疏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嘗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譴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

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其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也。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駁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闕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一推行。

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如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皆衆矣，何至于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皆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皆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卑賤之人，猶莫不好德，免且之譖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虜之亂，天下之才又皆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言王能新美天下之土，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溫敦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饑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饑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不帥教則待之以罪棄遠方，終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

禁戢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履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餽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爲考績之法。夫如是，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侈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謗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凶是也。是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擣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

物，懶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傷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于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祀祭之事，則以射；別士

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皆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譴譴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閼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至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

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資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舊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以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内，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紳以示天下，昔周人之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議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

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當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禮道，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禮。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于不可勝記，又況能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强，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

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敵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繙死於窮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擣

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臨之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閒，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休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徒，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

於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月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其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肯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其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

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而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于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于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地大勢强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于傾駭變亂敗傷之費。孟子之言不爲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所以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爲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辱，厚利也。而先王能擇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制法立制，未

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說以趨之無有顛頹，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肆。」四方以無拂，一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憮憮如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度，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幸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則害，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于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于刀筆之間，非

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夷狄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驚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貫，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汎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于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慇懃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上時政疏

年月日，具位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

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虛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

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以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諮詢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徵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諮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尙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諮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

之狼狽爲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旣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進戒疏

熙寧二年五月十一日，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護

軍賜紫金魚袋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旣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謬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尙自以爲七十而后敢從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於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下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旣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

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卷四十

奏狀

乞免就試狀

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發來赴闕就試者。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住京師。比嘗以此自陳，乞不就試，慢廢朝命，尙宜有舉。幸蒙寬赦，即賜聽許，不圖遙事之臣，更以臣爲恬退，令臣無葬嫁奉養之急，而遂巡避，不敢當清要之選，雖曰恬退可也。今特以營私家之急，擇利害而行，謂之恬退，非臣本意。兼臣罷縣守闕，及今二年，有餘老幼，未嘗寧宇，方欲就任，卽令赴闕，實於私計有妨。伏望聖慈察臣本意，止是營私，特寢召試指揮，且令終滿外任，一面發赴本任去乾。

辭集賢校理狀四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賛到勅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卽命震怖，不知所以伏念臣頃者，再蒙聖恩召試，竟以先臣

未葬二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住京師。乞且終滿外任，比蒙矜允，獲畢所圖。而門衰祚薄，祖母二兄一嫂，相繼喪亡。奉養婚嫁，葬送之容，比於向時爲甚。所以今茲纔至闕下，卽乞除一在外差遣，不願就試。以臣疵賤，謬蒙拔擢，至於館閣之選，豈非素願所榮？然而不願就試，正以舊制入館，則當供職一年。臣方甚貧，勢不可處。此臣所以不敢避干譽朝廷之譽，而布欲就其營養之私。不圖朝廷不加考試，有此除授。臣若避犯命之罰，受而不能自列，則是臣前所乞爲以私養要君而誤陛下，以無名加寵也。又聞朝廷特與推恩，不候一年，卽與在外差遣。且一年供職，乃是朝廷舊制，臣以何名，敢當此恩？而累朝廷墮廢久行公共之法？又見新制，近臣薦舉官吏，非條詔指揮，不得用例。施行令出已來，未能十日。今臣有此除授，乃因近臣薦舉，不加考試，又非條詔指揮，臣雖不肖，獨何敢冒過分之寵，而以身爲廢法之首乎？伏望聖慈察臣本意，從臣私欲。

追還所授，特與除一在外合分差遣，則使公義不虧於上，私行不失於下。臣不任激切祈恩待報之至。所有勅牒，臣不敢受，謹具狀奏聞。

二

右臣三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賚到勅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臣以分不當得，已具狀陳列，乞追還所授。今月五日，又准中書差人賚到勅牒，令臣受職，不得辭免。臣以微賤，誤蒙采取，非臣

限首足以報稱。然分有所不敢受，名有所不敢居。寧以應上得臯，終不敢冒恩苟止。何則？臣以擇利辭試，而朝廷因與免試推恩，是臣以辭試上要朝廷，而朝廷果以恩澤副之也。不獨傷臣私義，固以上累國體，此臣所以捲捲至於再三，而終不敢止。且勸沮之方，失不在大。如臣心實擇利而迹有辭讓之嫌，以故朝廷特有優假，臣恐進趨之士，有以窺度聖世，將或立小異以近名，託虛名以邀利，浸成弊俗，非復法令所能禁止。此亦朝廷所宜慎惜，不當遂已成之命，而難於追改也。竊見近臣比有辭讓官職，皆義所當得，而特以禮辭讓，朝廷固宜必使受之而不聽。如臣卑賤，今所陳列，直以分不當得，非敢以爲讓也。伏望聖慈聽臣所守，特與追還所授。臣區區之誠，期於得請而後敢已。所有勅牒，臣不敢受。

三

右臣三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賚到勅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臣以分不當得，已再具狀奏聞，乞追還所授。今月九日，又准中書差人賚到勅牒，令臣不得辭免，是臣區區之意，終未蒙朝廷省察。臣於他官苟可以得，則或悉力以求之，唯恐利之不多，而勢之不便，非能有所辭讓也。至於私養之不給，則苟求冒取，亦無所不至。今朝廷特除以爲校理，則再三于素朝廷終不敢受者，誠以要君罔上之罪大，故寧以他得罪，而於此不敢順命苟止也。所謂要君者，臣前狀已言之矣。所謂罔上者，朝廷除校理必先考試，今

獨推恩異於尋常，朝廷不以臣爲小有異能，則必以臣爲小有異行。臣無其質而敢冒此恩，此乃所謂罔上也。且臣蒙恩與試久矣，臣非敢終辭也，特以勢未便爾。若朝廷且從臣欲，使臣他日之力足以供駿京師，而無乏養之憂，則臣自當援恩求試，豈敢上煩朝廷敦迫？何必遽加特恩，使朝廷爲苟舉，而臣爲苟得者乎？臣聞之古，人曰：「明主可以理奪。」又曰：「匹夫不可奪志。」臣敢守此旨，以至於再三。伏乞聖慈特賜矜允，煩冒天威，臣無任祈恩待報。

二

臣昨進狀，乞追還所授同修起居注勅，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勅供職。伏念臣前奏所陳，實繫朝廷用人之體。今特於臣私義有所不安，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特賜追還所授。

三

臣昨進狀，乞追還所授同修起居注勅，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勅供職。疏遠小臣，上煩朝廷敦獎如此，而區區官非敢以禮爲讓也。直以分不當得，理當自言。蓋聞當得而讓，則上有所不得聽；不當得而授，則下有所不敢承。不聽不爲迫下，不承不爲慢上，以其義也。臣誠不肖，然區區之私，具狀四奏者，竊以爲匹夫之志有近於義，是以仰迫恩威，至於再三，終不敢受。伏望聖慈俯察臣愚，特與追還所授。

辭同修起居注狀七

臣蒙恩，差臣同修起居注者，聖恩深厚，非臣隕首所能報。況臣去年始蒙恩特除直集賢院，當是時，臣踰勉不敢久違恩指。

四

臣累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勅供職。卑賤之臣屢煩聖恩教喻，誠惶誠恐，不知所措。然臣聞人無信不立，臣事君以忠，忠者不飾行以微榮，信者不食言以從利。臣固嘗曰：「朝廷之命雖欲必行而不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若臣既有此言，而終於託不得已以嬖寵授，則是臣飾行食言，而實無自守之義，非所以稱朝廷獎遇之意，而明區區避讓之本心。寧以違命受譴，終不敢身爲浮僞之首，以傷聖時忠實之化。伏望聖慈早賜追還所授。

五

臣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累降指揮，更不得辭讓，便令受勅供職。聖恩所以加臣者如此，非臣陷胸預首所能報稱。然臣愚不肖，不知朝廷必欲度越衆人而加臣以此者，何也？爲其賢於人也，固有廉讓忠信之質也。度越衆人而貪其所不當得，非所以爲廉讓；知其不當得而辭於上，以爲朝廷之命難欲必行而不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然終於託不得已以私寵利，非所以爲忠信。無忠信，然而朝廷必欲度越衆人而加之以其所不當得之職事，臣恐執政大臣必受比周朋黨之嫌，陛下必獲不察蔽欺之謗。臣亦不得自託於忠廉之行，而

居不姦利之人。朝廷之間，爭飾僞讓以微一時之幸，而有傷忠厚之俗。其事如此，在朝廷不可以不深思，而聽臣之辭，臣亦不可以不固守而違朝廷之命。誠願陛下日月之明察，臣今日之請辭窮理極，非如向時辭讓職事猶在可冒之地。雖由此得舉，必不敢以身爲亂俗之首。伏乞斷自聖心，無牽於左右大臣之過論，特賜追還所授。

六

臣累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奉聖旨不許進狀辭讓。聖恩深厚，一至于此。臣誠惶誠恐，震怖不知所出。竊觀朝廷近日辭讓職事，未嘗有蒙聽許者。而臣又嘗辭讓職事，而不爲朝廷聽許矣。今復守辭讓之說，以請於朝廷，固宜聖恩不卽聽許。然臣已習見朝廷未嘗許人辭讓職事，而猶惓惓自陳所守，不避僞讓之嫌，誠以螻蟻微誠，自誓終不敢受，冀蒙天聰，終初省察而已。今若迫於恩指，遂叨寵利，則人雖不以爲言，臣實無顏以處。使臣負僞讓之謗，則朝廷豈免濫恩之譏？臣雖不肖，義實不敢安此。且方今之所患而務絕者，方在於進取而不在於辭讓，方在於欺罔而不在於忠信。臣若託不得已終叨寵利，不顧其已出之言，則是去辭讓而引進取，毀忠信而爲姦罔。朝廷本欲拔取人才，而所得者乃有去辭讓毀忠信之嫌，恐非所以示天下而厲士大夫之操也。此臣所以不敢避方命之罰，而守其區區之說，誠不敢以身累國，非特欲

全其私義而已也。伏望聖慈，卽賜聽許，令朝廷不失所授之宜，亦不失所守之信。

七

臣昨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朝廷已行擢用，依累降指揮不得違避者，孤賤之臣，行能淺薄，當朝廷清明，收用賢俊之時，幸得著位外庭，豈非榮顯。况又蒙拔擢備任清要，丁寧獎勵，使必就官，此雖頃首剗心，自知無以報稱。然臣所以不敢受命，而猶守其區區之說者，誠以資於臣前，尚有未蒙選者，若苟見寵利之可得，而忘避讓之義，苟知避讓而不能固其所守，非朝廷所以拔擢臣之意，又非臣所以報稱朝廷之心。且謹已行之命，以伸自守之志者，朝廷之令名食言喪志，以順命爲悅嬖寵，利者，臣之醜行。今朝廷重得令名，而使臣輕爲醜行，此臣之所不論也。臣幸蒙任使，備官三司，列職儒館，若朝廷以爲可任，異時以次陞擢，於分不爲進越，則臣雖不肖，其亦何說之敢辭？誠望聖慈哀憲，迫檢會臣前後所奏，察其理有可言，特賜追還所授。

再辭同修起居注狀五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勅差臣同修起居注。伏念臣行能無異衆人，入館最爲日淺，向叨選擢，實已固辭，幸蒙聖恩，方賜聽許。

臣理分，固不敢當。兼臣久住京師，親老口瘡，而自春至今，疾病相仍，醫藥百端，未得平愈。近已進狀，乞一知州軍差遣。伏望聖慈察臣誠懲，特賜追還所授，除一知州軍差遣，使臣無進越冒榮之舉，而得紓私養之急。所有同修起居注勅牒，臣不敢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二

右臣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勅。臣愚不肖，幸當朝廷拔擢賢雋之時，獨蒙不次之選，豈不榮哉！然臣入館最爲日淺，而行能無異衆人，故不敢度越衆人以嬖寵利。向時守此說，以辭朝廷之命，至於八九，而聖恩不以臣言爲不信，幸賜聽許。今纔數月，同館之士資序在臣右，而行能足充此選者尚多，遞蒙聖恩，有此除授。令臣今而可受，則向之辭命至於八九者，果何心也？昔鄭以伯石爲卿，則辭太史，退則又使之命已，命已則又辭焉。三辭而後受策，於是子產始惡其爲人。夫子產所以惡之者，不以其飾辭讓而無忠實之志乎？臣之蒙恩，雖出於無求，然始則託辭讓之名，以煩憲朝廷，終則微一日之利，以忘前言之信。推事考情，亦何以異於伯石？臣誠固陋，終不敢奸子產之所惡。以上昭聖時任人之失，且朝廷必以臣粗習文藝，而忠信可使，則臣固嘗曰：「異時循次選用，則臣不敢辭。」伏望聖恩察

而又有以紓親養之急。臣不任祈恩待報之至

三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依前後指揮不許辭免，便令受勅者。聖恩加臣無窮，臣愚固守無已。臣誠惶恐震怖，不知所爲。然臣義有所不敢爲，故不敢冒恩而苟止。伏念臣以資序在臣右，而行能宜蒙此選者尚多，拔管自列。至於八九，幸蒙聖恩聽察，而所除始終無擇一人。若臣今遂冒居，則是

謂在臣右者已無可選。臣以應舉入仕磨勘遷官本圖宦達，非敢苟爲高抗。至於恩踰理分，度越衆人，官謫所歸，臣亦不敢苟得以忘。前言之信，兼臣自春至今，疾病相仍，加以氣衰，舊學幾廢，親老口衆，久住京師，近管進狀，乞一閑慢州軍差遣。伏見近例，見任修起居注，以便親求罷出補外官。晉蒙朝廷聽許，蓋當聖時務以仁恕，優容臣下，則以便親而求外補，朝廷之所宜從。伏望聖慈，袁臣懲迫，特賜追還所授，除臣一知州，准差遣，以便私養。且令臣無超越冒榮之舉。所有同修起居注勅牒，臣不敢受。臣不任祈恩待報，激切之至。

五

能上動聖聽，臣誠惶怖不知所爲。然臣愚不肖，以謂朝廷革因循之弊，以不次官人當得異能之士，然後允衆人之望，而因循之弊可以遂除。臣治身則行能不備，居官則職業無稱，雖知好學，而所得未可以施於實用。故嚮來選擢，卽自以行能無異衆人，而不敢度越衆人受職，幸蒙聽許。繕及數月，卽欲度越衆人，言行本末不相顧如此。豈稱朝廷選擇之意？雖令言者不以是爲臣舉，臣實無類以處。伏望聖慈，察臣累奏情理備盡，特賜追還所授，臣不任祈恩待報，激切之至。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便受勅供職。臣之區區辭說已窮，然不敢避通慢之舉而苟止者，非特欲守前言之信，亦不敢上累朝廷。蓋臣有冒榮失守之舉，則朝廷亦有選授失人之謗。因啓天下好利之士，僞讓以要君，則甚傷聖時風俗。此臣之所大懼也。若聖恩幸聽臣言，使臣得安理分，則臣爲不失所守，臣能不失所選。則朝廷不失所選矣。朝廷不失所選，而又降寬廣裕，以曲盡臣志，詎宜所傷，而適足以感厲天下之士。且朝廷以臣粗涉藝文，忠信可使，不復責其行能之備，必欲擇置從官，則臣固嘗曰：「臣已備官三司，列職儒館，若終免於舉戾，則循次受選，自不爲遲。」當朝廷清明，拔用賢偽有志之士，孰不幸願寵榮？如臣之愚，豈獨異於衆人？誠以不敢度越衆人，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便受勅，更不得辭免者。臣之懇懃已具前奏，蠻微誠未激切之至。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便受勅，更不得辭免者。臣之懇懃已具前奏，蠻微誠未激切之至。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便受勅，更不得辭免者。臣之懇懃已具前奏，蠻微誠未激切之至。

故嘗自列至於八九，朝廷寬盡下，已嘗幸聽臣言，曾未數月。臣卽不復自顧前言之信。若令言者謂臣要君以僞，臣誠無辭可以自明。伏望聖慈，察臣所守如此。臣誓堅死節，上報聖知。臣不任祈恩待報之至。

辭赴闕狀三

治平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右臣准中書劄子，伏奉聖恩，以臣喪禍既除，特授故官召赴。舉逆餘生，尙蒙齒錄，非臣隕首所能報稱。理當卽日奔走就斂，而臣抱病日久，未任跋涉。見服藥調理，乞候稍瘳，卽時赴闕，具狀奏聞。

二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體認朝廷累降指揮，疾速發來赴闕。臣愚無狀，屢蒙聖恩撫及，自非抱疾，不任職事，豈敢故爲逋慢。臣近已奏陳，乞一外司官於江寧府居住，伏望聖慈特賜矜許。所冀便於將理，終獲有裨。則臣雖自知無補於聖時，猶當乞備官使，仰副朝廷眷錄之意。

三

舉陳樞充錢穀職司狀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合依累降指揮，發來赴闕。蝶蠻微誠，不能感動，至煩朝廷恩旨屢降，臣實惶怖不知所爲。伏念臣

前件官明敏方直，有政事之材。臣奉使江東時，樞爲旌德縣令，聽訟鞠獄，尤爲精明。隨所施設，皆有方略。

本以孤生，實無才用，誤蒙仁宗拔擢，備數從官。當大行皇帝亮陰之際，始以親喪解職，久尸榮祿，無補聖時。今陛下以仁孝之資，紹承聖緒，臣於私養既無所及，唯當追先帝之遇，致身於陛下之時，若自度力用堪任職事，何敢逋慢朝廷詔令。至於經涉歲時，緣臣自春以來，抱疾有加，心力稍有所營，卽所苦滋劇，所以昧冒奏陳，乞且分司，實冀稍可支持，卽乞復備官使。天聽高邈，未蒙矜允，雖欲扶伏奔走闕庭，而力與願違，不能自強。伏望聖慈，察臣懇迫，命檢會臣累奏，特賜指揮，臣無任瞻天屏營激切之至。

辭知江寧府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進奏院遞到勅牒，蒙恩差知江寧軍府事，大馬之狀，自隔清光。天地之恩，曲垂眷恤，以臣丘墓所在，就付兵民之權，非臣肝膽墮地所能報稱。萬一然臣所抱疾病，迄今無損若輒冒恩寵，典當領路大藩，恐力用無以上副朝廷寄任。伏望陛下察臣如此，儻以臣逮侍先帝，未許分司，則乞除臣一留臺官觀差遣，冀便將理，終獲有裨。舜當捐軀，少報聖德。所有勅牒，臣未敢祇受，已送江寧府收管，謹具狀奏聞。

舉錢公輔自代狀

伏覩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忠信篤實富於文學職事所及不爲苟且以臣鄙薄實爲不如寘之禁林必有補助今舉自代。

舉呂公著自代狀

具某官呂公著冲深而能謀寬博而有制其器可以大受而退然似不能言故衆人知之有所不盡如蒙選用得賦其才必有績効不孤聖世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舉謝卿材充陞擢任使狀

前件官公廉自守曉達民事嘗知撫州臨川縣縣人至今稱說以爲良吏督率百姓修復陂防所溉頃畝甚多水旱皆蒙其利若朝廷興修功利或選人才典領劇郡皆可任使。

舉屯田員外郎劉彝狀

屯田員外郎溫州通判劉彝聰明敏達有濟務之材堪充陞擢繁難任使。

勅舉兵官未有人堪充狀

具位臣某准宣同舉保舉不拘路分有武勇謀略三班度臣二目不得舉見任兩府親戚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覩東頭供奉官權渭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監傳有智略能訓治軍旅東頭供奉官江寧府龍安鎭巡檢王崇稷有武勇能擒捕盜賊臣今保舉權充邊上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己賊不如舉狀臣甘當同舉其人並不是臣親戚亦無親戚見任兩府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古渭寨都監段充充兵官任使狀

具位臣某准宣節文同舉保舉大使臣堪充主兵官二員姓名聞奏即不得舉見任兩府親戚并已係路分都監及知州軍已上人數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覩內殿崇班閤門祗侯秦州古港寨都監段充武勇才略可用嘗以戰鬪有功堪充主兵官任使如蒙

具位臣某准今年六月二十三日宣令臣同舉保舉大使臣堪充主兵官二員限一月內具姓名聞奏即不得舉見任兩府親戚并已係路分都監及知州軍已上人數右具如前伏緣臣所職不係路分都監及知州軍大使臣即不見有堪充主兵官者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朝廷擢用，後不如所奏，及犯正入已贓，臣甘當同臯。其人與臣不是親戚，亦無親戚見任兩府，不係路分都監及知州軍已上人資敍所准宣命，令舉兩人，今且保舉到段充一員，尙缺一員，見訪求別狀舉次，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卷四十一

劄子

擬上殿劄子

臣等奉使歸報陛下，敢因過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臣竊見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顧內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患於夷狄。天下之才力日以窮困，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智之士，憮然常恐天下之不久安，此其故何也？患在無法度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方今之法度，多不合於先王之法度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人不被其澤者，爲政不法先王之道故也。」非此之謂乎？以今之時，方先王之時遠矣，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不同，而欲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而臣以謂當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五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歲，一治一亂，盛衰

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憲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未必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而臣固以謂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未必能者何也？方今天下之吏才少故也。朝廷之人才，固嘗簡在陛下之聰明，以臣使事之所及，則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世之變者，蓋闕郡之間往往而絕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之衆，孰能一一推行之？使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未必能也。然則方今之急，在乎人才而已。今之天下，亦尤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衆矣，蓋其所以陶冶而成之者有道。所謂陶冶以成之者，詩書傳記之所載，其大略可見矣。陛下嘗試詳延大臣左右及天下智能才謹之士，使其論先王所以成天下之才者，其設施之方如何？今之所以異於先王而人才不足者，其咎安在其？欲變而通之，以合於先王之意而成天下之才，宜何施爲而可？陛下因擇其言之近於理者，使之相與上下反覆爲論焉，因取其宜於時者

施焉，則人才宜衆矣。夫成人之才甚不難，人所願得者尊爵厚祿，而所榮者善行，所恥者惡名也。今操利勢以臨天下之士，勸之以其所榮，而予之以其所願，則孰肯背而不爲者？特患不能爾。吾所以責之者，又中人之所能爲，則不能者又少矣。夫成人之才甚不難，而自古往往不能成人之才何？以人主之才不足故也。蓋人主無恭儉之德，無聰明睿智之才，無仁民愛物之意，則嬖侍諂謫姦罔蔽欺殘賊放恣之人，皆得志於時，而推其類以亂天下，雖有良法，不能成天下之才矣。今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而又因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公聽竝觀，以進退天下之士，則所以成天下之才，特患無良法，而陛下推至誠惻怛之心以行之，則臣難愚固知人之才不難成也。人才既衆，則陛下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夫然後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乎先王之意甚易也。陛下不能如此，苟於積敝之末流，因不足以任之才，而脩不足爲之法，臣恐在軍者日以勞，而士民怠以窮困，汙濁而於天下國家愈甚無補也。臣幸以使事歸報，徒舉利害之二二而無補於世，非臣之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輒不自知其驚，而敢言國家之大體，伏惟陛下詳擇其中，天下幸甚也。

上五事劄子

陛下卽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爲書具爲法立，而爲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議論最多。

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爲熟戶，則和戎之策已効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害。緩而圖之，則爲大利；急而成之，則爲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三法者，可謂師古矣。然而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畝，不得其人而行之，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堯居厲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搔之以呼，追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植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貫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然甚知天下之貨財，未甚行，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則苦法弊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爲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

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強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賄通流，而國用饒矣。

議入廟劄子

臣今日會公亮傳聖旨，以臣寮上言郊祀不當入廟，令臣詳議。臣愚以爲制天下之事，當令本末終始相稱。今既奉先帝遺詔，外行以日易月之禮，又諸所以崇事祖宗，皆循本朝制度；獨於入廟則欲變先帝故事，而遠從三代之禮，臣恐於事之本末終始，不爲相稱。必欲盡除近世之制度，一以三代爲法，則今陛下尚在諒陰之中，非可以制禮之時。且言者以爲喪三年不祭於廟禮也。而今乃欲令公卿代告，此何禮也？臣竊以爲今之禮不合於三代者多矣。言者不以爲非，而專疑不當入廟者，蓋於所習見則安，於所罕見則怪，恐不足留聖聽也。臣學術淺陋，誤蒙訪逮，敢不盡愚，取進止。

言尊號劄子

庚戌六月七日

臣伏以陛下緝熙光明，如日之方升，布利施澤，於川之方至，號名於實，豈能有所增加。輒復卷卷妄有陳請，徒以祖宗故事，適於此時，臣子之心，懷不能已。陛下受而不拒，足以俯順人心。臣獨不能無疑者，陛下以四垂之勞，方以過爲在己，遞膺徵冊，似或未安。臣等以歸美爲忠，陛下以撫謙爲德，布之海內，誰曰不然？伏惟

聖心更賜詳酌。

論罷春燕劄子

臣竊以邊夷外畔，士卒內潰，吏民騷動，死傷接踵，恐非燕而用樂之時。且此月休假已多，又加兩日，卽恐急奏，或致留滯。臣愚謂宜罷燕，以副聖心仁惻，且又不妨應接機速公事。如蒙省察，乞賜中旨施行。

諭館職劄子二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爲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二大臣以爲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尙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於二大臣以爲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爲公卿者，召令三館祇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祇候。事有當議論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施設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卽皆可以備任使。

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嘗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已，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乏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王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爲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王之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王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王之徒爲害，而一切疏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堯漢以來欲治之

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爲在如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顧如臣者，材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於大體粗有所及，則迫於日晷，已復旋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始爲憂勤，而終於逸樂。今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則於博論詳說，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卽以臣言爲可，乞明喻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下推擇召置，以爲三館祇候。其不足取者，旋卽罷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臣伏見某人云云，皆衆人所謂材良行美，宜蒙陛下訪問任竊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

使者；凡此九人臣或熟聞而未識，或熟識而未敢任，或敢任其可以爲公卿。臣雖未識，然衆人之所謂賢臣不敢蔽也。臣雖敢任其前論奏爲合於義理，卽乞悉置此九人者，以爲三館祇候，親考試其材行，若不可用，旋卽罷去；若其可用，然後留備訪問任使。如此則所置雖多，未有濫得官職者。然此但臣一人所聞所知，恐執政大臣各有所聞所知。陛下若令各舉所聞所知，而如此考試，庶幾人材無所遺逸。經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昔人君子者，天下之民心所願舉，欲其延聞，視其所在而從之者也。陛下自卽位以來，以在事之人，或乏才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有小材而無行義者。此等人得志，則風俗壞；風俗壞，則朝夕左右者皆懷利以事陛下，而不可以知天下之利害。其弊已效見於前矣，恐不宜不察也。欲救此弊，亦在親近忠良而已。伏惟陛下仁聖，已深察此理，臣愚猶敢及此者，忠臣惲惻之義也。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暮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

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吏，公聽竝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議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寃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生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明其閒。正論非不見容，然嘲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重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難於疲老，而未嘗申勑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糲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蠶廢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降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冒熾之時，又無澆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寃仁恭儉，忠恕

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卷四十二

劄子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臣等竊觀自古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涇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河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之明效也。使得人而不久其官，久其官而不使得專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臨之以賞罰，亦不可以成功。今臣等相度陝西一路，買馬監牧，利害大綱，已具奏聞。伏見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精力強果，達於政事。河北便解，陝西榷鹽，皆有已試之效。今來相度陝西馬事，尤爲詳悉。臣等前奏已乞就委薛向提舉陝西貿馬及監牧公事。今欲乞降指揮，許令久任。緣今來馬價多出於解池鹽利三司所支銀紳絹等，又許令於陝西轉運司兌換見錢。今薛向旣掌解鹽，又領陝西財賦，則通融變轉於事爲便。兼臣等訪聞得薛向陝西係官空地，可以興置監牧處。

甚多，若將來皆成次第，即可以漸興置。蓋得西戎之馬，牧之於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材，而就令經始，三利也。又河北有河防塘泊之患，而土多爲鹵，不毛。我馬所屯地利不足，諸監牧多在此路所占草地，多是肥饒，而馬又不堪，未嘗大段孳息。若陝西興置監牧，漸成次第，即河北諸監有可存者，悉以陝西良馬易其惡種；有可廢者，悉以肥饒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處，以肥饒之地賦民而收其課，和以助我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所宜之處，以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此又利之大者也。如允臣等所奏，卽乞薛向所奏舉官員及論改舊弊，朝廷一切應副，成功則無憂，賞敗事則無憚。罰如此，則臣等保任薛向，必能上副朝廷改法之意。如將來敗事，臣等各甘同舉。取進止。

論許舉留守令勅劄子

臣伏奉今月二十九日，中書降到勅語：諸州知州、知軍、知縣、縣令內，有清曰不擾，而政迹尤異，質惠及民，有如係三年，或三十箇月替，到任已及成資，係二周年替，到任已及一年，已上，其知州、軍許本路安撫轉運使副，周官提點刑獄，知縣、縣令，卽更與本處知州、軍通判並連署，同舉保舉再任，仍須於奏狀內將本官到任以來，政迹可紀實狀，一條列奏委中書門下，更加察訪，如不是妄舉，卽進呈，當議量所述政迹，及合入資序，推恩許令再

任，令臣撰勅辭者。臣竊以謂朝廷欲使守令之宜民者久於其官，誠亦方今政務之先急。然勅意有於方今事變尙未合者，今審官除知州軍皆待一年八月闕，知縣、縣令亦大抵待闕一年以上，今若使係三年及三十月替者，須候成資，方得舉留再任；比及朝廷報許，卽其人係三十月替者已及替期，係三年替者亦已去替期不遠。待闕之人亦已赴任，雖未赴任，亦多已待闕一年。方復使之還就審官別求差遣，卽於人情有所未安。兼朝廷欲使守令久於其官，爲其自知勢可以久，則果於有爲而又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則必候成資然後許之再任。孰若一年以上，卽皆許之舉留。如此，則已除待闕之人免往返之勞弊，而被留之守令，又早自知其當久，而於興利除害，敢有所爲。所有勅詞，臣雖已具草，如以臣議爲允，只乞於所降勅語內除去「如係三年，或三十箇月替，到任已及成資，係二周年替」二十二字，取進止。

乞朝陵劄子

臣當仁宗皇帝英宗皇帝遷坐之時，方以遭喪疾病在外，今蒙召還，復備從官，伏見朝廷將命官朝拜諸陵。臣欲備使，冀得少紓鰥蠣區區感慕之情。伏望聖慈，特賜矜許。取進止。

乞免修實錄劄子

臣准閣部報勅，差臣與吳允同修英宗皇帝實錄，竊緣臣於

吳充爲正親家，慮有共事之嫌。今來實錄院止闕，呂公著一人臣於討論，綴緝不如吳充精密。若止差吳充一人以代公著，自足辦事。伏望聖恩詳酌指揮，所有勅牒臣未敢受取進止。

乞改科條制劄子

伏以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故道德一於上，而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自先王之澤竭，教養之法無所本。士雖有美材而無學校師友以成就之，議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復古制，

以革其弊，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

施於天下，庶幾可復古矣。所對明經科欲行廢罷，并諸科冗額內解明經人數，添解進士及更俟一次科場，不許新應諸科人投下。文字漸令改習進士，仍於京東陝西河東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學官，使之教導於南省，所添進士奏名，仍具別作一項，止取上件。京東等五路應舉人并府監諸路會應諸科，改應進士人數所貴合格者多，可以誘進諸科，嚮習進士科業。如允所奏，乞降勅命施行。

廟議劄子

准中書門下奏，准治平四年閏三月八日，勅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譽以上遺之，

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竊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時。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聰明，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祀重事，所宜博考，乞以臣等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

議服劄子

先王議服也，順性命之理而爲之節。恩之深淺，義之遠近，禮之所與奪，刑之所生殺，皆於此乎權之。傳曰：「三年之喪，未有知其所從來者也。」蓋葬年及總麻緣是以爲衰，而其輕重遲速之制，非得與時變易。唯貴之於賤，或降或絕，或否。蓋在先王之時，諸侯大夫各君其父兄，欲尊尊之義有所伸，則宜親親之恩有所屈，此其所以降絕之意也。自封建之法廢，諸侯大夫降絕之禮，無所復施。士大夫無宗，其適孫傳重之屬，不可純用周制。臣愚以謂方今惟諸侯大夫降絕之禮可廢，而適子死非傳爵者無衆子，乃可於適孫承重，自餘喪服，常用周制而已。何則？先王制服三年之喪，以爲差，非得與時變易故也。然自秦漢以來，言禮者或失經旨，而歷代承用，傳守至今，與夫近世改制，亦皆有說。非以義折衷，則不

明，故臣於所欲定，則爲議以辯之。未學寡陋，獨用己見，決千歲以來之所惑，恐不能盡。伏乞以付學士大夫博議，令臣復與反復。

議南郊三聖並侑劄子

臣等聞推尊尊以享帝，義之至；推親親以享親，仁之極。尊尊不可以譖，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今三后並配，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譖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僭乎享親。推存事亡，則非所以寧親也。臣等今詳議，欲乞各如禮官所議。

議郊祀壇制劄子

先王所以郊於神明，壇坎牲幣器服、時日形色度數，莫不依其象類。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圓丘，所謂高必因丘陵，而因天事天也。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所謂下必因川澤，而因地事地也。蓋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體，其性靜。天陽而動，故祀於地上之圓丘，而禮神以蒼璧；璧亦圓也。地陰而靜，故祭於澤中之方丘，而禮神以黃琮，琮亦方也。合祀天地爲圓壇，而於國陽之地上，豈聖人以類求神之意哉？熙寧郊儀祭皇地，用壇八角，祭神州地，用壇廣四十八步，高五尺。今則變方爲圓壇，神州築方壇，而復無坎，皆不應禮，伏請皇地用神州地，用壇八角，祭神州地，用壇廣。

議郊廟太牢劄子

謹按《禮記》王制，祭宗廟之牛角，握周禮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古者諸侯五廟，初祠燕營，每廟一太牢，大夫三廟，有天子之大夫，故曰：「一大夫用索牛。」謂之索者，求得而用之，但不在濂而已。諸侯之祔祭用太牢，吉祭則少牢。自諸侯與天子之大夫時祭用牲如此。然則天子之祭用牛者可知矣。唐郊祀并宗廟社稷等祭，悉用太牢。其後稍易舊制。九廟時，享有攝事共用一犧。國朝開寶初，冬至親郊，詔有司宗廟共用犧，一郊壇用犧三。又詔其常祀，惟昊天上帝用犧，自餘大祀悉以羊豕代之。嘉祐中，仁宗親祔，即每室用太牢，自餘三年，親祀八室，共用一犧。有司攝事，惟以羊豕記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曰君子，謂大夫以上也。夫以天下奉其祀，而廟享牲牢，用過乎儉，不可謂稱。今三年親祠而八室共用一犧，而祔事仍舊制。右奉聖旨，唯親祠并祔享，每室用太牢。有司攝事，伏請太廟每室並用太牢，貼黃帛，恐朝廷以牛數多，或乞時變，且仍舊制。右奉聖旨，唯親祠并祔享，每室用太牢。

議皇地用神州地而不合燎燔事劄子

伏爲北郊所祭皇地，并神州地，祔享，自來御祭

天升煙之義，別建一壇燔祝版。臣昨累次具狀奏聞，乞行改正，雖蒙聖旨下有司詳定，又緣所定壇壝儀注條件不少，考求典故，未能遽革。伏覩今月二十一日神州地市亦依襲故常，泥飾壇壝，依舊行事。臣昨亦備述自古以來祭祀皆爲瘗坎，蓋取就下求陰之義，及考先儒所祭地市即無槱燎之文。伏覩國朝祀儀所載祀辭，亦曰：「釋儀卻行燔燎之禮，顯是從來差錯，恐瀆於神，欲乞不候議定諸壇壝等制度，先次考正。今來擗埋之義，更不於壇上燔燎祝版，以別天神地市之異。」上副陛下修誠致孝肅恭祠享之意。

之以區區之蘇綽，然其爲法，尚有可取。伏惟陛下天縱上智，卓然之材，全有百年無事。萬里之中，中國欲辦業垂統，追堯舜三代，在明道制衆運之而已。如李泌所稱，豈足道哉！顧求多聞，以考古今得失之數，則此書亦或可備省覽，謹隨劄子上進。

卷四十二

劄子

辭男雱說書劄子

烟祭皇地市理瘞。蓋燔柴則升煙於上，擗埋則達氣於下，求神必以其類故也。王涇唐郊祝錄：「凡祭祀地市，則爲瘞培於神壇之市，地方深取足容物，祭訖置牲幣祝饌於其中而埋之。」熙寧祀儀，皇地市神州地市皆爲燔壇，方一丈，高一丈有二尺，開上南出，方六尺，在壇南二十步丙地，祭大社大稷，又設燔柴於西神門外，道北，以地市而同之天神之祀，殊悖於禮。所有今來王某起請實合禮制，伏請自今祭皇地市神州地市大社大稷，其祝版與牲幣，餚物並擗於壇，更不設燔，所有皇地市神州地市燔壇，竝乞除去。

辭男雱授龍圖劄子二道

進鄴侯遺事劄子

臣前日伏奉聖旨，許進鄴侯遺事，今繕錄已具，其無別本參校，恐不能無脫誤。竊以字文黑獮之中材，遇傾側窮困之時，而輔

雖已懲辭，未蒙昭察。伏念臣男雱誤受陛下知獎，特以粗知承學，比奉聖旨撰進經義，尚未了畢，遂自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擢授

右正言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當是時所叨恩命已駭衆人觀聽。

在臣父子已所難安。伏蒙宣喻令臣更勿辭免。臣亦以謂聖恩錄進書微効。遂不敢辭。自爾以來。旁以疾病隨臣不復與聞。經義職事。今茲罷局。在旁更無尺寸可紀之勞。不知何名。更受賈賞。非特於臣父子私義所不敢安。竊恐朝廷賞罰之公。如此極爲有累。伏望聖慈。察臣懇惄。追寢誤恩。非特臣父子曲蒙保全。亦免衆人於聖政有所譏議。

二

臣伏奉詔書。以臣乞免臣男旁恩命。未賜允俞。臣之懇款已備前陳。蝶蠻微誠。未能昭徹。然國家之賞典。務在報功。施之非宜。實累國體。非特在臣父子私義所不敢安。伏惟大明無所不燭。察臣非敢妄干聖聽。早賜追寢誤恩。謹再具劄子。陳免以聞。

三

臣近累具劄子。辭免臣男旁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臣之懇誠已具前奏。聖恩深厚。未即矜從。在臣區區。實不寧處。如臣昧昧。尙所難勝。況又賤息。何名享此賞而無勸。累國實多。伏望聖慈。察臣父子皆荷陛下全度之至恩。所以上報。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而已。謹三具劄子。陳免以聞。

當結草而已。謹三具劄子。陳免以聞。

進字說劄子

臣在先帝時。得許慎說文古字。妄嘗覃思。究釋其意。冀因自竭。得見崖略。若矚視天終而固然。念非所能。因畫而止。頃蒙聖問。俯及退復。阻勉討論。賴恩寬養。外假歲月。而桑榆憇眊。久不見功。甘師類至。奉被訓勅。許錄臣愚妄。謂然者。繕寫投進。伏惟大明有燭無距。豈臣螢爝所敢衡冒。承命追追。置慚無所。如蒙垂收。得御宴閒。千百有一。儕符神旨。愚所速及。繼今復上。干汙宸扆。臣無任。

乞改三經義誤字劄子二道

元豐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奉聖旨。令國子監依所奉照會改正。

臣頃奉勅。提舉修撰經義。而臣聞識不該。思索不精。校視不審。無以稱陛下發揮道術。啓訓天下後世之意。上孤眷屬。沒有餘幸。蒙大恩。休息田里。坐竊榮祿。免於事累。因得以疾病之間。考正誤失。謹錄如右。伏望清燕之間。垂賜省觀。儻合聖心。謂當刊革。卽乞付外施行。臣干冒天威。無任云云。取進止。

尚書義

臯陶謨。按見其「惡」。當作按其見「亞」。
益稷。故。懲使之化。當作「則」。懲使之化。

微子純而不雜，故謂之穀。「穀」當作「慄」。完而無傷，

故謂之慄。「慄」當作「穀」。

洪範：「有器也然後有法，此書所以謂之範者，以五行爲

宗故也。五行猶未離於形，而器出焉者也。擴而大謂之弘，積而大謂之不合，而大謂之洪。此書合五行以成天下之大法，故謂之洪範也。」已上七十一字，今欲刪去。

又云：「陶復陶穴，尙矣。後世易之棟宇，而其官猶曰司空，因其故不忘始也。」已上二十六字，今亦欲刪去。

周官唐虞稽古字上漏「曰」字。

周禮義

小宰：「其財用上，「其」字當作「共」。」

大府：「受藏之府，則若職內掌邦之賦入是也。受用之府，則若職歲掌邦之賦出是也。」已上三十字，今欲刪去。

黨：「正歲屬其民者四，「四」當作「五」。」

誦訓：「以詔王觀事，當去「王」字。」

典瑞：「手足腹背，「手」當作「首」。」

家人：「山林之戶，則以山處。」已上八字，今欲刪去。

衡僕：「掌萬民之復，「復」當作「逆」。」

大駁：「有輶也，「輶」當作「軌」。」

大駁人：「三公八命，出封加一命，則謂之上公。」已上十

詩義

北風：「北風以言其威，雨雪以言其虐。涼者，氣也；嗜者，聲也。霧蓋言聚，霏蓋言散。氣之所被者近，聲之所加者遠。聚則一方而已，散則無所不加。此言其爲威虐，後甚於前也。」已上六十三字，今欲刪去，改云：「北風之寒也，而以爲涼；北風之厲也，而以爲嗜。此以言其爲威，雨雪之散也，而以爲霧，雨雪之集也，而以爲霏。此以言其爲虐。」

君子偕老，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者，服之盛也。「服之盛」字下，今欲添「質宜之」三字。又云：「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綉緺，是泄袴也者，亦服之盛也。」「亦服之盛」字上，欲減「亦」字。「服之盛」字下，欲添「文宜之」三字。

定之方中，說於桑田者，「者」當作「則」。

干旄：「州里之士所建。」今欲改爲「鄉黨之官所建。」

有女同車，公子五爭，「爭」當作「爭。」

駟：「駟馬既閑，「駟」當作「四。」

墓門：「食棗而甘，「棗」當作「菴。」

七月：「去其女桑，而猶之，然後柔桑可得而求也。」已上十六字，今欲刪去，改云：「承其女桑而猶之，然後遠揚可得而

又：蠶月者，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也。下添云：「蠶，女事也，故稱月焉。」

又云：「猗薪之也，言猗女桑，則遠揚可知矣。言伐遠揚，則女桑可知矣。皆伐而猗之也。」已上三下字，今欲刪去。

車攻：「書其連絡布散衆多，若弈棋然。」已上十二字，今欲刪去。

小旻：發言盈廷，「廷」當作「庭」。

桑扈：受福不躬，「躬」當作「那」。

生民：麻麥懷櫟。「麥」當作「麥」。

公劉：「篤之字从竹从馬，馬行地無疆，以竹策之，則力行而有所至。篤之爲言力行而有所至也。」已上三下四字，今欲刪去。

那磬管將將，「管」當作「筦」。

臣近具劄子，奏乞改正經義，尙有七月詩：「剝蠻者，剝其皮

而進之養老故也。」十三字，謂亦合刪去。如合聖心，亦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論改詩義劄子

臣子劣奉聖旨撰進經義，臣以當備聖覽，故一一經臣手，乃敢稱御。及設官置局，有所改定，臣以文辭義理，當與人共，故不敢專守。已見爲是，既承詔頒行學者，頗謂所改未安，竊惟陛下欲以經術造成人材，而職業其事，在臣所見，小有未盡，義難自默。所有經置局改定諸篇，謹依聖旨具錄新舊本進呈。內雖舊本，今亦小有刪改處，并略其所以刪復之意，如合聖旨，即乞封降檢討。呂升卿所解詩義，依舊本頒行，小有刪改，即依聖旨指揮取進止。

答手詔言改經義事劄子

九月十日

臣伏奉手詔，依違之舉，臣愚所不敢逃。然陛下旣推恩惠，等而除其解，臣愚不敢安。此若以其釋說有甚乖誤者，實臣更加刪定，臣敢不祇承聖訓。取進止。

改撰詩義序劄子

臣伏奉手詔，以臣所進三經義序，有過情之言，宜速刪去。臣雖嘗敷奏，以爲文字所宜。又奉聖訓再三，但令序述解經之意，不須過有稱道。伏惟皇帝陛下盛德至善，孚於四海，非臣筆墨所能

加損然因事宣著人臣之職也誠以言之不足爲懼不以近於媚

殃爲嫌而上聖所懷深仁謙損臣敢不奉承詔旨庶以仰稱堯禹

乞以所居園室爲僧寺并乞賜額劄子

臣幸遭興運超拔等夷知獎眷憐逮兼父子戴天負地感涕難勝顧迫衰殘糜捐何補不勝螟蟻微願以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爲僧寺一所永遠祝延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名額庶昭希曠榮與一時仰憑威神特報無已

乞將田割入蔣山常住劄子

臣父子遭值聖恩所謂千載一時臣榮祿既不及於養親旁又不幸嗣息未立奄先朝露臣相次用所得祿賜及蒙恩賜旁銀置到江寧府上元縣荒熟田地契共納苗三百四十二石七斗七升八合錢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二領小麥三十三石五斗二升柴三百二十束鈔二十四貫一百六十二文省見託蔣山太平興國寺收歲課爲臣父母及旁營辦功德欲望聖慈特許施充本寺常住令永遠追薦昧冒天威無任祈恩屏營之至取進止

謝宣醫劄子

食浮庭災自取危疾敢籲天聽上煩愍惻不圖聞徹特冒慈憐亟遣內臣挾醫馳降臣背瘡餘毒即得仇翦敷貼平完尙以風氣冒悶言語蹇澀又賴杜王診療尋揩愈臣迫於衰暮自分捐沒聖時朽敝更生實叨殊賜戴天荷地感涕難言臣瞻望闕庭不任屏營汎瀉激切之至

卷四十四

劄子

乞解機務劄子

臣以繫旅之孤蒙恩收錄待舉東府於今四年方陛下有所變更之初內外小大紛然臣實任其憂戾非賴至明辨察臣宜誅斥久矣在臣所當圖報豈敢復有二心徒以今年以來疾病浸加不任勞劇比嘗粗陳懇款未蒙陛下矜從故復胆慄至今而所苦日甚一日方陛下勵精衆治事事皆欲盡理之時乃以昏疲久寢事雖聖恩善貸而羣寡日滋至於不可復容則終上累陛下知人之明非特害臣私義而已臣所以昧冒有今日之乞也伏奉宣諭未賜哀矜彷徨屏營不知所措然臣所乞固已深慮熟計而後

四

敢言與其殿職而至誅，則寧違命而獲譴。且大臣出入以均勞逸，乃是祖宗成憲。蓋國論所屬，怨惡所歸，自昔以擅其事，鮮有不遭舉黜，然則祖宗所以處大臣不爲無意也。臣備位亦已久矣，幸蒙全度，偶免譴呵，實望陛下深念祖宗所以處大臣之宜，使臣獲粗安，便異時復賜驅策，臣愚不敢辭。

二

臣某，謙微誠，屢煩天聽。每蒙訓答，未賜矜從。惶怖恆營，不知所措。臣今日奏對，近於日旰，不敢久留，以勤聖體，所以依違遂退，即非食其言以道事君，誠爲臣之素守。苟可強勉而免違忤之，則臣亦何敢必其初心？實以疾病浸加，恐隳陛下所付職事。上累陛下知人之哲，下達臣不能則止之義，此所以彷徨迫切而不能自止也。且臣所乞，特冀暫均勞逸，非敢遂即田里之安。竊謂聖恩不難，賜許，謹具劄子陳乞，伏望聖慈特垂開允。

五

臣今日伏蒙陛下令旨惠卿宣道聖旨，又令馮宗道隨賜手詔，趣令復位。眷顧之厚，非臣殺身所能上報。然臣不才，無補時事，肝鬲狼狽，已具而陳。君臣之義，實均父子。苟尙可以屈勉，豈敢輕爲去就？誠以義不獲已，須至昧冒天威。陛下至仁，常恐一物失所，況臣特蒙獎擢，久備驅策，夙夜之勞，簡在聖心，豈容不思所以全安之，而令終於詎躡也？伏望哀憐匹夫之志，有不可奪，早賜處分。臣無任瞻天祈恩，激切之至，取進止。

臣伏蒙聖恩，特降中使傳宣，封還所上表，不允所乞，臣誠惶誠感，不知所措。竊念臣蒙陛下恩德，至深至厚。方陛下旰食焦思之時，豈宜自求安佚？實以疾疢所嬰，曠廢職事，若不早避賢路，必且仰誤任使。狼狽所憇，具如前奏。伏惟陛下天地父母，曲賜矜憐，察臣于祈出於甚不得已。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謹再具劄子陳乞，臣無任惶怖。狼狽祈恩之至。

三

臣今日得望陛下清光，伏蒙教喻獎激，可謂厚矣。臣雖愚懶，豈敢忘陛下至恩盛德？然臣之懇款，亦已具陳，實望陛下照察也。臣干忤天威，無任惶怖之至。

六

臣伏奉聖恩，特降中使令臣入見供職。臣之懇誠，略已昧冒，天寵高邈，未蒙垂惻。輒復陳絃，仰冀哀憐。伏念臣孤遠班踐，榮之

所棄，陛下收召拔擢，排天下異議，而付之以事，八年於此矣。方陛下興事造功之初，臣未喻聖志，臣當是時，志存將順，而不知高明鑑察之爲可畏也。然聖慮遠大，非愚所及。任事以來，乖失多矣，區區夙夜之勞，曾不足以酬禹一之至恩。今乃以久擅寵利，羣疑並興，衆怨總至，皇懼之責，將無以免。而天又被之疾疢，使不意氣昏悟，而體力衰疲，雖欲鞭撻以從事，須臾勢所不能。然後敢干天威，乞解機務。竊以謂陛下天地父母，宜垂矜憐，論其無功，則雖可誅；閔其有志，則或宜宥。終始全度，使無後艱。而未蒙天慈顧哀，猶欲鞭撻以重任，使臣屈勉，尙能有補聖時，則雖滅身毀宗，無所避憚。顧念終無成效，而方以危辱上累朝廷，此臣所以不敢也。陛下明並日月，何所不燭？願賜容光之地，稍委照焉，則知臣之慄慄，非苟荷忤恩指也。臣乞且於東府聽候朝旨，伏望陛下垂恩，早賜裁處，臣不任昧死千祈激切之至。

謝手詔慰撫劄子

臣昨日伏奉手詔，所以感撫備厚，非臣疵賤之所宜蒙，伏讀不任感激屏營之至。今日臣聞陛下至臣第，具宣聖旨，臣雖糜軀隕首，豈能上酬獎遇？臣自江南召還，獲侍清光，竊觀天錫，陛下聰明睿智，誠不難興堯舜之治。故不量才力之分，時事之宜，敢以不肖之身，任天下怨謗，欲以奉承聖志。自與聞政事以來，遂及期年，未能有所施爲，而內外交搆，合爲沮議，專欲譖民，以惑聖聽，流俗波

蕩，一至如此。陛下又若不能無惑，恐臣區區，終不足以勝，而久妨衆邪之路，則或誣罔出於不意，有甚於今日。以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故因疾疾輒求自放。陛下不以臣狂獵賜之豪戾，而屈至尊之意，反復誨喻，臣豈敢尙有固志，以煩督責？只候開假，即入謝。區區所懷，冀得面奏，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劄子奉知。

謝手詔訓諭劄子

臣以不才，久曠高位，昧冒求解，屢煩聖聽，曲蒙矜允，實荷至恩。繼奉手詔，俯垂訓諭，非臣隕首所能報稱。伏惟陛下躬堯舜盛德，與千載一隆之政，以福休斯民。萬邦黎獻所願致死，况臣疎遠，苟異時陛下未賜棄絕，而臣犬馬之力尙足以效，則豈宜背負恩德，長自絕於聖時哉？臣瞻天荷聖，無任激切之至。

答手詔封還乞罷政事表劄子

臣今日具表，乞罷政事，方屏營俟命，而呂惠卿至臣第傳聖旨，趣臣視事續。又奉手詔還臣所奉表，諭以天下之事，盡力固可成，就以卿所學，不宜中輶免輶。伏讀不勝謾蟻區區，感慨惻怛之至。臣蒙拔擢，備數大臣，陛下所以視遇不爲不厚矣。豈敢輕爲去就？誠以陛下初訪臣以事，臣即以變風俗、立法度爲先，今待舉期

年，而法度未能一有所立，風俗未能一有所變，朝廷內外，謾行邪說，乃更多於鄉時。此臣不能啓迪聖心，以信所言之明効也。雖無疾疢，尙當自効，以避賢路；況又昏眩難以看讀文字，即於職事當有廢失。雖貪陛下仁聖卓然之資，冀憑日月末光，粗有所成而自計如此，豈容偷假名位，坐棄時日，以負所學，上孤陛下責任之意。伏望陛下哀憐矜察，許臣所乞，毋令臣得要君之嫌，重爲流俗小人所毀。臣不勝祈天俟聖，激切之至，取進止。

答手詔令就職劄子

臣累奏乞解機務歸田里，伏奉手詔，令臣無復有請祇服聖訓便宜就職。然臣所以致身許國，正欲行事君之義而已。若致身於辱殆之地，以累陛下知人之明，而令天下後世譏議及國，則非臣所學事君之義也。昔仲山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宣王有任賢使能中興之功。臣既不自知，又昧於知人，信己妄行，以至今日，免於大戮，實陛下天地父母之賜也。若猶冒恩，不卽自弛，終恐傷陛下保全臣子之仁，是以不敢伏望陛下哀臣懇至，特賜矜許。臣無任瞻天祈恩激切之至，取進止。

答手詔留居京師劄子

二

衰耗，而答眾日積，是以冒昧乞解重任，幸蒙聖恩已賜矜允，而繼蒙恩遣呂惠卿傳聖旨，欲臣且留京師，以備顧問。臣竊伏惟念父子荷知遇，誠不忍離左右。既又熟計論道之官固非所宜，且以置之閑地，似爲可處。陛下付託既已得人，推誠委任，足以助成聖治，臣義難以更留京師，以速官謗。若陛下付臣便郡，臣不敢不勉，至於異時或賜驅策，卽臣已背面奏，所不敢辭。伏望聖心特賜矜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怔營之至，伏取進止。

辭僕射劄子

臣伏奉制恩，以提舉修撰經義了畢，特授臣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承命惶怖，已曾面辭，宣喻稠疊，未垂聽允。伏念臣特蒙陛下知遇任使，實以稍知經術，叨擧非一，每愧無功。更以訓釋微勞，過受褒遷殊禮，格之公論，孰以爲宜？況在私誠尤難安此。伏望陛下俯昭憐福，特賜哀憐，追還誤恩，以保危拙。謹具劄子陳免以聞。

臣伏奉手詔，欲留臣京師，以爲論道官，宜體朕意，速具承命奏來。臣才能淺薄，誤蒙陛下拔擢，歷職既久，無以報稱，加以精力

臣近具劄子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區區所聞政事，智衰耄及，筋力弗支，仰惟駿德之日躋深懼薄材之難副，雖未敢以妨賢自弛，顧豈宜以非分妄遷賞浮於勞實，累國體豈

惟私議所不敢安。伏望聖慈，深以保全臣子爲念，早賜追還成命，以允中外論議之公。謹再具劄子陳免以聞。

望陛下特垂睿聽，俯亮愚誠，早賜矜從，使得寧濟。卽異時稍堪驅策，誓復罄竭疲憊。臣無任。

三

臣近累具劄子，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容訓丁寧，豈宜逋慢。顧惟懲款實有可矜，干忤天威，良非獲已。伏念臣出於孤遠，漕值聖時，弱力而重任，薄功而厚享。夙興夜寐，深懼顛躋，豈敢非分，更叨殊獎？且方陛下發明經術，啓迪人材，而臣偶以乏人，遂當器使，遺經殘缺，既不易知。聖學高明，又難仰測。雖已強顏應詔，實恐難以頌行。豈意天度包荒，藏疾寢弊，崇獎勵在所難勝！
嗜儒尚學，誠陛下盛德，量能知分，亦臣之私衷。伏望聖慈俯照誠悃，以其終難昧冒，早賜追寢誤恩。謹三具劄子，陳免以聞。

乞宮觀劄子

臣某頃被召還，復汙宰司，行以亢滿易驟，事以衰疾多廢。幸蒙恩釋，重寄尙兼將相之官。自惟憂傷病疚之餘，復當辭劇就閒之日，過叨榮祿，非分所宜。題勉方州，亦將不逮。故因賜對，輒預奏陳俟到江寧，須至上煩聖慮，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於江寧養疾。過蒙眷獎，喻以毋然，非臣廢殂所能仰稱。而臣自離闕庭，所苦日侵，目眩耳昏，背寒膈壅，加之喘逆，稍勞輒劇。若非蒙恩許免藩任，且令休養，卽恐瘳復無期。輒敢昧冒天威，具陳前日悃愞，伏

臣某近輸悃愞，仰丐恩憐，干忤天威，方懷憂畏。伏蒙聖慈，特遣使人賛賜訓勅，諭以至意，撫存顧念，逮及存沒。負荷恩德，無以勝任。瞻望闕庭，唯知感涕。然臣之懇摯，實有可言。伏念臣抱疾以來，衰疲浸劇。若屈勉從事，必不能上副憂勤，而應接之勞，適足以自妨休養。又地闊祿厚，非分所宜。聖心雖示優容，臣終難於叨味。伏望陛下俯垂燭察，早賜矜從。他日苟獲夷瘳，餘年敢辭驅策。臣無任。

二

臣某比因馮宗道還闕，已具輸區區，蟻蟻之情，繼蒙撫存，曲賜訓諭。臣誠惶誠恐，已具表稱謝以聞。竊惟天慈終始眷憐，故欲賦以厚祿，示以優禮。不然一州之守，豈憂付屬乏人？臣憂患餘生，臣多尸廩，賜重賚亢滿之殃，豈若賜以安閑，使有寧瘳之福？伏望深垂簡照，早賜矜從。他日膂力復可驅馳，敢不致死以圖報效？臣無任。

四

臣某備位七年，初無分毫績効，以病自列，獲解繁機，而誤恩曲加寵祿，非過。豈臣庸朽所可堪任？況自涉春以來，衆病並作，氣滿力憊，殆不可支。其勢如此，以尸厚祿，則有食浮之憂；以任州事，則有官曠之責。計臣之分，無一可爲，故願乞其不肖之身，休養歲月。而璽書繼至，訓勑加嚴。雖陛下示眷獎之意，始終不逾，而臣竊自度量，終難迴勉。以稱萬一，彷徨躊躇，不知所言。輒復手冒天威，期於得請而後已。伏望陛下深垂簡照，早賜矜從。他日若獲寧寧，顧雖晚節末路，尙知補報，惟所驅第。豈敢辭免？除已具表，謹具劄子陳乞。臣無任。

五

臣某近因上表，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伏望聖慈特降詔書，不允所乞，仍斷來章。蟻蟻之微，頻煩寵諭。臣之懼誠已具累表，愚衷激切，終冀矜從。伏念臣荷國厚恩，未報萬一。若非疾苦不能任事，豈敢數違訓勑，以自取逋慢之誅？但以病勢日增，雖外視形色，若無甚苦，而神耗於中，力漸於外。一有動作，即不可支。思慮恍然，事多遺忘。以此居官，豈能寒貴？且一方之任，非獨掌書獄訟，在所省察；至於徵戎盜賊，輯安兵民，責在守臣。事實至重，此豈精神衰耗，體力疲憊之人所可堪任？伏望陛下加惠留聽，察其所請，以堪稱。伏自惟念臣以疾病，不勝從事之勞，而欲自休養，退歸田

出於誠然，早賜開允。則非獨於臣私分得以自安，亦於陛下任使之際，無曠官廢事之悔。臣愚不勝至願，謹復具劄子陳乞。臣無任。

求退劄子

臣伏奉手詔，令臣二十三日入見。臣明日當入見，然臣之懇款，具如前奏所陳。匹夫之志，有不可奪。實望聖慈必賜矜從。

已除觀使乞免使相劄子

臣某襄疾，疲曳，難於自力，干憲天聽。至於三四，道漫潤獎，蒙當誅殛。伏奉勑命，就除觀使，俯從燕安之願，欲猶假非分之名器，鴻慈覆藏，不啻天地。感激涕洟，無言以謝。然以將相之祿，養疾於田里，歷選近世勤賢，未有若斯比例。臣愚無狀，績効不昭，欲以何名，敢此叨昧！且臣蒙陛下識拔，序之羣臣之右，常以粗知分義，爲異庸人。今若以衰殘向盡之年，貪非所據，豈不自隳素守，而仰累陛下知人之明？伏望聖慈察臣累奏，許以本官充使於江寧府居住，冀蒙瘳復，終齊榮捐。所有勑命，臣未敢祇受。除已具表，謹復具陳乞以聞。干忤天威，臣無任。

二

臣某伏奉詔書，不允所乞，祇荷聖訓，丁寧備至。非臣庸朽所能堪稱。伏自惟念臣以疾病，不勝從事之勞，而欲自休養，退歸田

里，乃分之宜。尙恃眷憐，私竊自怨，而求以本官食宮觀之祿於外，於臣之義，媿負已多。而陛下乃欲使之兼將相之重，而處於此雖

已。伏望陛下始終念察，早賜聽許，則非獨臣爲幸。臣無任。

臣無有斯比。況臣久尸重任，績効不昭，豈可度越前人，有此叨據？是且上虧陛下名器，不以假人之道，下傷愚臣知止之義。伏望特垂睿聽，早賜允從，則非獨於臣私分，得以自安，亦於天下公論爲協。除已具表，謹復具劄子陳乞以聞。臣無任。

三

臣某近以懲誠，上干天聽，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賚賜詔書，仍斷來章。臣以朴愚，久迷明命，舉謫之及，所不敢辭。而陛下加惠寬矜，慰喻備至，仰倚天地厚恩，非臣殞越所能報稱。然臣之懲懃，亦素具聞，分義既所難受，臣亦何敢自己竊惟人君之御臣，以其任隆而責重，故委之高爵重祿而無媿。此上下所以兩得而能治安也。今臣旣以疲瘵退歸閭里，尙恃陛下眷存，謂其嘗預政事，有夙夜之微勤，故敢求以本官食宮觀之祿于外，已於理分爲所非宜，而陛下乃疏誤恩使，兼將相之重。臣愚不肖，病不任事，顧於陛下勵精求治之時，不能自力，以裨補萬一，而坐尸名器，如此其厚人臣之出力赴功，方任隆責重，而有勤勞者，陛下將復何以處之？此臣所以不敢也。臣若苟貪仰副訓勑而不知慮此，則非獨於臣私義無以自全，亦於國家大體所損非細。故復冒昧，期於得請而後

四

臣某近再以懲誠，上干睿聽，逋慢明訓，方虛譴謫。伏蒙天慈，特差臣弟某賚賜詔書，不允所乞，傳諭德意，撫存備厚。仰荷天地至恩，捐軀傾首，無以上報。伏自惟念，臣以衰病無勞之身，得請於外，雖能爲上陳大任一方之寄，以忝將相，尙爲非分。況今蒙恩寬假，得就燕閒，豈可坐而尸此，以養獮田里之中？此臣所以不敢忘止足之義，而自取辱殆也。所懷懲激，已其累矣。雖陛下申加獎勵，恩德有隆，而愚臣竊自揣稱，終無可以叨昧之理。伏望陛下俯垂闇察，早賜開允，則非獨臣爲幸甚。除已具表，謹復具劄子陳乞以聞。臣無任。

宣諭蘇子元劄子

臣適已見蘇子元其宣聖旨，然兵事貴速，憂在失時。恐子元往不如期，郵行之疾，亦恐子元道路偶或有故，稽留則無及事。臣愚謂宜遞中賜郭逵等劄子，更錄付子元，令中諭曲折。

卷四十五

內制 冊文 表本 聲詞

郊祀昊天上帝册文

伏以眷命作邦，百年於此。蒙休承福，外內用寧。施及沖人，嗣膺歷服。燎禋有典，稱秩惟時。

郊祀皇地祇册文

伏以大報于郊，有典咸秩。厥作成物，配天同功。合食泰壇，義存一體。猥以冲眇紹休前人，繫承昭事，不敢不察。

郊祀配帝太祖皇帝册文

伏以命于帝廷，肇造區夏。掃除僭悖，人以永寧。陟配天郊，質存舊典。誠承圭薦，其敢忘初。

朝享景靈宮聖祖大帝册文

伏以靈德在天，實基皇命。降依下土，臨況後人。方以眇躬，進奉郊廟。神遊所御，獻享惟時。庶幾顧歆，永有蒙賴。

朝享仁宗皇帝册文

伏以體道邁德，龍綏臣矣。休嘉翼延，燕及于後。肆以寡昧，獲承郊宮。裸饋有儀，敢忘用舊。

朝享英宗皇帝册文

伏以靈德美行，實兆初潛。神民所欲，寶命自至。祗紹考服，循而弗改。用謚土宇，以詒沖人。登祔新宮，歷茲嘉月。燎禋有舊，祫享惟時。

皇后册文

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四月丁酉朔，二十六日壬戌，皇帝若曰：昔有天下，必擇建廟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命，奉循前烈，考慎典冊，以祈協于神民。咨爾向氏，懿柔淑恭，舊有顯聞。肇功惟祖，弼亮帝室。流德之澤，覃延後嗣。是產碩媛，比賢姜任。越朕初載，來嫔藩邸。盥饋在中，禮無違以至。嗣服祇承，內事齋明。夙夜罔有曠失。宜崇位號，表正宮庭。今遣攝太尉，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呂公弼攝司徒，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護軍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持節冊命爾爲皇后。夫惟興王，釐厥士女，咸自始達于四海。朕克勤人用，弗怠。朕克儉，人用弗奢。朕克正人用，無敢側頤僻。爾勤朕相，乃濟。登茲於廟，厥初惟祖。惟慎厥終，爾忱承郊廟，永享天祿。爾亦豫膺無疆之福，豈不難哉！

先天節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太皇太后回答皇帝問聖體書

伏以眇躬無似，實膺駿命之休。釐事有初，敢廢靈承之舊。冀蒙饒聖俯監齋精。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奉祠郊宮，爲國大事。夙興夜寐，固已勤勞。勉慎節宜，以膺禧福。

天貺節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伏以靈命告休，嘉名紀節。用露熏之故事，酬乾施之至恩。仰賴監臨，俯垂歆祐。

降聖節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伏以昊天錫命，實祐永圖。良月御時，載臨嘉節。率循故事，升鸞至誠。仰冀神明，溥垂庇祐。

冬至節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伏以四氣隨旋，一陽來復。仰瞻穹昊，祇薦芬香。所冀含生並

蒙垂福。

南郊青城皇帝問太皇太后皇太后

聖體表

臣名言：自官徂郊，夙夜祇事。方此寒沴，闕於定省。伏惟比日，瘦食宜加。

寒食節起居永定陵宣祖諸陵等處表

伏以櫟火戒時，柏城在望。薦豆籩之新物，弗獲躬親；象几席之平居，實存館御。鍋烝有舊，結慕無窮。

寒食節起居諸陵昭憲等諸后表

伏以桐華伊始，火令載嚴。猶嗣慶圖，仰蒙慈祐。追淑靈而莫逮，歷時序以增思。

中元節三陵起居諸后表

伏以素秋伊始，華月既盈。物御氣以夷傷，心感時而悽愴。伏惟尊謚皇后，惠風無斁，慈範有詒。猥以眇冲，仰承慶裕。瞻幽靈之

所宅，結永慕之至懷。

八月一日永昭陵旦表

伏以昇往御時，宵中應律；載班秋朔，申薦廟嘗。伏惟尊謚帝，體道成乾，施仁應物，率土方滿於聖化，賓天遽恰於神遊。追龍駕於九衡，莫知所稅瞻烏耘之新寵，但有至懷。

十月一日永昭陵奏告仁宗皇帝旦

伏以月乘該閏，時御閉藏；歲回薄以將更，物盛多而可享。恭惟尊謚皇帝，德符穹昊，功濟黎元，方求大廟之居，遂兆成周之葬。光靈在望，感惻交懷。

表

十月一日起居永安陵等處諸陵表

伏以日星隨旋，歲月從邁；物更收攢之候，人積悽愴之懷。恭惟尊謚皇帝，躬容廣之材，撫休明之運，協九皇而高世，追三后之在天。方以眇躬，嗣膺神器，想成靈之如在，感氣序以增歎。

惟尊謚皇帝，德協上穹，功施後裔，儕神鄉而弗反，啟聖像以如存。炳慕威靈，載懷感怵。

中元節起居外州諸宮觀諸帝神御

伏以哀恫在疚，未盡通喪。弦晦如流，戒更良月。恭惟尊謚皇

后，降釐鳩汭，搖美河洲；著慈範以如存，流徽音而可憇。遼陵永望，感節深追。

冬至節上諸皇后陵表

伏以氣復黃宮，晷移北陸；物驗土灰之應，官修雲物之占。恭惟尊號皇帝，容廣應期，休明作乂，收功既往，亟範方來。感時序之變流，想感應而慘結！

冬至節上諸皇后陵表

伏以四時交御，一氣潛萌；慶雖屬於履長，悲豈忘於追慕。恭惟尊謚皇后，升饋尊極，協成修明。德範有詒，方美王睢之擎容衣不闕，尚瞻褕翟之華。永想光靈，詎勝摧感！

寒節上南京鴻慶宮等處太祖諸帝表

伏以火禁廢修，春祺溥被；維是奉粢之禮，適當濡露之時。恭惟尊謚皇帝，德協上穹，功施後裔，儕神鄉而弗反，啟聖像以如存。炳慕威靈，載懷感怵。

表

十月一日起居永安陵等處諸后陵

伏以哀恫在疚，未盡通喪。弦晦如流，戒更良月。恭惟尊謚皇

伏以夷則鉅辰，商暦市協；望舒戒節，陰魄既盈。伏惟尊號皇帝，道邁往哲，恩涵品彙，於屬車之所御，有原廟之舊儀。方此戒寒，豈勝追遠？

中元節起居諸陵表

伏以方秋歲初，既月之望，昊天始肅，繁露未晞。伏惟尊諡皇帝，若昔大猶，受天明命，躬有靈德，燕及後昆。猥以眇躬，紹膺慶緒，鑿恩回極，寧忘踐命之休。釐事有初，敢廢靈承之舊，冀蒙憲皇帝，鑿齋精。

十月一日起居揚州諸帝神御殿表

伏以徂歲如流，甫更良月，遺衣所御，實有經祠。方屬授艱，仰承錫美。瞻威靈而如在，歷時序以增思。

冬至節上南京鴻慶宮等諸帝表

伏以子位杓回，黃宮氣應，既兆天正之始，方扶陽律之微。恭惟尊號皇帝，體道邁仁，膺時建極，豫游所次，館御如存，撫時序之變更，仰感神而感惻。

先天節奏告仁宗皇帝表

伏以金氣御時，商聲應律，仰閼火流之速，俯沾露降之漸。伏

惟仁宗皇帝功協聖謨，道侔乾則，亟至仁而不冒，度實無窮，感素節以深追悲，何有極！

南郊下元節更不於景靈宮朝拜奏 告聖祖大帝表

伏以帝繫所元，僕遊如在，載更令節，當款殊庭。以下禋祠，將陳裸獻，惟祭儀之難躊，莫神監之具昭。

南郊禮畢皇帝謝內中功德表

伏以蠲然廟祧，潔告郊時，實蒙莊貺，以獲福啟。惟錫福之無窮，曷歸誠之有已。

南郊禮畢福寧殿奏謝英宗皇帝表

伏以膺命紹休，諱時協吉，告潔粢如廟室，奠嘉玉於郊丘。雖祇奉聖謨，獲無疆之慶賴，而深追神眷，重罔極之哀摧。

真宗皇帝忌辰奏告永定陵景靈宮

慈德殿表

伏以慶靈回薄，永祚後昆，時序徂遷，奄更諱日。感神在望，感

怵兼懷。

集禧觀開啓爲民祈福祈晴道場默

表

伏以雨淫爲菑，民用愁弊，式陳淨供，以致誠祈。冀格靈明，遂

蒙開霽，惟潔粢之無害，仰休饗之有依。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

詞

伏以寶命有詒，以自求而致福；至神無體，隨所感而應誠。祇

奉_{靈科實存故事，冀蒙靈福，俯贐含生。}

延祥觀開啓太皇太后本命道場青

詞二道

伏以寶歷有詒，眇躬實嗣，獲承慈範，仰荷神休。方元命之在

辰，按舊儀而庶蒙慶祐，永錫壽祺。

靈釐內殿開啓皇太后生辰道場青

詞

伏以壇席盛陳，科儀肅設，眷言慈禧，祝此誕辰。永綏壽考之

祺，上賴神娘之祐。

西太一宮開啓皇太后生辰道場青

詞

伏以集黃冠之勝榮，仰紫極之真游。按用科儀，營祈祉福。仰

因穀且祇，奉靈科冀大錫於壽祺，得永承於慈範。敢

與羣生而均祝。

崇先觀奉元殿開啓皇太后本命靈

寶道場青詞

伏以克紹慶基，實蒙慈訓，遺茲元命，若昔宗祈。冀靈鑒之俯

昭，頤壽祺之永錫。

龍圖閣開啓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達丞黎。

伏以妙善可依，每俯從於誠懼；至恩難報，唯仰祝於壽祺。祇
奉靈科，隆施淨供；上賴監猷之力，永綏顧復之慈。

廣聖宮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青

詞

伏以深追諱日，祇奉靈科；仰承神福之繁，率用邦儀之舊。永
惟道隆，昭此誠祈。

福寧殿罷散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

詞

伏以順長歲之嘉月，按齋戒之靈科；庶用重修，溥膺眷祐。精
衷以蘊，釐事既成；仰賴聖真，俯昭誠懼。

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

福寧殿開啓南郊道場青

伏以協用靈科，宗廟永命；惟神心之降格，獲釐事之告成。冀
與羣元並膺湯福。

福寧殿開啓三長月道場青

伏以臯月紀時，凱風應律；幣齋精而上祿，冀真聖之俯臨。永
賴監觀，普垂庇祐；敢忘寅畏，仰答顧歆。

卷四十六

內制

青詞

審詞

祝文

齋文

景靈宮三殿看經堂開啓中元節道

場青

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

詞

伏以降年有永，實臻陰陽之功；嗣歷無疆，必謹靈承之志。帥
時典故，若昔科儀；仰賴監觀，俯翼庇祐。

伏以監觀在上，禳祝有儀；祇率舊章，仰祈況施。茂惟休福，俯

及庶黎。

景靈宮保寧閣下元節道場青詞

伏以殊廷外建，嘉節俯臨，夙設靈境，蠲悉順祝。冀蒙真聖，亟祐黎元。

曲立泉觀寧聖殿開啓爲民祈福保夏

道場青詞

伏以聖真不冒，品庶具依，當薦啓之歲時，用薰修之故事。仰

禱直倚鑿齋精溥，亟庇祐之仁，申錫壽康之福。

醴泉觀寧聖殿開啓年交道場青詞

伏以像圖夙設，壇席載嚴，當此歲除之交，奉時禋祝之舊，仰

惟庭覲，俯逮黎元。

集禧觀洪福殿開啓謝雨道場青詞

伏以旱暵成災，擇物生之疵，禳解以禱，荷神蹕之顧。紓戒

闕，式陳昭報；尚冀爾濡之施，以終庶祐之仁。

在京諸宮觀景靈宮等處祈雪青詞

伏以華歲幾終，同雲未兆，物將疵穢，咎在眇冲，敢罄齋精，上

求嘉應；冀蒙覲施，孚祐含生。

謝晴青詞

伏以密雲作雨，暘不時若，蒙神賜祐，菑沴用除。奔走祓齋，以

謝靈覲祀，儀有秩，不敢怠忘。

坊州秋祭聖祖大帝青詞

伏以祠城在望，御館如存，敢因犧歛之辰，祇用吉蠲之薦。冀

蒙祐祐，俯賜降歆。

滄瀛州地震設醮青詞

伏以地德安靜，震非其常，陰陽厥愆，以告咎罰。翰禳有典，仰

賴監猷所冀方隅，具膺庇覲。

二

伏以自河以北，坤載不寧，敷置淨筵，以祈後福。仰惟皇覺，敷

祐羣生，鑒此齋精，俯翼庇覲。

北嶽廟爲定州地震開啓祭禱道場

伏以地職持載，靜惟其常，今茲靈搖，以警不德，涉河而北，又

用懿騷惟嶽者神，莊綏厥壤。祓除祠館，按用祈儀；請命上靈，冀蒙孚佑，敢忘寅畏，以答眷歡。

集禧觀開啓保夏祝聖壽金鑑道場

密詞

伏以時在黍熟，物方蕃祉；卽祠庭之精闈，竭清道之嚴祇。仰
襄臨觀俯靈庇祐，具綏福履申弭疾殃。覃及羣黎，永膺載穀。

崇先觀開啓保夏祝聖壽金鑑道場

密詞

伏以眷祐無疆，薰修有舊；尙朱明之紀候，祈蒼昊之亟仁。中
錫休嘉外覃品庶，敢怠承之志，永膺丕冒之恩。

延福宮開啓皇后生辰道場密詞

伏以統治后宮，協承先廟；誕成爵及，釐事有常。惟萬德之博
臨，冀百祥之永錫。

延福宮開啓皇后生辰道場密詞

伏以統治后宮，協承先廟；誕成爵及，釐事有常。惟萬德之博
臨，冀百祥之永錫。

金明池開啓謝雨道場密詞

伏以落啓在時，蘊隆爲慶；贊齋精而上禮，蒙膏潤之旁流。祇
報靈休式陳浮供，尚祈終賜無使後艱。

興國寺開先殿奏告太祖皇帝孝明

皇后祝文

伏以像設有嚴，神游所御；瞻衣冠而如在，懼風雨之弗除。戊
事將興，涓辰既吉；永賴靈明之鑒，俯昭休惕之懷。

西京應天禪院奏告太祖太宗真宗

皇帝御容祝文啓

告之安還
本殿之意

伏以殊庭有饗，館御如存。吉日既鉤，維修惟謹。式陳嘉薦，以
妥明靈。

啓聖院永隆殿奏告太宗皇帝元德

皇后祝文

伏以威神所感，經營有期；考禮舊章，宜時潔告。茂惟靈德，備
鑒至懷。

太廟八室奉慈諸廟奏告南郊等處

祝文

伏以三歲一郊，實昭大報；前期潔告，國有故常。侔翼靈明，俯
靈祐。

諸皇后陵奏告謝南郊禮畢祝文

伏以禋鑾郊宮，國之重事；唯蒙慈庇，以獲休成。笑祝有經，敢
忘用舊？

景靈宮英德殿奉安英宗皇帝御容

祝文

伏以先聖舊祠，祖宗所御；嗣興寶構，追奉靈游。諱日既嘉，具
儀以妥徂惟在上，永保厥寧。

天章閣延昌殿權奉安英宗皇帝御

容祝文

伏以相名山於洛宅，既兆寢園；倣原廟於漢儀，將遷館御。潔

除祕宇，嚴塞晦容；翼靈闕之少安，副衷情之罔極。

西京應天禪院拆修太祖神御殿祭

告祝文

廟利有嚴，威神所御；將改新於寶構，永欽奉於眸容。仰冀靈
明，俯靈祐。

景靈宮修蓋英宗皇帝神御殿上梁

祭告太歲已下諸神祝文

伏以欽奉僂游，聚營寶構；舉修梁而揆日，具鑄儲以寧神。祓
在後，報仰繁大祐。

慈孝寺崇真彰德殿爲經霖雨塗脊

脫落奏告祝文

伏以雨淫告灾，墳屋或壞；惟神所御，有圮弗支。諱用靈辰，改
新厥構；鑄爲祇薦，於禮有常。

太廟后廟奉慈廟雅飾告

伏以三歲一郊，祖宗成法；靈明所御，繪飾有時。方此脩工，禮
當潔告。

西太一宮立秋祝文

伏以候火既流，占灰南應；真游所御，靈時具存。率循舊章，作
廟常事，仰祈錫福，大茲含生。

中太一宮立冬祝文

伏以館御國郊，庇祝天物。祠宮矣祝，在禮有經。消選吉時，作薦常事。敢祈孚祐，施及羣黎。

九宮貴神祝文

伏以下用靈辰，躬修禋享。潢壇所兆，潔告有常。

景靈宮里域真官祝文

伏以宗祈陽郊，祇見神祖；葆茲淨域，夙賴真靈。祇率舊章，式陳嘉薦。

天地社稷宮觀等處祈晴青詞祝文

積雲爲沴，淫雨弗止；蕩涤漂蕩，將爲民菑。懼德不類，以干咎罰；是用齋祓，宗祈明靈。冀蒙垂矜，遂獲開霽，休嘉之錫，實被含生。

五嶽四瀆諸廟祈晴祝文

淫雨弗止，將爲民菑。懼德不孚，以罹咎罰。是用奔走，禱于明神；惟神監御，惠以時陽。非民獨蒙嘉福，神亦永有休享。

定州北嶽爲地震祭禱祝文

伏以自河以北，陽出鐵陰；人用不寧，咎由非德。永惟聰直，庇一方。祇飭使人，齋精以禱；尚蒙歆鑒，無有後艱。

文德殿告遷御容祝文

伏以綏冠卽事，喪紀有終；翻座厥神，哀懷殷極。度新宮而館御，誠吉日以徂遷。式奠靈明，永啟豐潔。

南郊青城綵內畢功大殿上開啓保

安祝壽諷孔雀明王經齋文

伏以祀兆方嚴，齋場夙設；實延淨衆，開誦梵文。旣蒙大施之仁，助錫丕平之福。

南郊青城綵內畢功大殿上開啓保

安祝壽諷法華經齋文

伏以帷宮既具，皇邸將臨；發誦祕文，施其景福。仰惟覺慈之覆，俯綏禋享之成。

五臺開啓南郊禮畢道場齋文

伏以應承在上，懼休命之難；大報于郊，惟盛儀之獲。祇循故事，恪報厥成；仰賴願歆，終亟庇祝。

內中延福宮性智殿開啓太皇太后
生辰道場齋文

伏以大陰協兆，良月御時；猥以眇躬，獲承慈範。敢因穀旦，祇
集勝緣；實蒙等慈，具綏景福。

十月一日永昭陵下宮開啓資薦仁
宗皇帝道場齋文

伏以大明光藏，上智之所發；揮妙摠持，門羣靈之所歸。賴歲
陰逝矣，陵園超然；憑淨衆以有祈，冀真遊之無礙。

福寧殿開啓資薦英宗皇帝道場齋
文

伏以憑几之言未遠，滌場之候更新；摧幕安窮，樂號靡及。旁
招淨衆，歸誠甘露之門；仰祝薰游，取證法雲之地。

中元節福寧殿水陸道場資薦英宗

皇帝道場齋文

伏以正等上緣，含生永賴；萬籟施之淨供，助宿植于神游。仰
冀靈明，俯昭哀懇。

萬壽觀廣愛殿資薦章惠皇太后忌
辰道場齋文

伏以諱日俯臨，祠庭外闕；遯東黃冠之榮，宗祈紫極之神。按
用前科追尊後福，庶超升之莫艱；暨庭睨之有加。

天章閣延昌殿開啓權奉安英宗皇
帝御容道場齋文

伏以翠旌所御，玉色如存；將改泣於清閒，少卽安於祕近。旁
招淨衆，仰助勝緣；憑妙覺之總持，冀皇靈之升濟。

溫成皇后陵獻殿內開啓冬節道場
齋文

伏以光靈所宅，崇奉有儀；因令節以熏修，冀具乘之祈助。仰
希錫福，俯逮含生。

金明池上開啓祈雨粉壇道場齋文

金明池上開啓謝雨道場齋文

伏以肅設祠壇，宗祈解澤；膏潤之祥甫兆，赫炎之慶更深。實
冀靈明，厚矜黎庶；遂令沾足，用格豐穰。

伏以常陽告罰，將害乘盛，夙設靈場，戰祈膏澤。神休既格，昭報有儀。尙惟孚佑之仁，終保嘉生之享。

龍圖大章寶文閣接續開啓祈雪道場齋文

伏以歲序就窮，尙憇嘉雪；能仁應世，閔此含生。冀佑上靈，之休證式陳淨供，以告齋誠。

泗州塔謝晴齋文

大菑于民，淫雨不止，祓除齋戒，並走以祠。實蒙等慈，俯應誠懇；永惟庇覲，其敢弭忘？

後苑天王殿拆修了畢齋文

伏以擬辰居之奧密，飭祇像之嚴威，繕治告功，祇膺祈福。庶憑至善，永保多盤。

卷四十七

內制

詔書

勅榜交趾

提轉考課勅詞

先王考績之次序，雖見於經，而其詳不傳於後世。朕若稽古，以修衆功，而諸路刺舉之官，未有以考其賢否。比勅有司，詳議賦制條奏來上，詢謀悉同。其使布宣，以勵能者，而擇左右可信之良使，典治之。古人有言：「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朕有念功樂善之志焉，而又繼之黜陟幽明之法，以待天下之大吏矣；然非夫任事之臣，躬率以正，而考慎其實，與士大夫宣力于外者，皆安于禮義，而不以便文徵幸爲姦，則朕之志，豈能獨信於天下？而法亦何恃以行哉？咨爾在位，其各悉力一心，務祇新舊，以

稱朕至誠惻怛之意

韓琦加恩制

門下朕，祗率舊章，肇稱吉禮。對越天地，具獲靈明之歆；相維公卿，並膺休顯之賜。其宇大號，以寵元勳。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亮節翊戴功臣。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戶，食實封五千戶。韓琦躬受偉材，出陪熙運。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間朝廷之兩社，攝方域之萬邦。辰獻具誠，器質加重。中辭機軸之要，外卽眷屏之安。衡紈絃綺，備三公服飾之盛。橐鞬戟纛，兼大將威儀之多。序續既崇，修厲彌諱。協成宗祈之禮，與有顯助之勞。肆衍本封，申加美稱。於戲！恩典徵數，所以旌帝臣明德茂功，所以獎王室。往惟勵翼，服此襄嘉。可特授依前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國公，充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皇伯祖威德軍節度使榮國公承亮 加恩制

門下朕，若昔大猷，紹天明命。必有獻享之禮，作民恭先；必有人臣嘉之恩，自國貴始。翊衛功臣奉寧軍節度鄭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五百戶。仍賜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人臣時親賢孰朕承翼，往肩寵獎尙協榮懷。「可。」

李璋加恩制

門下朕，若昔大猷，紹天明命。必有獻享之禮，作民恭先；必有人臣嘉之恩，自國貴始。翊衛功臣奉寧軍節度鄭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五百戶。仍賜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李日尊加恩制

河堤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鄭州諸軍事，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平原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李璋世載忠善，躬服儉勤；以后家之洪支，爲帝室之隆棟。入總營衛，則兵師無譖；出乘蕃維，則吏屬不怠。近付京都之鑰，外更方鎮之旄。責職惟修，祀儀獲考。進加功號，申衍邑封；以疇服采之勤，其協勤勞之典。於戲！貴富有危溢之可戒，祿位匪侈驕之與期。圖惟慶譽之終，尙協龍光之施。可特授依前檢校司空，使持節鄭州諸軍事，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奉寧軍節度鄭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仍賜翊衛忠果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門下朕，紹膺駿命，稽用上儀。祇事郊宮，並受三神之福。推恩方夏，外交四表之歡。告于有司，錫是在服。推誠保節，同德守正。順化翊戴，功臣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日尊，躬懷德善，世濟忠勤。奠茲南邦，居有扞城之效。衛我中國，使無疆場之虞。賜之大將之旄，胙之真王之爵。往踐厥位，知欣戴於寵。章來獻其琛，用協成於熙事。陪敷采昌，褒進文辟。載加眞食之封式，尤懋功之典。於戲！人之所助，惟怙冒於王靈。國以永存，顧循守於候度。率時新命，保乃舊邦。「可。」

賜太子太傅致仕梁適太子太師致仕張昇特赴闕南郊陪位詔

朕鑒稱圭幣，祇見郊宮；嘉得萬國之歡心，以承配天之大事。永念元老，著勳先朝；當與辟公，序于祠位。冀能顯相綏我休成，可發來赴闕南郊陪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允太子太傅致仕梁適陳乞不赴南郊陪位詔

勅梁適省所上表，「遞到詔書一道，令臣赴闕陪位者，臣以久病，不獲奔走前去。」事具悉。朕肅將圭幣，祇見郊丘；嘉與舊臣，協成熙事。乃聞疚疾，旅力尙憊；優老寵賢，義誠難強。

賜允太子太師致仕張昇不赴南郊陪位詔

勅張昇：郊丘大事，羣辟具來；舊老元勳，所宜顯相。乃以疾苦，惻於朕心，尙慎與居，以膺康福。

賜宣徽北院使判大名府王拱辰乞南郊赴闕不允詔

勅拱辰：朕嗣命典神，鑒稱吉禮；稽循故事，不敢憇忘。卿既率

德妃苗氏上賀皇帝南郊禮畢表

伏以廟饋圖承，郊柴昭報；仰格神靈之饗，俯均夷夏之歡。
(中賀)伏惟皇帝陛下，道協欽明，德兼神武。御擇今之皇策，考嚴上之帝儀。授威盛容，苑實存乎六世；恩典徵數，資井及於萬方。妾備數先朝，叨榮中禁；親逢累洽，竊用交欣。妾無任。

伏以靈承廟祐，祇載郊丘；既來萬國之歡，遂格三靈之祐。
(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徇齊成性，睿廣膺期。神罔時恫，方紹休於大業；聖爲能饗，乃獲考於上儀。妾逮侍先朝，親盛逢事觀瞻有煥，欣賴實多，安無任。

責職以來助祭；又求入觀陪侍郊宮。緬彼都畿，方須鎮撫；永惟重寄，難徇至誠。

賜允守司徒兼檢校太師兼侍中韓

璗乞相州詔

勅韓璗：「以公司之官，將相之位，統臨四路，屏扞一方，寄重任隆，羣臣莫比。罹水疾，冀卽有瘳。而章書頻頻來以病告宗工，元老視過有加恩禮之間，然何敢薄重違惻惻姑卽便安。」

賜守司徒兼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永興軍韓琦再乞相州詔

卿當國家之多難，任社稷之至憂。實能忠勤以濟勳績，方均逸豫，適此不虛煩我元功良非得已。亦惟體國義不辭勞。今雖尙謀經武之時，非有蒐兵伐罪之事。坐臨諸帥，固可優游；何必舊邦，乃能休養。勉綏居息，以副倚毗。

賜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韓琦詔

便道之鎮，朝廷故常來朝京師，朕意所欲使事曲折，旣當聞知；忠言嘉誨，又所饑渴。雖知勤勸，可不勉哉？

賜韓琦依所乞詔

勅韓琦：「奏乞由河陰本路赴相州安泊骨肉行李，訖徑乘驥馬赴闕，朝見奏事，訖還赴本任，稍從私便。」事具悉。舊德元功，久於方面，嘉言諱論，所欲亟聞。其來造朝，然後之鎮，義當勉勵，無或告勞。」

賜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永興軍韓琦乞相州舊任不允詔三道

勅韓琦：「卿明德茂勳，具書帝籍，祖考所付以屏毗朕躬。比辭國均，已無邊隙，故煩元老屬此憂勤。今羌雖來，戎彊事多弛；經營科治，改命爲難。莫府坐籌，制其大略，雖聞稍憇，冀可少安。義有固然，朕言無戲！」

二

勅韓琦：「羌夷變態，未易究知；邊塞縉完，所宜申飭。以卿望實，分朕顧憂，當并羣策以有爲，遂措一方於無事。乃來告疾，冀得燕閒主爾忘身忠賢之義。勉膺重寄，務體至懷。」

三

勅韓琦：「卿茂德雋功，朝廷所賴；方解政幾之劇，重分疆事之憂。種落綏和，酋渠嚮順；永惟邊鎮，猶恃老成。所須經武之遠謀，及此暇時而備豫，當思體國，無卻告勞。」

賜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永興

賜判汝州富弼乞假養疾詔

軍韓琦乞致仕不允詔

勅韓琦朕初嗣位，不敢暇逸；惟畏天命，亦惟閔民。蓋茲一方，尙戒羌夷制變備豫，扞齊禦侮庶幾元老，克協朕心。若其憚勤，誰與謀此？勉祗厥服，用副至懷。

賜判永興軍韓琦湯藥詔

勅韓琦任隆三事，寄重一方；比聞經制之勞，或爽節宣之序。持馳便傳，往喻朕意，宜有分頒以資衛贊。

賜允觀文殿學士尙書左僕射新除集禧觀使富弼辭免乞判汝州詔

卿翊朕祖考，功施于時；德善在躬，終始如一。祠庭置使，實近闕門；邦有大疑，庶幾求助。忠賢體國，義乃可留。而引喻再三，便於出守；重違懲憚，姑卽所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判汝州富弼乞致仕不允詔

勅富弼卿忠純亮直，爲國元老；朕所特賴，急於典刑。優游小邦，足以養疾；冀綏福履，來副詢謀。何必言歸，以孤眷矚？

寧；眷我元老，數更悲傷；比飭使人，往宣至意。乃觀來諗，未卽康寧；姑順誠慎，勉綏吉祿。

賜判汝州富弼乞赴安州避災養疾詔

比飭使人，具宣至意；就令賜告，冀遂寧。卿嚴祇俟命，不敢違息；顧念吏卒，閔其滯留。觸熱載馳，用勤勸恭以事上。卿實有之仁及賤微，又能如此忠誠所歸，豈獨朕心從容小邦，姑以養福；勉綏吉祿，毋恤後難。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判汝州富弼赴闕詔二道

勅富弼卿中解政機，外分符守，久於窮僻。衛養或愆，優游京師，可以治疾；謂當趨駕，以副虛懷。

二

賜富弼久解政機薦分符守元功茂德朕所注心渴聞嘉猷，以輔不逮。

勅富弼適自州藩來還朝，位眷馳驅之良苦，懼衛養之或怠。

當有寵

頒以昭勤佇。

賜判汝州富弼辭免南郊禮畢支賜

詔

勅富弼省所奏免，南郊支易受釐于神，資及蠻貊。卿勤往贍，茂中外具瞻。恩典所加，當先之辟。區區一賜，何足以辭？當因眷懷，其膺貤施。

賜宰相曾公亮已下辭南郊賜賚不

允詔

勅公亮等：朕初嗣服，於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選於黎獻，位冠百工；或受或辟，人用觀政。朝廷予奪，所以馭臣貴賤有差，勢如掌陛。惟先王之制，國用視時民數之多寡，方今生齒既蕃，而賦入又爲不少。理財之義，殆有可思。此之不圖，而姑務自損，祇傷國體，不協朕心。方與勸貢爲其大者，區區一賜，何足以言！

賜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大

名府陳升之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升之：設都置守，綏御一方，付得其材，乃能往。卿嘉謀美

效，皆已試。勉厥職，於義爲宜。

賜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大名府

陳升之赴闕朝見茶藥詔

勅升之：往司宮鑰，來次效圖。炎歎之序未徂，踐涉之勤已至；當馳榮賜，以示眷顧。

賜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歐陽修上表乞奏致仕不允詔

勅修：股肱名臣，與國同體；禮當得謝，朕尙難之。况年非告老之時，而勤在受遺之績，不留屏輔，人謂斯何？姑體至懷，少安厥位。

賜知亳州歐陽修陳乞致仕第二表

不允詔

勅修：卿勤德之舊，簡在帝心；從容一州，足以休養。而抗奏至於四五，必以田里爲歸，豈朕視遇故老，有不足於禮乎？何其求去之果也？欲喻之意，莫知所言。惟能勉實副勤佇。

賜知亳州歐陽修第三表并劄子陳

乞致仕不允詔

勅修省所三上表并劄子，奏乞致仕事，具悉。卿翊戴三朝，清

明諒直，有言有績，著在朕心。重遠勤求，外寄藩屏；邦之雋老，不以選遺。所冀輸誠，常存帝室；而納祿與職，至于再三。雖潔身之風，可激食冒。願許國之義，未協忠嘉。姑體眷懷，勉膺圖任；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學士兵部尙書歐陽修辭

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邵亢乞郡詔

知青州不允詔二道

勅修海岱名都，太公舊履；鎮撫一路，朕難其材。卿實元勳，以忠許國。朝廷當亟往，臥以治之。冀能優游寧此東土。

二

勅修卿純誠直諒，中外所知。雖祿就閑，志非有激。進官治劇，義乃無嫌。矧茲東州，可以居息。方之守臺勞逸殆均，朕命惟行。謂當過往。

賜答曾公亮詔

皆裁變異，以戒人君。推之股肱，朕所不取。元勳舊德，實賴交修。謹告之來，必緣象類，明喻朕志，使當天心。庶幾君臣並受遐福，不務出此，而果於辭讓，是惟保身。豈曰謀國？

賜張方平免特支請俸詔

勅方平：省所奏劄子，陳免特支請俸事，具悉。卿躬庸艾之材，

豫辯章之論，致喪無貳，雖非謀國之時；班祿有差，是乃獎賢之意。抗言來諭，引義甚明；重摠素懷，姑循近制。

賜皇伯新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安

定郡王從式乞免新命不允詔
勅邵亢：卿先帝所命，以翊朕躬。升執事樞方，觀勳效，遽欲辭位，殆非所宜。衛養少怠，何憂不已。勉共厥服，思協朕心。

勅從式：卿躬雋乂之材，出神明之胄。選於宗室，則屬近而行尊；聞在朝廷，又年高而德劭。膺茲褒顯，人以爲宜。勉服官封，永綏吉祿。

賜涇原路經略使蔡挺茶藥詔

卿方用時，材出分帥。路適茲塞苦，良已勤勞。特推撫賜之恩，以示瞻懷之意。

賜天章閣待制知渭州蔡挺獎諭詔

封疆之虞，責在將帥。厥有績效，不忘于心。卿久以才稱，外分方任；乘機踐事，能光厥謀。板築告功于疆，就募保彼居園，可無後

憂。倫若茲，朕所嘉歎。

賜知唐州光祿卿高賦獎諭詔

斷官等

召杜南陽，世稱循吏；其亡久矣，朕尚思之。卿招懷饑流，舉闢荒壤，繼修破壞，績効具昭。前人之良，何以逮此？聞奏歎美，不忘于心。

卷四十八

內制

詔書

批答

口宣

賜天章閣待制知審刑院齊恢獎諭

詔

勅齊恢省所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絕無見在事。具悉卿以才被選，典領祥刑，蔽罪讞疑，遂無留獄。固空之隆朕庶幾焉。聞奏歎美，不忘于績。

又賜知審刑院齊恢獎諭詔

賜特放諫議大夫知潭州燕度待罪

勅齊恢：犴獄之留，易以爲戒。卿躬有美行，服在近班，典茲祥刑，致用明慎。濟之敏給，廷讞用空，更稱厥官。朕心所喜。

刑，致用明慎。濟之敏給，廷讞用空，更稱厥官。朕心所喜。

賜勅獎諭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

勅趙文昌等省知審刑院齊恢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絕無見在事。朕初嗣服德化未孚，永念元元，多罹犴獄。汝等並膺選推，任在諫諭，能勵厥官，以無留事。

覽奏歎美，不忘于心。

又賜獎諭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

斷官等

勅趙文昌等四方罪獄，常患稽留，豈唯呼嗟，或以獫官。汝等能動且敏，論讞用單，閔委念勞，朕心以喜。

賜勅獎諭權大理寺少卿蔡冠卿

勅蔡冠卿省知審刑院齊恢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絕無見在事。天下之獄，決於大理。汝能審克不蔽，厥成來讞之疑，遂無留者。惟明以敏，朕實汝嘉。

詔

卿受命方隅，助宣德化，姦凶弗率，乃觸大誅。引慝自歸，謂當

謹飄萬方有罪，責在朕躬。雖爾長民，豈專任此。

賜外任臣寮進奉功德疏

卿方以時材，外分邦寄；備修稽事，來會誕辰。廣伽梵之勝緣，
協華封之善意。載惟勤至，良用歎嘉。

賜特放知成德軍韓贊待罪詔

夫婦相殘，政之大恥；引愆自効，於義爲宜。然德化之美，厥成
在久；任斯責者，豈特長然。

賜特放懷州傅卞待罪詔

勅傳下先王教民，長幼有序；厥或不率，歸之義刑。卿受任方
州，罪人既得，閔斯弗迪，引責在躬。美俗之成，蓋非朝夕；一夫抵冒，
未足以言。

賜答德妃苗氏賀南郊禮畢詔

勅德妃苗氏：列職內官，逮承先帝；祀儀獲考，慶慰惟均。比覽
奏陳，具昭誠意。

賜答修儀楊氏等馮翊郡君連氏等

賀南郊禮畢詔

勅修儀楊氏：舊繇德選，列職禁闈；釐事之成，實均慶賴。摛文
贊喜，良慰朕心。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茶藥詔

勅：卿以朕使之才，將善鄰之禮，川塗悠遠，風氣沴寒。永念馳
驅，當加勞賜。

賜大遼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勅：卿夙駕使車，遠將信幣；方茲寒凜，固已勤勞。宜申諭於至
懷，仍就加於寵錫。

賜大遼皇太后賀正旦人使茶藥詔

勅：卿奉將書幣，更涉川途；方茲沴寒，久於勤勦。宜加勞賜，以
示眷存。

賜大遼皇太后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勅：卿將幣造朝，方申舊好；建旛取道，適會祁寒。永惟跋涉之
勞，當有匪頤之寵。

皇帝問候大遼皇帝書

嘉生備舍，華歲幾終；惟素講於鄰懽，想其膺於時福。彌加保

衛，永御吉康。

第一表不允

王燭告和方御閉藏之候，椒庭集慶，誠臨誕毓之辰。具飭使車，肅將禮幣式修舊好，申祝永年。

皇帝賀大遼皇太后生辰書
賜南平王李日尊加恩告勅書

勅南平王日尊朕躬執圭幣，禮成郊丘，無有遠邇，並膺休福。

卿鎮撫南服，功昭于時。乃眷忠勤，尙加褒顯，永膺臣節，茂對韞章。

賜溪洞知將州田元宗等進奉助南

郊并賀冬賀正勅書

勅田元宗附綏種落，葆衛疆陲，能來獻琛，以贊釐事。忠勤之意，良有可嘉。

賜占城蕃王楊卜戶利律陁般摩提

婆勅書

使，航海獻琛。誠念忠勤，豈忘勤尙，因加褒賜，式示眷懷。

批答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尊號

朕以薄德，嗣膺基緒。繼天理物，常懼弗任。方賴交修，以熙衆治。羣公卿士，外贊庶黎。欲舉鴻名，措之眇質。臣民歸美，爲義則多；揣實揆時，朕猶不敢。

批答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尊號
第二表不允

王者奉元以先後，天時憲道以始終。入事以文制禮，作樂以武戢兵。豐財以成萬物之性，爲仁以得四海之心。爲孝惟聖時，克朕無能焉。被之此名，祇有懸德。矧家多難，創鉅未夷。備章而郊，欲止不敢。因自尊顯，良非本懷。

批答宰臣曾公亮已下賀壽星見

省表具知。乾象粲然，官占以告。壽祺之應，於傳有稽。卿等寅亮帝工，阜成邦采。擣文告慶，歸福朕躬。舊史篇已循故事，星隆

昇德，尙賴交修。

批答樞密使文彥博等賀壽星見

省表具知。穹旻見象，以告壽昌。嘉與臣民，並膺茲福。卿等進祿德選，登翊事樞。敷奏兆祥，請賜史策。忠嘉之意，朕所不忘。

批答富弼

卿有憂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乎己；有經邦信時之業，而用未究其能。夫蓄久而積博，則施之無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此朕所以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回，姦邪素忌，小人所異君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弗及；處躬一德，而縉紳之望愈隆。朕內度于心，外詢于衆，自謂有得，卿其何辭？

批答不允皇伯祖威德軍節度使榮

國公承亮辭免恩命第一表

卿相予祠事，既獲休成，膺國寵章，所宜祇受。苟爲謙避，未協眷懷。

批答不允承亮辭免恩命第二表

斷來章

卿位重朝廷，望隆宗室，駿奔郊廟，助朕休成，受錫爲宜，可無確避。

批答不允承亮辭免

省表具知。受釐于神，人與有慶。矧惟近屬，德齒兼尊；膺此榮嘉，於此爲稱。往其祇命，以副眷懷。

批答不允承亮辭免

省表具知。古者脈牒之福，與同姓共之。矧茲大賚，外及蠻貊；爲吾近屬，相協休成。恩典所加，豈容固避？

批答樞密副使韓絳邵亢知樞密院

事陳升之等辭免恩命仍斷來章
省表具知。祭有惠術，普及庶黎。矧吾政事之臣，當在獎揚之首。膺斯恩典，於體爲宜。毋或終辭，以訥訓告。

批答韓絳邵亢陳升之等辭恩命不

允仍斷來章

卿等位爲臣宗，躬相祠事，膺斯慶顯，於體爲宜。往服寵章，可無謙避。

宣答文武百寮稱賀官德門肆赦

有制朕升煙泰時，登就吉儀，駐蹕端門，布宣惠澤。臣鄰協豫，黎庶交欣，賴天之休，與卿等內外同慶。

宣答文武百寮稱賀南郊禮畢

有制朕裸獻清廟，燎禋泰壇，協相祀儀，既嘉勤績。旅陳賀禮，彌見歡誠。賴天之休，與卿等內外同慶。

宣答樞密使以下賀南郊禮畢

有制朕親稱幣玉，祇見郊宮，能底熙成，實繇顯相。臺靈率籲，黎獻交欣，朕賴天之休，與卿等內外同慶。

賜皇伯祖東平郡王允弼生日口宣

「允」目錄
作「元」

有勅卿齒尊德茂，屬近位崇。惟時獻歲之期，實兆元精之慶；當加好賜，以助燕私。

賜皇伯祖威德軍節度使榮國公承

有勅朕躬率百辟，袞封萬靈。乃眷親賢，實陪大事。當懋寵嘉之數，以昭褒賜之恩。

賜皇弟岐王顥生日禮物口宣

有勅卿地親魯衛，德茂閒平。方誕毓之嘉辰，有匪頌之故事；

當馳膺使往，喻隆恩。

賜文彥博生日差男押賜生日禮物

有勅明謨經國，碩望冠朝。方茲誕育之辰，宜有燕私之禮；當加賜賚，以示眷懷。

賜淮南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判相

州韓琦加恩口宣
是爲常典。

賜判永興軍韓琦生日禮物口宣

有勅卿位重將旄，望隆宰席。方懋蕃官之績，誠臨誕號之辰；當有匪頌以昭遇。

賜樞密使西川節度使守司空兼侍

中文彥博生日差內臣賜羊酒米
麵等口宣

口宣

有勅卿才隆國棟，位極臣宗。惟時盈月之良，實兆元精之慶；
載臨穀旦，當至異恩。

賜樞密使呂公弼生日禮物口宣

有勅卿爲皇世臣，掌國幾命。門弧告慶，是謂嘉時；臺餽致恩，
式昭厚遇。

賜觀文殿大學士尙書左僕射富弼

有勅卿久辭刺位，外寄方口。口召節之既嚴，想朝旂之苦邇；
特申勞問，以示眷懷。

撫問判永興軍韓琦口宣

有勅卿內辭鼎軸，出撫方垂。載惟蒞事之勤，宜饗荷神之福；
往膺更顯，當體眷懷。

撫問觀文殿學士陳升之兼賜夏藥

有勅卿久榮台路，方部將符。輯瑞之來，虛懷以好；宜加勞賜，
式示眷存。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

有勅卿屏翰元功，台衡舊德。數更悲憲，有惻朕心；因喻至懷，
宜頒珍劑。以喻至懷。

賜觀文殿大學士尙書左僕射富弼

有勅卿等並膺廷選，外寄邊處。永念撫循，備更勞勵；方茲姪
暖，宜各寧安。

賜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大名府
陳升之赴闕朝見并賜茶藥口宣

有勅卿擁節過都，斂關諸觀。方茲炎溽，固已勤勞；當有匪懈，
以資輔養。

賜觀文殿大學士尙書左僕射判汝州富弼加恩口宣

撫問延州公邊臣寮口宣

有勅卿等並因材選，外寄邊處。方殷盛秋，想膺多福；特申撫喻，當體顧懷。

撫問河北西路臣寮兼賜夏藥口宣

有勅卿等時方鬱蒸，氣或疵癘。永惟黎獻，方寄外憂；當有分領，以助調養。

撫問并代州路臣寮并將校口宣

有勅卿等方以才能，外分寄屬。當此汎塞之極，永惟勞勤之多，當飭使人，往宣朕意。

撫問高陽關路俵散諸軍特支銀鞋

錢并傳宣撫問臣寮口宣

有勅卿等各以選擇，外膺寄屬。比更時序，邈在邊防；永懷扞禦之勞，當致拊循之意。

撫問送并大遼賀正旦人使副公路

相逢賀大遼皇太后皇帝生辰使

副口宣

有勅卿等抗旆出聘，擁傳遠朝。方春尚寒，涉道良苦；當加撫勞，以示眷懷。

撫問雄州白溝驛賜北朝賀正旦人

使御筵口宣

有勅卿等並膺朝選，實擣鄰歡。擁節在疆，方豫稱觴之禮；馳輶指姑，推折俎之恩。

賜大遼國賀正旦人使已下生餼口

宣

有勅卿等奉將鄰聘，來會歲元。永懷跋涉之勞，宜有餼奉之禮；式昭勤遇，當體誠懷。

賜大遼國賀正旦人使卻迴瀛洲御

筵口宣

有勅卿等奉將書幣，既獲驥成。跋涉川途，固更劬勤；宜頒燕衍，以示眷懷。

賜大遼國賀正旦人使見訖就驛賜

酒果口宣

有勅卿等奉將鄰聘，夙駕使輶。既造見於闕庭，方卽安於舍

館宜加好賜，以致誠懷。

北京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卻迴御筵

口宣

有勑卿等奉幣造朝，抗輶歸國。納懷使節，方次都畿；特示燕私，以將勤遇。

雄州賜大遼賀同天節人使卻迴御

筵兼撫問口宣

有勑卿等抗輶歸國，總轡在疆。方茲炎歎，亦旣勤勸；就頒燕幣，當申頒賚，以備燕私。

就驛賜大遼賀同天節人使卻迴朝

辭訖酒果口宣

有勑卿等奉將聘禮，來會誕期。惟鄰好之踐修，嘉使容之飭備；當申頒賚，以備燕私。

賜真定府路臣寮等初冬衣襖口宣

有勑卿等水澤將堅，風飈載厲。永懷黎獻，方寄外憂；當飭使輔，就頒饋服。

有勑文備國華，學該世務。祥琴旣御，吉服以朝；宜復禁逾，往供辟職。

賜召滕甫入院口宣

賜召滕甫入院口宣

有勑夙稱才敏，久擅文華。當解風憲之嚴，以豫論思之密。

卷四十九

外制

節度使加宣徽使制

門下推轂授師，擁旄乘塞；擅生殺之柄于外，繫安危之體于中。厥有顯庸，宜膺領數；誕揚孚號，明示庶工。具官某學，足以通大方謀，足以斷衆事；有經天之業，有扞城之材。比以明揚，屢更煩使；遂躋廕仕，良副許謨。維塞路之要藩，實兵防之重寄；職爾鎮撫，紓予顧憂。蓋爵賞之加，不遺於近小；豈藩維之任，顧可以弭忘用是任重者？其憂不可以不深；位高者，其責不可以不厚。號名之美，禮秩之崇，非期假寵以擅榮，茲用論功而取稱。矧夫守國之閩，謀王

之師聯輔相之籍於殿中，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其思祇慎，以副褒
優「可」。

翰林學士除三司使制

勅：三司使，天下之盛選也。自尚書六官名存實去，而三司之職事所總居多，則非夫仁明肅艾足以輔世濟物者，奚宜任此哉！具官某有疏通之才，有直亮之操，閑言崇議足以經綸王家高文，典策足以鼓動當世。遂以人聖揚于禁林，若夫施政之後，先生財之本末，蓋嘗深思而熟講，殫見而洽聞，則居天下之盛選，主朝廷之大計，詢考在位，孰如汝宜！夫聚天下之衆者，莫如財；理天下之財者，莫如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維予任汝，其聽勿疑。法之不善者，汝得以議而更之；不良者，汝得以察而去之；則夫調度之不時，費出之無常，邦用之不給，兀兀困於征求而愁怨於下者，直汝之恥也！夫行已有恥，而後可以爲士；矧吾左右信訥，詢謀所同，而觀聽之所在者乎？往祇厥官，其亡以寵利而爲士恥！「可」。

誠勵諸道轉運使經畫財利寬恤民力制
觀聽之所在者乎？往祇厥官，其亡以寵利而爲士恥！「可」。

誠勸諸道轉運使經畫財利寬恤民力制

宮室之觀，無所增飾，而躬以節儉，先天下之士，然而不忍入之政，考諸先王，未有以及之也。凶年饑，民之父子夫婦，猶有不得保其家室，而放乎溝壑，意者吏或不良，不知所以賑救省憂之方，而使之至此耶？今吾別諸道置使者，使得察吏之良否，而視民之疾若輒具以言，而任事者或不惟朕志之所急，而以侵牟之爲政，甚非所以遣使者慰安元元之意也。夫轉輸天下之財，以給有司之費，皆有常數，而無橫求，誠能御輕重歛散之權，而禁因緣之姦，則何患乎？經入之不足，彼前世良吏，能紓其民，而官事亦不耗廢者，豈有他哉？亦在乎勉之而已。若乃操聚斂之贏，以爲功，而不知百姓與足之義，非惟逆於朕志，而有司考績之法，亦將不汝容焉。朕言維服，其聽毋怠！「可」。

皇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
寺制
可起復舊官泰州防禦使知宗正

勅：先王糾合宗族，而分職以治之，所以嚴宗廟也。宗廟嚴，則禮俗成，而天下治。其事豈可以輕哉？今朕選於近屬，以修宗正之官，亦先王治親之意也。以爾具官某，惠仁孝恭，忠信純篤，故選厥位，以稱禦侮之責，而使任事焉。夫士之欲施於政，未有不學而能者。學所以修身也，身修則無不治矣。朕嘗維服爾往懋哉！「可」。

夫閔仁百姓，而無奪其時，無侵其財，無耗其力，使其無憾於衣食，而可以養生喪死，此禮義廉恥之所興。而二帝三王誠勸百工諸侯之所先，後世不可以忽者也。朕夙興夜寐，聽治不怠，罔游

仲爾志是亦高選，往其懋哉！可。」

皇姪右衛大將軍泰州防禦使知宗

正寺宗實可岳州刺史充本州團

練使制

勅：孝子之恩慕無窮，而送終有既者，先王之禮也。具官某，祇慎克孝，能良於喪，去位家居三年於此矣。其還位號，復序內朝，朕命維新，往欽無斁！「可。」

起居舍人直祕閣同修起居注司馬

光知制誥制

勅：先王誥命之文，何其雅馴而奧美，雖出命非有司之事，而討論潤色，蓋有助焉。以爾具官某，操行修潔，博知經術，庶乎能以所學，施於訓辭，俾掌贊書，往諸朕志。「可。」

起居舍人直祕閣同修起居注司馬

光改天章閣待制

勅：楊雄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蓋先王之禮讓爲國，士之有爲有守，得伸其志，而在上不敢以勢加焉。朕率是道，以君多士，以爾具官某，文學行治，有稱于時，故明試以言，使司告命，而乃固執辭讓，至于八九；改序厥職，以

雜事也。以爾嘗任言責，有猷有爲，行義之修，士人所譽，故遷郎位，

翰林侍讀學士右正言馮京改翰林

學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制

勅：學士職親地顯，而開封典治京師，非夫忠厚仁恕，而有文學政事之能，孰可以任此？具官某，造行直方，受材博敏，踐更中外，休顯有稱。論思禁林，才正畿甸，詢謀惟允，其往懋哉！「可。」

范鎮加修撰制

勅：昔周人藏上古之書，以爲大訓；而孔子春秋，天子之事也。蓋夫討論一代之善惡，而撰次以法度之文章，非夫通儒達才，有識足以知先王不欺，足以信後世，則孰能託尚書春秋之義，勒成大典，而稱吾屬任之指乎？以爾具官某，有該通之材，有純潔之操，辯論深博，溢於文辭，論用禁林，時議惟尤。則夫案善惡見聞之實，斷是非去取之疑，人之所難，宜以命爾。爾其精思熟考，自勉以古之良史，毋襲近世比事屬辭之失，使來者無所考稽。「可。」

右司諫趙抃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制

勅：某朕置御史，以爲耳目，非更事久而能自稱職，則不以知雜事也。以爾嘗任言責，有猷有爲，行義之修，士人所譽，故遷郎位，

使於此官悉其誠心，迪上視聽，義之與比，時乃顯哉！」

「可。」

屯田員外郎韓縝改殿中侍御史制

勅某：朕使學士五人，舉二人以爲御史；又於二人擇取一人，而以汝爲之。汝名臣之子，世載榮問，懷悌忠信，學知大方，無蔽于愼人，無撓于大吏，無適上以非先王之典，而同乎流俗。時汝稱職，往其勉哉！

「可。」

兵部郎中沈立可依前官充三司戶

部判官制

勅某：擅一道之財，而開闢斂散之，以給縣官之費，而又察舉吏士之賢否，問民之疾苦，與夫入佐三司，而四方之言利者必稽焉，其職事之責等爾。汝以才能，屢試而行義加修，使平東南歲月久矣，邇碑掌目之治，可以慰將命之勞。惟爾博學多聞，固嘗知夫百姓與足之義，古人有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可不勉哉！

「可。」

度支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李大臨三

司度支判官制

勅某：天下之食貨，皆領於三司，故朕常難於置使，而又考慎其屬以稱之。爾以文學爲官，而政事嘗有所試，清明敏達，可使治

勅某：取於山海之無窮，以助縣官之不給，所以開闢斂散之不可以無術也。非夫廉辨敏明之吏，孰能任此者乎？爾純行美材，久於煩使，往其誠服，維是勉哉！

「可。」

金部郎中朱壽隆三司鹽鐵判官制

勅某：朕布大慶於天下，惟士之有能有爲而不獲盡者，豈一日而忘哉？爾以政事之材，而濟之文學，無所避憚，以修厥官，陷于吏譖，失職久矣。升正畿甸，四方所瞻，姑往俟之，以永民譽。

「可。」

度支員外郎充祕閣校理陸經開封府推

官制

勅某：天下無事，休養生息，百年於此，而京師之人衆矣，獨開封以一尹治之，故朕常慎擇材士以爲之佐，庶幾乎其不勞而治也。爾材茂質美，久於涇陁，而智能彌劭，行義加修，姑使治煩，往其自勉哉！

「可。」

太常博士充祕閣校理張洞開封府

推官制

勅某開封任重事繁，故常擇才士以爲之佐。爾以文章學問，列職校讎，出試一州，風績彌劭。膺此選，往其勉哉！「可。」

左司諫王陶皇子伴讀制

勅某：自天子至於士，未有不待學而成者。今朕欲進諸子於學，求可與居者，而大臣以爾爲言。爾久在諫工，有聞於世，茲惟慎選，可不勉哉？「可。」

樞密直學士施昌吉知渭州制

勅：夫出河祕文，中嚴於禁閭；臨渭分闢，外肅於戎亭。進陪侍從之聯，往膺經略之寄。茲爲畢數，授受惟熙。具官施某，才劭兼人，而聞望映世，早據素蘊，寢階清塗。南榻計庭，裨贊之功可紀；西廂樞府，論思之効尤彰。洎出總於藩條，且屢制於邊瑣。事經異舉，政績用成，宜易餘杭之符，就撫氏羌之塞。爾其坐護諸將，善固吾圉，而今而後，無西顧之憂者，繫爾之力可不勉哉？「可。」

知制誥沈遘知杭州制

勅：東南奧區，杭越重鎮。眷惟師帥之選，屬於侍從之良，宜有賚優，式示毗儕。具官某，風姿爽拔，器宇闊深。早登高妙之科，亟躋通顯之列。校文東觀，典學擅乎多聞；演誥西垣，英辭鼓乎羣動。比抗章而請郡，期調膳以奉親；曾未暮年，已聞報政。乃就更於淮海，

庶益便於庭闈。載念錢塘之邦，方虛銅虎之守，宜共易俗之命，仍選應宿之資。服我新恩，寵爾故里。與夫引會稽之綏，又相萬也。爾惟懋哉！「可。」

龍圖閣直學士知河陽李兌給事中

依前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制

勅：鄧於京西，爲一都會。提兵以守，常擇大吏；且有加命，寵榮其行。具官某，寬和靜深，方厚篤實。昔山御史，遂爲諫官。延閣侍從之班，方維帥守之任。焯有績效，見於事爲。序于東省之華，寄以南陽之重。按撫吏士，治軍牧民。敷宣詔條，鎮靖風俗。繄汝能力，往其勉哉？「可。」

龍圖閣直學士李柬之刑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制

勅：古之仕者，難進易退。陵夷至於後世，而禮義廉恥，幾乎息悟於勢利者鮮矣。而苟得躁進者，不乏於朝。教之未孚，朕甚患之。顧吾左右親近之臣，行義合於古之仕者，宜從其志，使在位之貪者有愧而慕焉。具官某，名臣之子，能自修敕，出備幕條之任，入爲侍從之官，而乃力辭顯榮，退就閑職，別都執憲，地清務簡。特峻秋

官之秩，仍通竄正之班。吾惟爾嘉，其往居息！」可。

知雜王綽吏部郎中直龍圖閣知徐

州制

勅某知雜御史，於朝廷之士爲高選，非精明彊直，不能稱其任也。爾更踐多矣，有聞於時，故從遠方召置此位；乃以病告，至于再三。出臨大州，進直閣閣；又增郎位，以寵爾行。其亦懋哉！往共厥服。「可。」

集賢校理鞠真卿可光祿寺丞依舊充集賢校理知壽州制

勅某付之千里之地，能禁暴去憚，拊循鰥寡，使良民有以休息，而更不敢爲侵寃，豈非所謂能者哉？若爾之材，歷選于朝，而久試于外，固時之所謂能者，朕所加省而不忘。今夫壽劇郡也，故徒汝以治之。而稽汝歲功，當得遷位，承于光祿，其往勉哉！可。」

何鄰知永興軍制

大詳敏藝文之學政事之材，左右具宜，以有聲績。作國西屏，雍維大都，鎮撫一方，老成是賴。序遷厥位，往牧其人，其勵猷爲以膺任屬「可。」

潘夙轉官知桂州制

勅某：桂於西南，爲一都會。蠻夷荒忽，鎮撫有宜；故於用人，常慎其選。爾清明敏達，寬博惠和，更事有功，簡在朝論。遷序郎位，往其勉哉！可。」

尚書左丞余靖制

勅朕有大賚，雖疏邈微細，必加焉；況於位序高任，屬重寵章，徵數其可略乎？具官某，政事之材，藝文之學，踐更中外，光顯有聲。濟登大官，鎮撫荒服，能率厥職，相時休成，衍食序勳，往其祇服。「可。」

天章閣待制司馬光制

勅陟降左右，司朕躬之闕者，至親篤信之臣也。邦有大賚，其可以後而忘乎？具官某，政事藝文，操行之美，有聞於世，簡在朕心。相時明禋，戎事惟謹，進階序爵，其往懋哉！可。」

尚書戶部郎中知制誥張瓌制

勅朕初卽位，慎考俊乂之臣，付之方鎮。具官某，廉清質直，敦大詳敏。藝文之學政事之材，左右具宜，以有聲績。作國西屏，雍維大都，鎮撫一方，老成是賴。序遷厥位，往牧其人，其勵猷爲以膺任屬「可。」

翰林學士知制誥賈黯轉官加勳邑

制

勅朕初即位，奉行先帝故事，不敢有廢也。具官某，剛毅篤實，國深博敏，先帝所遺以論思左右者也。其遷厥位，加賜恩典，其往欽哉！可。

翰林學士知制誥權三司使蔡襄轉

官加食邑制

勅朕祇若先帝之初，大賚以勞天下，職親地禁之臣，皆先帝所遺以助朕者也。其可以後而忘哉？具官某，率德秉義，以綏龍祿，主國大計，功昭于時，班命有章，往欽無數。可。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知制誥充史

館修撰王珪轉官加食邑制

先帝授天下之璽，以屬朕身，永惟所與濟者，豈非左右之良哉？具官某，秉哲迪義，士民所望，論思潤色，有補於時。大賚之恩，外通四海，況於親近，豈可以忘？往服龍章，愈其慎恭。可。

翰林學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范鎮

轉官加勳邑制

勅朕雖哀恫，永惟付託之重，不敢忘先帝龍綏海內，翼厚羣臣之意。具官某，敦大閑博，清明敏達，職親地密，爲國信臣。遷序位等，申之恩典，惟慎厥服，往膺顯榮。可。

翰林學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馮京

轉官加勳邑制

先帝以盛德成功，克終天祿，眇然在疚，永念嗣訓，非左右之良，孰與濟此哉？具官某，秉哲蹈義，士民所望，尹正京邑，善聲流聞，邦有大賚，當由貴始，往膺榮祿，無替厥修。可。

集賢院學士余靖轉官加勳邑制

先帝君臨天下，餘四十年，功德之所及博矣。非文武之士，協力中外，何以致此哉？在後之嗣，纂修成法，敢忘大賚，以勞衆士，具官某，敦大閑深，清明敏達，蕃屏帝室，厥功茂焉。恩典龍章，往其欽服。可。

集賢院學士李柬之轉官加勳邑制

先帝棄天下，不及班命，以勞羣臣，朕繼大統，其承厥志。具官某，廉靜忠恕，濟以詳敏，能紹世美，爲時名臣。膺服龍章，往其思勵。可。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呂公弼改工

部侍郎制

勅褒德序功制爲祿位先帝所以熙庶政也朕雖在疚所不敢忘具官某保身慎行舊有榮聞陟降左右是爲世臣惠綏西南風績尤顯冬官之貳其往欽哉「可。」

待制司馬光禮部郎中制

勅左有侍從之臣皆先帝所遺以助興政理者也有勞可錄朕敢忘哉具官某行義信於朝廷文學稱於天下比更任使會課當遷進位二等以嘉爾績爾方以經術入侍而又兼諫諍之官往其思致厥身使朕之聰明無所不通爾亦維有無窮之聞「可。」

周沆右諫議大夫制

勅獎舜黜陟幽明之法其詳不見於經蓋其考績之次序必始於朝廷之貴者朕率是道進退百官故於選臣無有私德以爾具官某忠厚謹潔惠和寬博嘗被方維之重任久參侍從之要官內外之勞皆官有賞而以稱士失質控于吏議爲郎武部七歲于茲著論積功進位西省夫職在盡規之地官又以諫爲稱維是將明往其思勉「可。」

右正言知制誥知越州沈遘起居舍人制

勅列名侍從分職方維厥有庸勤朕其甄序具官某端良足以有守精敏足以有謀爲時寶臣典掌明命出撫州部治聲流聞內外之勞進遷惟允序官二等以懋厥勤是謂寵榮往其祇服「可。」

掌禹錫趙良規並祕書監制

勅祕書圖籍藝文之府而置監在光祿衛尉諸卿之右其材實德望當有以稱之以爾具官某等歷官茲多服采惟謹序于卿位簡在朝廷宣布詔條討論典故久於任使亦各有勞宜推增秩之恩以信懋功之法往從官次無或不祗「可。」

王綽祕書少監制

勅朕初嗣位大賜天下文武在位各以序遷具官某出入踰更名聞休顯奉常之副用勞厥勤乃辭官榮以避親諱綏予孝子改貳祕書往服韞章靖共無斁「可。」

光祿少卿李不緒少府監制

勅少府古官於朝廷之位尊顯矣具官某行義祇飭材能敏

達外更器使，續用每成。有司以聞，又當增位；往膺秩物，無怠厥修！

「可。」

司封郎中宋任太常少卿制

勅士以序選，至於卿位，亦榮矣！非才智有以任事，行義有以保身，豈能致此？具官某，中外踐更久於郎選，明習衆事，見稱於時。往卽厥官，勉之無斁！」可。」

江西轉運使呂公孺太常少卿制

勅某：太常兼夔與伯夷之事，非夫蘊實德望，有以過人，孰宜爲之貳也？爾名相之子，以才見稱，出入踐更，休有風績。序遷厥位，其往欽承！」可。」

職方郎中通判太原府馬從先太常

少卿制

勅某：太常禮秩，異於諸卿，非文學入官，則不得爲其貳也。以爾行治之美，才能之敏，踐更多矣，皆有可稱。會課于朝，躋登此位；往求自稱，惟旣厥心！」可。」

解賓王太常少卿制

勅某：今之太常，兼夔與伯夷之官，非夫寅恭清明，博習於禮樂，則孰能爲之貳也？今朕考行序勞，而以爾爲貳於太常，維爾嘗以材稱，而屢更任使，雖身在外，而名位亦云顯矣。所以稱此者，可以材稱，而屢更任使，雖身在外，而名位亦云顯矣。所以稱此者，可無勉哉！」可。」

卷五十

外制

三司鹽鐵副使陳述古衛尉少卿制

勅某：考課黜陟之法，雖疎遠未嘗不信，又況於近而顯者乎？具官某，以才自奮，能世其家，出入踐更，休有風績。列卿之貳，其往勉哉！」可。」

郭永可光祿少卿制

勅某：朕有外廷之位，能至於九列者少矣。具官某，踐更衆職，功善自昭，年除歲遷，以致卿位，進寵一等，往承惟休！」可。」

林億司封郎中制

勅某：朕有官祿慶賞以序功，而其施始於朝廷之近。爾以藝文被選，而多所踐更，通籍禁中，居官闕下，序遷郎位，旣極左曹，往

卽寵榮，愈其勳勉！」可。

薛求司勳郎中制

勅某朕布大號，在廷文武之士，皆得進官一等；而伐閩當選者，又各得以序遷。爾中外踐更以才自顯膺此恩典，往其勳哉！可。

權提點成都府路刑獄齊恢度支郎

中制

勅某朝廷選眞才臣，以使諸路，而察庶獄之不辜，厥有庸勤，朕當甄序。爾才能行義，士論所稱，會課有司，實應遷法，往膺休顯，其愈懋哉！可。

淮南轉運副使張景憲金部郎中制

勅某入佐三司，出使諸路，皆朝士大夫之高選，有勞當錄，其可忘哉！爾行義之修，才能之劭，見稱當世，簡在朝廷。會課進官，其欽服！可。

三司鹽鐵副使陳述古大夫司

封郎中三司度支副使趙抃戶部

員外郎加上輕車都尉權三司戶

部副使張灝朝散大夫刑部郎中制

勅某人等朕初嗣位，奉行先帝故事，不敢有廢也。具官某等，行義稱於世，才能見於朝，佐國大計，爲功多矣。序遷位等，其往欽哉！可。

朱處約祠部郎中制

勅某爾嘗爲御史，持論不阿，出守方州，稍遷使任，序功增秩，邦法有常，往懋厥修，以須進選。「可。」

孫杭孫琳祠部郎中制

勅某人等都水之官廢久矣，朕修之而用爾爲丞。爾維才能，懋建厥事，有司論課，當以時遷。進序名曹，往祇無斁。「可。」

提點福建路諸州刑獄公事王陶祠

部郎中制

勅某朕選置使者，清明于諸路，所以待之非輕也。爾踐更衆矣，才美有稱，備任遠方，能修其職。進遷位等，往愈懋哉！可。

權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杜干能祠部

郎中制

勅：朕初卽位，羣臣朝者，皆增位一等。有功當遷，又皆得以序進。爾材譖行治見稱於衆，奉使于外，治聲流聞。會課進官，往其祇服「可。」

三司戶部副使張燾兵部郎中制

勅：某考績三歲，進官一等。先帝所以勵羣臣也。具官某秉哲迪義，有聲于時。能勸厥修以宜官政。序功增位，其往欽承。「可。」

苗振職方郎中制

勅：某尚書郎中，序列五品，其於朝廷之位，亦已顯矣。爾用選擇，嘗更任使。積功久次，得在此位。所居三歲，宜進一官。至今而後得遷，乃以爾嘗有謫朕於黜陟，豈苟然哉？自爾取之而已。往思自勉，以稱褒升「可。」

王舉元刑部郎中制

勅：某屬非其人，而與其罰，古之道也。爾久以才實，外更任使；夙績之勤，靡人不稱。而任舉有失，法當坐免。雖更教令，猶褫一官，以懲上報之稽，而塞人言之樂。卿踐厥服，往其勉哉！「可。」

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王綽刑部

勅：某古者官有職而命有數，非有職不足以序羣才，非有數

郎中制

勅：某御史，皆吾耳目之官，而折百工以法刑之中者也。考其功狀，在法當遷，則否。豈可以忘哉？以爾具官某忠厚諒直，有稱於世；踐更案職，皆以能聞。故賓之臺中，位次執法名實之善，允于人言。姑酌積功，序進一等。位亦顯矣，往其勉哉！「可。」

胡況都官郎中制

勅：某爾以才行，自昭于時。外分將符，內序郎位，致勤厥職，三歲于茲。稽狀有司法當增位，進遷一等，其往懋哉！「可。」

周燮都官郎中制

勅：某更善錄勤，邦有常法。爾以才能行義，登顯朝廷，序正郎位，三年於此矣。進遷一等，以懋厥勤，勵治我民，乃其能稱。「可。」

宋孝孫比部郎中制

勅：某更功錄善，邦法有常。爾共厥官，服采惟謹，久於郎選，會課當遷，愈其勉哉！以稱新命。「可。」

監在京都鹽院錢暄比部郎中制

不足以差衆功。今官有品，猶古之命數也。命之數，自一推而上之，至于九官之品。自九推而上之，至于一大略。蓋無以異，而其詳如此不同。唯其欲得賢者之在位，則古今一也。爾以才能行治，進序於朝年除歲授，既得列於五品。久於職事，法又當遷，其亦可謂寵榮光顯矣。其思自勉，以稱吾欲得賢者在位之意哉。「可。」

三司戶部判官充祕閣校理王繹工

部郎中制

勅某：三司理財之吏，與館閣校文之官，皆朝廷倚重之選也。其於進秩，有異數。爾以藝文世家，而祇慎謹飭，久在此位，有勞當遷。序于名曹，其往思稱「可。」

李章屯田郎中制

勅某：褒善錄勳，朝廷之政。爾才能行治，比見推稱，會考績之法，當增位序，進遷一等，其往懋哉！「可。」

周延雋屯田郎中制

勅某：郎中五品，而司田以待藝文之士。爾大臣之子，強學贍辭，出典一州，序功當進。往祇厥位，其克懋哉！「可。」

職方員外郎竇綱可屯田郎中制

勅某：漢朝不以郎官假貴戚，以出宰百里爲不可以非其人。今之郎選，其重非漢比也。而郎中序于五品，其授豈可以輕哉？爾以文藝起家，以更能從政，序遷此位，嘉寵爾勞。往服訓辭，勉求報稱！「可。」

職方員外郎王紳可屯田郎中制

勅某：郎中序列三等，其品皆爲第五，非積功久次，則不得至焉。爾以文藝入官，而濟之謹潔，久於任使，當得進遷。茲惟爾階，其往祇服！「可。」

職方員外郎朱從道可屯田郎中制

勅某：尚書郎選，於今爲重，而郎中列于五品。爾精敏強果，號爲才臣，積功累勳，以致此位。往共厥服，其愈懋哉！「可。」

晁仲緝鄭隨可屯田郎中制

勅某：郎中序列五品，非久於任使，有勞而無罰，則罕得至焉。爾以文藝起家，以才能爲吏，稱功累善，當得進遷。往共厥服，其愈懋哉！「可。」

太常博士權御史臺推官杜訢可屯

田員外郎制

勅某尙書郎位，吾所重也。爾名臣之子，行義修貽，才能有譽，而職事無過。眷官積狀，當以時遷。新命維休，往其服祇！「可。」

駕部員外郎薛仲孺可虞部郎中制

勅某郎中五品，於朝廷爲顯位。爾悉心爲吏，才敏見稱。嘗所踐，咸有功最。進遷惟允，其往懋哉！「可。」

提刑楚建中可司封員外郎制

勅某朕置使者，以察天下之獄。其選擇甚難，而視遇之甚厚。序功錄善，其可忘乎？爾行治才能，有聲於世。服官惟稱，會課當遷。以懋爾勞，往其祇訓！「可。」

侍御史邢夢臣可司封員外郎制

勅某侍御史，於御史之選爲高。而尙書郎以司封爲前列。爾才能行義，嘗見稱推於有言職。爲一臺高選，任責未久。序勞當遷。往副司封，愈其自勉！「可。」

都官員外郎充祕閣校理王昇可司

勅某爾以藝文高第，進仕朝廷。廉靖謹良，有稱於世。校文秘閣，典事方州。甄序歲勞，進遷惟允。往共厥服，其愈懋哉！「可。」

封員外郎制

權梓州路提刑都官員外郎張師顏
可司封員外郎制

勅某爾修潔精敏，達於從政；嘗更任使，皆以才稱。故以一路之庶獄，寄之督察，方行就事，會課當遷。往懋以修，以求稱職！「可。」

度支員外郎充崇文院檢討晏成裕

可司封員外郎制

勅某爾以文藝之學，在討論之官，承于太常典掌禮樂。有勞可錄，其以序遷於世大家。爾爲能保，往思淑慎，無廢厥勤！「可。」

祠部員外郎充祕閣校理蔡杭可度

支員外郎制

勅某序功錄最，邦法有常。惟敏厥修，乃能自稱。爾以校讎之選，受吾蕃屏之寄。材能行治，見譽於時。而會課有司，當遷厥位。官無虛授，往可勉哉！「可。」

權利州路轉運使度支員外郎蘇筭

可兵部員外郎制

勅某朕欲明清于吏民，而擇使以蒞之。非特使之轉貿財，以贍有司而已也。爾彊敏謹潔，達於從政。往充其選，克有成勞。序進

一官愈懲乃服「可。」

三司鹽鐵判官度支員外郎集賢校

理王益柔可兵部員外郎制

勅某任賢使能，而繼之以黜陟，先王之所以治，未有改此者也。爾惟賢，故序于校讎之職；爾惟能，故列于會計之官。稽狀有司，法當增位；其遷一等，以懋爾勞「可。」

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

判三司度支句院錢公輔可祠部

員外郎制

勅某序功黜陟，邦法有常。爾文章博美，行義純潔，施於政事，又以材稱。會課進遷，蓋惟常法往祇厥位，其亦懋哉「可。」

國子博士朱延世可虞部員外郎制

勅某尚書虞部掌天下之山澤，而修其時禁。郎官職事雖廢，而官名猶貴於時，非歷試而有勞，即不得以在此位。若爾之潔廉長慎，蓋知所以自保矣，其愈懲哉「可。」

比部員外郎鄭紳可駕部員外郎制

勅某勤敏謹潔，以修厥官；會課有司，當得遷位。司與之副，其往懋哉「可。」

都官員外郎許遵可職方員外郎制

勅某爾進以藝文，而兼通律令之學，故於爲吏，常以才稱。第課有司，當得進位。祇予新命，厥往懋哉「可。」

都官員外郎陳汝羲可職方員外郎

制

勅某審官之法，吏有勞而無罪，至於三歲，則遷位一等，亦所以勸也。爾文學政率，有稱于世；久更任使，會課當遷。往服龍章，愈其思勸「可。」

都官員外郎章俞可職方員外郎制

勅某爾以藝文之學，政事之材，所更滋多，皆有善最。三載考績，法當進遷，往踐厥官，愈其思勉「可。」

韓繹可職方員外郎制

勅某三歲一遷，審官馭吏之常法也。然非智謀忠力，能舉其職事者，亦何以稱此哉？爾繼德善之慶，而以藝文自奮，施於吏政，強敏有聲，膺此榮榮，其知勉矣「可。」

都官員外郎劉牧可職方員外郎制

屯田員外郎陳安道可都官員外郎制

勅某朕置使者以察諸路而選才士以佐之爾行義智能比見稱述往共職事會課當遷懋勉勤以稱官使「可」

都官員外郎王易知可職方員外郎

制

勅某爾久於試用常以上稱出守一州可有爲矣而有司會錄當得進官往既厥心以祇下訓「可」

屯田員外郎謝景初可都官員外郎

制

勅某周官司士三歲則稽士任進其爵祿而方今憲官之法用焉爾名臣之子操行修潔文與政事有稱於時審官序勞當以時進往踐爾位誠維懋哉「可」

屯田員外郎何世昌可都官員外郎

制

勅某舊書之實多廢矣而郎位尙爲朝廷所重爾藝文操行政事之材推舉進遷以至於此出佐州治論功應條改序中行往其祇服「可」

勅某士夫奉法循理以共厥服至於三歲而無咎罰其可無進遷之法以慰勉之哉爾藝文起家而行義修飭比更器使實以才稱往服韻章愈其思勉「可」

屯田員外郎晁仲約可都官員外郎

制

勅某襄曾錄勅朝廷之政爾清明敏達士類所稱典治一州風政彌劭有司序績當得進遷往服韻章愈其思勉「可」

屯田員外郎唐誼可都官員外郎制

勅某爾藝文行治進有可稱爲郎尙書三年於此矣職事之最法當進遷愈其懋功以對新命「可」

屯田員外郎林大年可都官員外郎

制

勅某士之有爲者豈必處賞而後勸哉然黜陟者勵世之通法而爲天下者所不能廢也爾被文蓄德從政有聲會課當遷序官列往其勵勉膺此寵榮「可」

太常博士李胥元衡可屯田員外郎制

勅某：仕於朝廷者，有勞而無罪，至於三歲，則遷位一等，所以明有勸也。爾名臣之子，行義修飭，以才自奮，從政有稱，往服罷章，愈其思勉。「可。」

太常博士李處厚可屯田員外郎制

勅某：爾政事之材，藝文之學，潔身慎行，皆以有稱。試請利權，是亦煩使序功錄最，當得進遷。列職南宮，往其祇服。「可。」

比部員外郎呂元規可駕部員外郎

制

勅某：襄錄勤邦有常法。爾護軍糧將邊漕，悉心營職，才謂見稱。會課序遷，往其祇服。「可。」

吳充轉官制

勅某：士之好善樂善而無求，則爵賞有不足以勸焉；而爵賞固不廢乎無求之士。爾文章有義，政事之實，士友之所服，朝廷之所稱。然方試爾于外，以觀爾爲而審官上爾歲月之勞法，當遷位一等。此雖不足以爲爾勸，而天下至公之法不可以廢者也。往遷位，懋承之哉。「可。」

劉敞轉官制

勅某：襄錄最，朝廷至公。况吾邇臣，在法當陟。具官某，文章博美，政事詳敏，心通道德之意，躬率仁義之行，久於侍從，實允詢謀。付以方維，又能鎮撫甄序，乃績進遷厥官。朕命惟休，往其祇服。「可。」

劉覺等轉員外郎制

勅某：官所以制祿位之等，職所以敍才分之宜，視職之廢舉，與行之失得，而下上其官。此吾爲天下立法，以廢置賞誅之大體也。爾持其行而無失，修其職而無廢，三年於此矣，不可以徒置也。宜有賞焉。序進一官，往欽乃服。「可。」

王伯恭轉官制

勅某：方今仕於朝廷者，率三歲而一遷，論者患其不足以勸功。然日月久矣，能祗慎不怠，免於罪悔，則亦宜有以褒嘉。此朕所以使爾得遷之意也。士之爲善，豈有常心？何必利焉，然後知勸。「可。」

王允轉官制

勅某：爾能誦先王之言，以得祿位，施於有政，又以才稱。承于懋

殿中，歲月久矣！博士之選，儒者所宜；以爲爾官，其往祇哉！」「可。」

李正臣轉官制

勅某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吾所以建審刑之職，而擇取智能之士，以爲詳議之官。爾以藝文起家，又能明習法令，靖共厥位，有伐當遷。姑使序于太常，而仍其覆讞之事，往爲審克，以稱欽恤之意！」「可。」

劉叔寶轉官制

勅某：士之修身慎行，宣力四方，豈皆以取爵祿之報哉？蓋其志有以謂義當如此，然而爵祿必稽治勞烈而加焉。今吾序進爾官，以有積功之實，義不可以無報也。在爾自爲，則欲知夫義當如此，而無志乎寵利，然後可以事君。往其勉哉！尙有終譽。」「可。」

